

再论祥经厂底惨剧

祥经厂烧杀女工的原因，是房屋建造不如法，消防器具不预备；加以狼心狗肺的厂主，平日看待女工的轻贱和严酷，他们是抱着“只管自己发财，不顾人家性命”十二个大字做宗旨的，所以办事人等仰承意旨，在起火以后，反把大门关锁起来。把已经逃出的工人赶回进去，以致酿成这样重大的惨剧。在法律上讲起来，厂主和办事人不是都有应得的罪名吗？

祥经惨剧的背景，既然如此，自然任何爱护资本家的人，也不能为他辩护的了。所以资本阶级机关洋大人所办的《大陆报》，也说：“吾人对于此丝厂，欲不认为一种陷人于死之阱，殆不可能。”那不是普天下的公论吗？讨论善后问题的方法：惩办罪魁，要求赔偿，在被害家属方面，和社会主持人道的方面讲起来，都是不可避免的责任。我对于被害家属倪龙大、王阿北等代表九十四人向检厅起诉，十分表示同情，据三月二十二日《民国日报》所载，他们曾经延请沙训义律师义务辅佐，正式进行。而且女权运动会上书护军使，主张五条办法：（一）对于该厂主处以

过失杀人罪，(二)对于该厂司閤人等处以杀人罪，(三)对于该厂主及管理人处以私擅监禁罪，(四)违约少给的工资，应由该厂照数补给，(五)工人家属应从优赔偿损失。都是极正当的主张，还有各马路商联合会联席会议，议决向护军使请愿，扣留该厂十一万元的保险费，作为赔偿焚毙女工家属的用途，我以为总可以实行的了。谁料到了后来，女工家属的起诉，竟如石沉大海一般，不见踪迹；而女权运动会的上书，各马路商联合会的请愿，都一点不发生影响，那不是不可解的奇事吗？

照愤世嫉俗者的论调讲起来，法律本来是只晓得保护资本家的，官僚和军阀，更靠不住，什么起诉和上诉请愿，都不过是一时的顽意儿罢了，谁认真去追求他的结果来？这句话我以为不然。我想上书和请愿的事情，且不必去讲他。被害家属，既经延请律师，正式起诉，那末地方检察厅对此，当然有正当的表示，为什么阴干大吉呢？还是检察厅不受理？还是受理而干搁起来？还是被害家属受人运动软化而不去追求？这都是应该研究的问题呀！我以为照法律起诉，要求把厂主和办事人等治罪，无论做得到做不到，总可以挫折资本阶级的气焰，提高劳动阶级的人格，使人们晓得劳动阶级虽然被人蹂躏，被人虐杀，至少也尚有一张可以呼吁伸冤的嘴，那不是应该做的事情吗？至于把保险费做赔偿，至少也可以使以后的资本家有一点做戒，不致再蹈祥经覆辙，而祥经厂主，没有了

这一笔淌来之物，也许可以从此洗手，不再把“陷人于死之阱”继续开张，继续造孽，我想实在是彼此很有利益的，可惜商联会的决议，徒托空言，而被害人终于冤沉海底罢了。

事到如今，起诉治罪既成了子虚乌有之谭，保险费移作赔偿，也是一时快心之论，那震动全上海从来未有的惨剧，竟被吴江旅沪同乡会、闸北慈善团、粤侨商联会等几个团体轻轻巧巧的解决了。他们几个团体出来解决的宗旨，是只求抚恤不问诉讼八个大字，连赔偿的名词也避去。你想既经不叫赔偿而叫抚恤，当然出于厂主大老板乐善好施的慷慨，那被难家属，自己怨天尤命，怪不到别人，又怎敢占斗估两，计较卖死人血肉的价值呢？所以吴江同乡会开盘的价格，是死的每人二百元，重伤每人五百元，轻伤每人一百元，逃出灾工每人五十元；而经过种种讨价还价的手续以后，变做死的每人一百五十元，重伤每人二百元，轻伤每人五十元，逃出灾工每人二十元，还要把以前给过的回籍路费每人十五元扣除，祥经老板的算盘固然精极，而我们贵国人性命的代价，只值每人一百五十元，也真真太贱了！照他们的报告，祥经的损失，只有大洋一万另二百九十五元，把保险总数十一万元来计算，还不到十分之一，那商联会的决议，真真是狮子大开口，恐怕祥经老板和列席解决会议的各团体连牙齿都要笑掉哩！

我是吴江人，对于吴江同乡会种种救济的热诚，当然只有感佩，不过只求抚恤不问诉讼八个字，实在是根本上铸了大错，我是绝对不敢恭维的。或者同乡会诸公都是见多识广的人，明知法律为保护资本家而设，明知官僚军阀都是靠不住的，与其提出诉讼赔偿的问题，触怒了大资本家的祥经大老板，和粤侨商联合会的大会长，一朝翻了面皮，连一万元抚恤金也拿不到，还不如善刀而藏，见机行事。在被害家属和灾工多少吃着些叹气糖，在同乡会本身也还受着粤侨商联合会会长“公义心殊堪钦佩”的嘉奖，正是一举而两得。那一种宁为瓦全毋为玉碎的苦衷，我也何敢十分求全责备。不过我以为吴江虽然是贫苦的县分，旅沪同乡却不乏体面的绅商，果真挺起脊梁，和敌人硬上，也未必便没有获到最后胜利的希望。就使诉讼失败，赔偿落空，那区区一万元的抚恤款，在旅沪同乡里面也还不见得筹不到。当局诸公未免太过于小心谨慎委曲求全吧！或者有人要说：“贫苦的女工，狗一般的性命，居然值到一百五十元的身价，已经过分了，谁要你噜哩噜嗦的多管闲事来？”这是大人先生们的论调，我就不敢更赞一辞了！

在此次事变当中，最荒谬的，就是所谓祥经代表梁宣猷的论调。他说：“祥经厂经营丝绸，平日对外向与日、英等国直接交易，际此国人群望振兴实业，若乘此次火案令伊付给逾额之恤金，将使资本家不敢再在华界开设大工

厂。”这一段说话，真真是荒谬得不知所云了。原来做生意的人将本求利，所打算的只是个人的私益，算不得惊天动地的事情，所以中国习惯，商字是在士农工以下的。自从资本潮流侵入，那瞎眼的洋迷，提倡着甚么冒牌的实业救国论，把商人捧得和天上人一般，所以张季直、穆藕初一流人都一跃而成无上的伟人，而祥经老板的代表，也要依附末光，以平日对外向与日、英等国直接交易为莫大的功绩，以资本家不敢再在华界开设大工厂为最后的恫吓了。我并不是反对实业。反对工厂，像玄学鬼太戈尔等一般古董的见解。我以为实业是要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把国家的资本来经营，而由工人全体自己管理的。那时候，劳动者就是股东，股东就是劳动者，什么剩余价值，什么红利，都归劳动者自己享用，多一个工厂，便多一个国民企业的地盘，这才是真真的实业救国。不然，像祥经厂这种办法，血汗是劳动者牺牲的，红利是资本家掠夺的，老板尽管发财，工人尽管饿死，有甚么国利民福可讲呢，这种国货的资本家，和洋资本家一样的剥削人民，一样的为富不仁，在国民眼光中看来，有甚么分别呢？这般的工厂，无论在华界洋界，他多开一所，便是多一所“陷人于死之阱”罢了。我以为这种冒牌的实业救国论，一日不打破，劳动阶级便一日抬不起头来，热心社会问题的诸君！以为如何？

末了，我把“祥经厂火灾后被灾女工人的话”摘录几

段在下面，以告群望振兴实业的国人！

“我们不懂的事还多呢！”

(第四)初六日十一点钟起火的时候，大门原来是敞开的，有两个工人已经逃出去了。为甚么监工的广东三姑们定要把他们逼进厂来，定要把大门关锁起？等到火烧急了，我们向他们要开锁时，为甚么他们定要说：‘钥匙已经失落了？’我们说不完的感谢用斧子把门劈开的阿四啊，不然，我们还有性命吗？

(第五)广东三姑真是好威风啊！我们平日受他们的呵骂，简直像猪狗一样。我们的小孩带入厂中，广东三姑不许他们啼哭。若是我们顶撞了广东三姑，若是我们小孩的啼哭不受他们的禁制，他们便立刻令我们出厂，一下不许逗留；而且我们所存的工钱，都要一概充公。从今年正月初五到二月初六火烧的日子，开除工人两百左右了。这种办法是应该的吗？

(第六)我们的工钱是说好了做一两丝得大洋一角的。然而进厂以后，他们用了一只昧良心的天平，一两丝只称做四五钱；而称上一两，他们又只给工钱六分。使我们所得工钱，本来每天可得三角的，只能得着一角五六分。再加上帐房先生，向来是把小洋作大洋的。我们伙食房租，都得自己出钱；厂主说是优待我们，要我们搬到厂里面住，他却不顾我们辛辛苦苦的工钱，实在禁不起这样的盘削。喂！我们那里知道他们是怎样为我们划算的

呢？

(第七)我们入厂作工，必须得工头们介绍。工头们是专门监督我们的，他们毫无事做；但是我们的工钱中，须得让他们扣取两成，我们那里懂得这种道理？

(第八)我们向来进出工厂，是要经门房允许及他们的检查的。我们的工作是从早上六点做到晚间十点，夜工做完之后，除回家安宿外，是不准出厂的。我们的工作有一点不周到，罚洋两元；出厂的时候，脚上带了一两根残丝线，亦是罚洋两元。作工时把丝弄乱了，把所有的工钱一概充公，而且要带一个纸枷示众。我们的工厂多么认真啊！”

咳！做工厂老板的和他们的办事人，平日既如此威风，出了乱子，又只要在保险公司赔款中划出不到十分之一不甚心痛的钱来，便可以买人家的性命，使人家不论死的活的，服服帖帖，一句口也不敢开。甚么振兴实业？甚么大工厂？我看只是一部杀人机器，比老虎还凶的，在那里磨牙吮血的吃人罢了！

不到三民主义实行，劳动阶级没有自救的路。同胞们快快投奔到中国国民党的旗帜底下去罢！

前进啊！奋斗啊！

(载 1924 年 5 月 16 日《新黎里》，署名 YT)

《秋梦斋焚馀诗草》序

今夫青绫绛帐，好从周姥谈诗；海怨云愁，翻乞徐陵作序。盖善怀者女子，况结习兮文人。此吾邑陈希虑女士《秋梦馆焚馀诗草》所由作也。女士映月为怀，裁虹作气。溯家声于名父，百尺楼头；证慧业于前修，桃花马上。固宜慷慨飞书，激昂誓众矣。无如髫年失恃，频裁哭母之篇；歧路依人，每动登楼之感。碎唾壶而吟骥枥，壮志蹉跎；拈裙带而问桑田，仙心飘渺。既繁忧以刺促，遂哀响以弘多。不平则鸣，夫岂得已；穷而后工，宜其然乎？然而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小戎无衣，女子知奋。问青鬓工愁之日，正红潮卷地之年。来茵河畔，卢森堡之碧血犹新；彼得城头，苏菲亚之遗徽未沫。彼何人斯，吾奚独无？所愿忏除绮语，割花月之闲愁；整顿全神，作江山之奇气。庶几黄龙痛饮，朝翻革命之旗；绛蜡高烧，夜草女权之檄。我怀若此，君意云何？中华民国十三年夏五，松陵柳弃疾撰。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介绍《民国日报》

我是始终主张没有国家观念和世界观的人是不配做市民的。因为这一类的人，无论是一开口，一投足，只有闹笑话的资格罢了。讲到灌输国家观念和世界观的利器，当然要推报纸。但是上海滩上的报纸，形形色色，各家不同。而我的眼光中间，以为能够主张正义，顺应潮流，灌输正确的国家观念和世界观的，只有《民国日报》一种。听我把理由慢慢道来！

在我们吴江和黎里地方，《民国日报》是很少见的。销路最多的报纸，是《申报》和《新闻报》。我以为这两种报纸是要不得的。为什么呢？《申报》是接近实力派的，甚么江苏省教育会，甚么苏社，都是他们的主人翁。换一句话，不过是绅阀学阀的喉舌罢了。因为绅阀和学阀是和官僚军阀沆瀣一气的，于是对于官僚军阀，也不敢下严厉的攻击了。他们的总主笔，是一个头脑不清的变相学究，说几句似是而非，不痛不痒的话，最足以使看报的人神经麻木不灵。我以为十几年来，中国社会的混沌，革新事业的不进步，这种主笔先生，是不能不负责任的。至于《新

闻报》，他自命营业性质，不党主义，其实很和北方直系接近，尤其是陈炯明、赵恒惕、杨森、袁祖铭等一班卖省的叛徒，着实痛痒相关。且看他香港、长沙、重庆、成都等处，天天有无聊的电报，替他们乱吹。而对于革命首都的广州，连打电报的访员都没有一个。那不是“大荒天下之唐”吗？看报的人，倘然看了这种报纸，相信他的记载论调，一定受他迷惑，对于国家和世界，便绝对不能得到正确的观念了。

《民国日报》是主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中国国民党的机关报。他的宗旨，是正大的；他的态度，是光明的；他的言论，是积极的。他对于国际帝国主义之列强的侵掠，对于军阀官僚的卖国，是尽力去抵抗的；对于国民党人救国的计划，对于觉悟青年的奋斗，对于无产阶级的呼号，是尽力去宣传的。他是中国唯一的明星，国民唯一的导师。他能够洞见劳动问题的中心；他能够鼓起弱小民族的勇气。所以在《新建设杂志》上面，说他有三大特色：第一是世界消息的总汇，第二是政治革命的健儿，第三是社会运动的先驱，那真是的确不磨的批评呀！他在正张四大张里面，有一种“杭育”，是文艺小说的结晶品；有一种“商业新闻”，消息灵通，主张新颖；尤其是一种“觉悟”，反对吃人的礼教，反对反动的国故，反对玄学，反对东方文化，是青年思想界的续命汤，换骨丹，最有特色的。正张四大张以外，还有九种周刊，按日轮流出版，星期一

出《艺术评论》，是东方艺术会，晨光美术会，上海艺术师范学校主编的。星期二出《文艺周刊》，是浅草社主编的。星期三出《妇女周报》，是妇女问题研究会，妇女评论社主编的。星期四出《教育周报》，是师大教育革新社主编的。星期五出《政治周报》，是北大政治研究会主编的。星期六出《平民周报》，是复旦大学平民学社主编的。星期日出《科学周报》，是吴稚晖先生主编的。其他，《评论之评论》，是星期日特刊。《国学周刊》，是胡朴安先生主撰，特约附送。这九种周刊，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精彩，真真是好极了。

《民国日报》既有上述的好处，所以我敢竭诚的介绍，凡是爱读《新黎里》的人，都可以订一份《民国日报》来看。定价全年九元，连邮费在内；倘是学界和工界团体，还可以优待折扣。要得着正确的国家观念和世界观的人，赶快起来欢迎吧！

(载 1924 年 6 月 1 日《新黎里》，署名 Y T)

读了《黎里市议、董两会 给〈吴江报〉底信》以后

主张教费独立，否认学委独裁，这是我们黎里市议、董两会底宣言，倒也说得十分漂亮。

骨子里是反对教育独立，面子上偏要说否认学委独裁，因为教育经费预算是由学委造的，就轻轻加上一个独裁的微号，实在是聪明。不过预算造好以后，还要循例请议会通过，还要请教育局审核确定，并不是学委一个人躲在门角落里做的事情。说学委独裁，独裁在那里呢？

老实说一句良心话，黎里底教育界，可以算是光明磊落干干净净的。在自治恢复以前，他们自动的实行经济公开，把预算决算披露在本报上，那不是确切的凭据吗？翻过来看，董事会的前身办事处，在去年曾有独出经济专号的风说，到底是石沉大海，形影全无。甚至于公民范石麟等请公开历年本市经济底请议案，也会被议会否决。究竟还是教育界坦白呢？还是非教育界坦白呢？我也可以无庸更赘一词了。

谁说过“官治旧规优于自治”的话来？我想除非是议会诸君。不然，“办事处助理员受官厅委任，只须呈报官厅，对官厅负责任，人民无请求公布之必要。”种种违背自治精神，蔑视公民权利的高论，又在那一位先生嘴里发表出来的呢？

受官厅委任的助理员，摇身一变，便变做了民意拥戴的董事议员，无怪他们对于受官厅委任的学委，要露出轻蔑的态度来了，但他们也是过来人，难道就忘怀了“反躬自省”四个字吗？受官厅委任，倘然不能就算是下流，那么议、董两会，对于学委，又何必拿“官治优于自治”的反话，来“搭用小铜铤”呢？

“自治停办以后，政尚专制。”不错，那不是袁世凯底罪恶吗？袁世凯岂但停办自治，他还要做皇帝哩！“共和时代”四个字，说得何等嘴响。不过袁世凯倘然当真做了皇帝，诸君到现在还能够说“共和时代”吗？然而……咳！我也不说了！

诸君都是自命人民代表的，不过要晓得票匭中底姓名，未必就是人民底真意，大家扪着良心就是了。有人说，代议制度，已到破产地位，并实行直接民权，能由人民创制，复决，和撤回代议士不可，这问题太大了，留着以后再讲吧。

（载 1924 年 6 月 16 日《新黎里》，署名 Y T）

青年应看的杂志和周刊

在第廿六期本报上，我介绍过《民国日报》给诸君，因为日报是识字通文理的人，个个要看的。至于为社会奋斗的青年们，格外要留心时事和学问，那末在日报以外，杂志和周刊，都是不能不看的了。现在我拣最紧要的介绍几种，并把他们的口号写在下面，请阅者诸君注意：

A《新青年》季刊 定价每册三角

《新青年》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

《新青年》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

《新青年》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

《新青年》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

《新青年》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

B《前锋》月刊 定价每册两角

这个月刊，是国民运动的一支尖兵，打头阵的前锋。

C《新建设》杂志 定价每册两角

继续建设杂志工作

宣传有系统有办法的时局主张

供给国内外政治经济参考材料

研究社会科学的好读物

D《新民国》杂志 定价每册两角

勇敢的批评时事

系统的介绍思潮

促进民治的前锋

拥护民权的健将

E《向导》周报 定价全年一元三角

处在军阀和外力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谁能引导他们向解放的路上走呢？只有马克思派陈独秀们所办的《向导周报》。

F《中国青年》周刊 定价全年九角

中国青年的脑与血，都被老年的制度与学说麻醉得停止了。本周刊出来了，誓为麻醉物之死敌！

以上所介绍的六种定期出版物，照他们的口号看起来，就可以晓得他们的意义和价值了。

还有，他们的代派处，是上海小北门外民国路上海书店。

(载 1924 年 7 月 1 日《新黎里》，署名 YI)

《汪子柔给柳亚子底信》附记

汪子柔君是一个青年的美术家！他的文学作品里面，包含着多量美的成份，有使人陶醉的魔力，这封短短的信，放在我书篋里已经好几个月了，但是我始终不能忘记他，终究要把他找出来介绍在《新黎里》上面。子柔呵！你是一个多么可爱的人，可惜我还没有和你一见呀！

（载 1924 年 7 月 1 日《新黎里》）

读了《匪徒颂》以后底介绍

自从《新青年》杂志提倡白话诗以来，在中国文坛上突起了一枝生力的革命军，对于思想学术，都激起重大的变动，我觉得是非常有关系的。在许多白话诗集当中，我最爱读的，尤其是郭沫若先生《女神》集里底六首《匪徒颂》，有高视阔步不可一世的气概，实在是爱好文艺的青年们底好读物，我如今把他介绍在下面，读者也同情于我底赞美吗？

(一)

反抗王政的罪魁，敢行称乱的克伦威尔呀！私行割据的草寇，抗粮拒税的华盛顿呀！图谋恢复的顽民，死有馀辜的黎塞尔呀！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政治革命底匪徒们呀！万岁！万岁！万岁！

(二)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虫，瘦而不死的罗素呀！倡导优生学底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维克”的列宁呀！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社会革命底匪徒们呀！万岁！万岁！万岁！

(三)

反抗波罗们底妙谛，倡导涅槃邪说的释迦牟尼呀！兼爱无父禽兽一样的墨家巨子呀！反抗法王底天启，开创邪家的马丁路德呀！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宗教革命底匪徒们呀！万岁！万岁！万岁！

(四)

倡导太阳系统的妖魔，离经叛道的哥柏黎呀！倡导人猿同祖的畜生，毁家谤祖的达尔文呀！倡导超人哲学的疯癫，欺神灭像的尼采呀！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学说革命底匪徒们呀！万岁！万岁！万岁！

(五)

反抗古典三昧底艺风，丑态百出的罗丹呀！反抗王道堂皇底诗风，饕餮粗笨的恢铁莽呀！反抗贵族神圣底文风，不得善终的托尔斯泰呀！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文艺革命底匪徒们呀！万岁！万岁！万岁！

(六)

不安本分的野蛮人，教人“返自然”的卢梭呀！不修边幅的无赖汉，擅与恶疾儿童共寝的丕时大罗启呀！不受约束的亡国奴，私建自然学园的泰果尔呀！西北南东去来今，一切教育革命底匪徒们呀！万岁！万岁！万岁！

这短短的几首小诗，能够把往古来今形形色式的革命英雄，不论是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学说的，文艺的，教育的，尽量地描写出来，那热烈和伟大的感情，足以激

动青年们底心弦而使之共鸣，使人人有“愿为执鞭所欣慕也”的快感，那真是白话诗集中无上的作品呀！李商隐赞美韩愈底《平淮西碑》，有“愿书万本颂万遍”的警句。我对于《匪徒颂》，觉得也有这种极端崇拜的感想。我敢掬取满腔热血，引吭高呼起来：《匪徒颂》万岁！《女神》集万岁！中国新诗人万岁！世界一切底革命英雄万岁！

(载 1924 年 7 月 16 日《新黎里》，署名 YT)

对于本报复活周年纪念感想

八月一日，是本报底复活纪念。因为本报在去年四月一日创办以来，不久就遭着停版的打击。直到八月一日，才重新出版。所以今年的八月一日，恰恰是复活后一周年。那不是很重要的纪念吗？

本报底宗旨，是提倡三民主义，宣传新文化，反抗旧势力。所以出版以后，就被魑魅魍魉所嫉视，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概，于是乎有停版的厄运，于是乎有复活的奋斗。照物理学上讲起来，压力愈大，反抗力愈甚。那么本报之所以为本报，恐怕还要谢谢那些魑魅魍魉们底作成呢！

庄生说得好：“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所以在本报停版的时候，外面群情愤激，记者却只处之泰然。尝对同志们说道：“封得住的是报馆，封不住的是我们底嘴吧。吾们一息尚存，定要和恶魔奋斗，所以复活不复活，倒也不成问题。所可怕者，复活以后，因摧残而有戒心，因瞻徇而留情面，畏首畏尾，身其馀几，到那个时候，复活者只是残馀的躯壳，不复活者却是贵重的灵魂，这才是我们底奇耻大辱哩！”

本报从出版以来，到现在是三十期。从复活以来，也有廿五期了。——创刊号不列期数，是除外的——三十和廿五，都是成数，照例总应该有一点成绩的表示。虽然本报经济太困难，编辑人能力太薄弱，没有甚么可以使得读者满意的地方。不过本报不妥协的精神，反抗恶社会的毅力，却是自己相信自己的。总算不孤负停版时代谈的一席话罢了。

讲到经济方面，本年度底基本金，在旧社员里面，还收不到三分之一。幸亏新社员陆续加入，而热心赞同本报的人们，捐特捐的却也很多，在开支上面还可以勉强维持。不过要扩充篇幅，和缩短日期的两个问题，却不免暂时搁浅了。编辑方面，实在人数太少。啸岑既忙不过来，不能按期做文章。我又是没有受过科学洗礼的人，只会唱浪漫式的论调，所以在振聋发聩的立足点上，或者差有一日之长，讲到实质问题，就不免自惭枵腹了。这两层是我们所抱憾的事情呀！

不过，人各有能有不能，我们不是甚么大资本家，当然不能使本报办得像《申报》、《新闻报》一般的规模阔大。我们又不是甚么外国来的博士，当是不能发表甚深微妙的学理。可是凭我们底良心，发表我们底意见，拿世界的局势做参考，拿自己底人格做保证，永远要在进化底轨道上向前走。就是提倡三民主义，宣传新文化，反抗旧势力，不因摧残而有戒心，不因瞻徇而留情面。无论经过一

次二次三次的复活,或是躯壳方面虽然一瞬不视,而本报底精神,却要 and 浩然正气,长留在天地之间。那是本报同人所自己交勉的,也愿爱读本报底人们,来和我们携手合作,相将赴义的呀!

(载 1924 年 8 月 1 日《新黎里》,署名YT)

报纸是给甚么人看的？

我们办的报纸，预备给甚么人看，就应该说一种对甚么人讲的话，那并不是所谓“人面前讲人话，鬼面前讲鬼话”，只是一种学识程度的问题罢了。那末我们的《新黎里》，究竟是给甚么人看的呢？不是一个应该解决的问题吗？

打起神气活现官话十足的高调来，报纸是大多数人看的。我在理论上，承认这句话是一百二十分的不错。不过，我们贵国的大多数人，究竟是些甚么人呢？种田的父老伯叔哥哥弟弟以及诸姑姊妹们，他们是受了经济迫压，终年像牛马一般的工作。别的不讲，讲眼前的苦况，雨是一个多月不落，田里的苗要枯了，河里的水要竭了，寒暑表到了九十几度了，他们晒在剧烈的太阳光中，坐在踏车上面，把沸滚的水，从双脚下面车过，踏到田里去，自然脚心都要红肿起泡了。在这个时候，有产阶级的人们，坐在房子里面，沉李浮瓜，轻挥小扇，嘴里还不住的嚷着热，然而他们种田的人又怎么样呢？他们受了经济迫压，苦到这个地步，我们还能够忍心打着高调，骂他们

智识卑下，怪他们不能看报吗？次于农人的，就是工人，城市里面工厂制度下的工人苦况，我们且不必去讲他，就讲手工业的工人，是比较自由一点的了，然而在泥司木匠等等行业，造房子，搭鹰架，夏天在日头底下晒，冬天在西北风当中吹，一个不小心，跌下来便要头破脑裂，侥倖不跌的，寒气暑气，又都是受病的根苗。中国的医院和医生们，是向来不把穷人的性命当性命的，那危险就不言而喻了。疾病和受伤，在雇主和作头向来不负抚卹的责任，失业和死亡，又没有保护的规定，那工人的生活，不也是很苦的吗？他们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小的时候，要受师父的打骂，大起来，又有室家妻子之累，叫他们把甚么功夫来读书识字呢？大多数连自己姓名都写不全，你要叫他们看报，不是笑话吗？再次，就是店家的学徒了。学徒是预备学习技艺的，但我们贵国的商店，本来没甚么技艺可教，当学徒的，只是短期间卖身的奴隶罢了。吃了东家一碗饭，便要受大先生种种的恶气，书算是不教的，倒夜壶，拌猫饭，是他们的本分，日里做了一天工作，夜里还不许他们到平民夜校来读书，所以现在的学徒，也决计不能享受看报幸福的。除了这三种人以外，我们贵国的大多数人，又在哪里呢？我敢打开天窗说亮话，大声疾呼道，报纸只是给智识阶级看的罢了！

称为智识阶级，自然都是有一点智识的人，他们的智识，也许在我们之上，我们何必班门弄斧呢，这是一个疑

问。智识阶级，在一地方上面是很少的，你就像教士传教一样，把我们心中要说的话，都灌输到他们脑子里面去，在社会上又有甚么益处呢？这又是一个疑问，但是这两个疑问，我以为都非常容易解决的。第一个呢？就黎里讲黎里，我自然不敢说，黎里的智识阶级，智识都在我们之下。不过智识是活的，不是死的，我们要适合于时代和环境的智识，不是要不适合于时代和环境的木乃伊。我们生在二十世纪的时代，要打破旧的智识，创造新的智识；我们处在中华民国的环境，要打破贵族的智识，创造平民的智识。我们所崇拜的人，既不是中国的孔、孟、老、庄和周秦诸子，也不是外国的康德、叔本华、托尔斯泰、倭铿佩克森，我们只崇拜马克思和列宁，我们只崇拜孙先生，我们要把这一种智识观念，灌输到全黎里或全吴江智识阶级脑子里去。我们当然不辞班门弄斧的讥消了。讲到第二个疑问呢？智识阶级，当然是少数，不过在三年五年里面，我以为是有支配全社会的权威的。农人、工人、商店学徒，当然是将来的主人翁，不过在主人翁未觉悟的时候，智识阶级是不能不负着指挥群众的使命的。况且智识阶级所以成为智识阶级，完全是靠社会的培植，倘使农人不种米出来给你们吃，工人不织布出来给你们穿，不造房屋出来给你们住，商店学徒不给你们以交易的便利，你们还能够生活吗？生活都不能，还能够做智识阶级吗？照上面的话，智识阶级是社会的中坚分子；照下面的话，

智识阶级又是社会的负责人。智识阶级还能够推诿畏缩，不接受新智识和平民智识的思潮，来做改革社会的急先锋吗？所以我们对智识阶级讲话，我以为绝对是不错的。

智识阶级可分三种：一种是顽固的，一种是半开通的，一种是开通的。我们对付顽固的智识阶级，要用剧烈的手段去攻讦他们的学说和行为，最好能够使得他们同化于我，就是做不到，也须监督他们在社会上的举动，减少他们的罪恶，看看是我们太不客气，其实恰正合于“君子爱人以德”的一句古语呀！对付半开通的智识阶级，要把他们一种似是而非的心理，半新不旧的见解，彻底打破，然后可以希望他们和我们合作，共趋于光明胜利的前途了。对付开通的智识阶级，是要煽动他们热烈的勇气，洗刷他们纯洁的情感，指示他们正确的理智，来和我们携手结合，做一种严密组织的社会工作，那就是我们办报纸给智识阶级看的希望了！

报纸既是给智识阶级看的，所以陈义不嫌其高深，立论不嫌其繁复，无论讲社会科学也好，讲自然科学也好，讲政治也好，讲教育也好，讲文学也好，讲哲学也好，讲主义也好，讲问题也好。不过总要有个定盘心，就是所谓新的智识，平民的智识：就是提倡三民主义，宣传新文化，反抗旧势力。也就是研究农人、工人、商店学徒们种种痛苦的原因，和解放他们的方法罢了。话虽对最少数的智识阶级讲的，而着眼处却在最大多数的农人、工人、商店

学徒，不过借智识阶级做一种传导体，或是一种工具罢了。我相信农人、工人、商店学徒的痛苦问题能够解决，差不多全中国的问题也就通通解决了，同志们以为对吗？

我提笔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在正午天气，汗流浹背的当儿，我觉得我的身体有点支持不住，精神上有点发烦，几乎停止我的工作。不过我仔细一想，在田里踏车的农人们，在工厂里或是屋顶上做工的工人们，在商店里受苦的学徒们，就觉着我的地位是天堂，他们的地位是地狱了。我也是一个人，他们也是一个人，天堂和地狱的位置，难道真真是前生注定，命里带来的吗？这不过是幸与不幸罢了！也许是在无形中压迫着多数人到地狱里去，才造成功我个人天堂的位置。这种重大的罪恶，我不应该努力的忏悔吗？昔人说得好，“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要做救国救世的事情，艰难困苦很多着在后面哩！这一点，做文章的勇气都没有吗？我于是下决心写完了。再趁着砚子上的馀墨，报告觉悟的青年们，我们要有胡博士唱《干！干！！干！！》歌儿的热诚，我们赶快向前进罢！

（载 1924 年 8 月 16 日《新黎里》，署名 Y T）

对于断屠求雨感想

断屠求雨，是原人时代的迷信勾当，我们受过科学洗礼的人，当然是绝对反对的。不过，在一个多月不曾下雨以后，秧田里的苗要枯了，市河水要臭了。苗枯了，穷人没有饭吃，不要饿死吗？——有产阶级是不怕的，天下饥，何不食肉糜，晋惠帝真是一个聪明人呀！极而言之，收不着租米，总也不到饿死的地步。——水臭了，穷人又不会讲卫生，不要病死吗？——有产阶级可以到荡里去载船水吃，生了病还好请医生，无论如何，总可少死几人。——在主持市政的诸君们，提倡迷信，当然是不对；不提倡迷信，而袖手旁观，我以为也不是道理。我们应该求一个科学解决的方法：在防灾方面，治本是开沟洫，种树木；治标是买抽水机器；都是水旱可以通用的。治本来不及，治标似乎还可以，由市议会通过，市总董执行，每几只圩头，合买一部机器，钱由各圩的业主照田数摊派，用强迫手段，全区一致实行。我想做业主的人，总是有钱的，拿几个出来做公私两利的事情，不比消磨在吃着烟赌里面的好吗？在防疫方面，治本是办自来水；治标是开河；

我以为可以并行不悖的。办自来水是一种营业的勾当，有利可图，只要由市公所出面招股，不难一呼立应的，电灯厂不是明白的证据吗？开河是不生利的事情，不过在市集里面，有产阶级麇聚的地方，实在募捐也不甚困难，只要由市公所调查各家的财产，定一个标准，强制执行就是了。——在开河的时候，由市公所出钱雇人到荡里取水，分配全市集的居民——“狂夫之言，圣人择焉”，不知主持市政的诸君，以为如何？

（载 1924 年 8 月 16 日《新黎里》，署名 Y T）

1925年

浩歌堂诗钞出版

陈佩忍先生，革命先觉，共和元勋，其人其诗，俱高踞吾邑第一流位置。顷出其手定之《浩歌堂诗钞》十卷，排印流传。计毛边纸精装大本两册，定价每部两元。寄售处南京东南大学、上海竞雄女学。

柳亚子介绍

(载 1925 年 4 月 1 日《新黎里》)

祭孙先生文(代)

维中华民国十四年四月十二日，竞雄女学全体教职员学生谨致祭于国父孙先生之灵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不亲不厚，是曰大同。一篇礼运，徒托空言，谁欤实行，唯先生贤。先生之世，西夷猾夏，建州小酋，屏息牖下。宁贡上国，勿畀家奴，哀哀黔首，俯就割屠。先生崛起，兴中同盟，十荡十决，清社卒崩。开府南都，大勋未集，喋喋浅夫，恣口媒孽。遂谢政柄，雄图敝屣，此座让人，夫岂得已。当涂媚外，以讠曹吴，丧权鬻国，为敌驱除。卓哉先生，支柱南天，强邻圜视，不犇不騫。西方圣者，倡苏维埃，挾强扶弱，大勇慈悲。先生曰俞，是真吾友，揽辔澄清，印须携手。岁在甲子，鼎沸中原，丹山燠穴，来日大难。轻车北上，扶病遄征，敢自珍卫，期活吾民。胡天不吊，竟犯霜露，星陨一宵，楚哭万户。呜呼哀哉(国际群丑包藏祸心先生已矣谁与惩膺，匹夫负乘貌饰仁义先生不作谁与猕薙。呜呼哀哉)，新邦幼稚，才十四龄。微我先生，孰任抚循，织女耕夫，无衣无食。微我先生，孰拯焚溺。呜呼哀哉，大盗不死，仁者不寿，龚胜夭亡。冯道頤

着，瓦釜雷鸣，黄钟破碎，紫色蛙声，盗名尸位。呜呼哀哉，先生虽死，主义常存，三民五权，悬诸国门。先生虽死，精神不亡，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呜呼哀哉，尚饗！

与被压迫民族相提携纵赤化兴谣人言奚足恤。

为不平等条约而奋斗奈黄肠遽掩天道复宁论。

(据上海图书馆藏抄稿)

纪念底五月

扯开日历来看，五月是纪念日最多的月份，所以称为纪念底五月。在这许多纪念日子的中间，五四、五七、五九，是中国独有的壮烈和羞耻的纪念。五一和五五，都是国际的。因为我们的导师孙先生，曾于民国十年五月五日在广州就大总统职，于是五五便变成我们中国独有的庆祝纪念。——我们叫他是双五，和双十做姊妹节。若论双五的价值，应在双十之上。因为双十革命，是妥洽的，不澈底的，而双五就职的孙先生，是主张澈底革命，主张不妥洽的缘故。——不料今年孙先生逝世了，于是五五又变成我们最悲痛的纪念了。如今且把我对于这几个纪念日的主张，简单写出如下：

五一 不入中华民族清梦的劳动纪念节，这几年来居然在各地作有声有色的运动，是我们最可引为欣幸的。今年的五一，是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全省农民大会在广州同时开幕的日子，农工学各界联合游行，有二十万馀人的多，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声势何等的雄壮，口号何等的鲜明。这果然是劳动阶

级进步的征象，也因为广州是国民革命政府的首都，所以能容许群众作热烈的宣传。反过来看，自己标榜反共产被人家称为招牌工会的上海工团联合会，借天后宫开会不成，借宝山路中兴路口空地开会又不成，终于扫兴而散。由此推论，人民非在革命政府统治的下面，绝对不能有自由集会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一般拍帝国主义者和军阀马屁的志士(?)，可以醒醒了。——最可笑的，我们江苏著名的学棍沈恩孚，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说，大反对三八主义，而提倡长工“一月得四十五日”的劳作。这种论调，当然最得资本家的欢心，也是五一纪念中最滑稽的点缀了——

五四 五四纪念，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在当时五四运动的目标，虽不过简单的打倒曹、陆、章。但因五四运动而引起新文化运动，因新文化运动而促成旧礼教旧制度的崩坏。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上看来，五四运动的功绩，着实不小呢！可是一般吃教育饭的流氓，像我们江苏省教育会里面几位大人先生，至今还痛心疾首于五四。而反动的执政政府教育总长名流章士钊，甚至下全国学生不许干预政治不许集会结社的命令，岂不荒谬到一万分。更痛心的，五四时代的当局，就是现在的段执政、曹、陆、章一班罪魁，当时虽经打倒，现在又渐渐的出头露面起来。政治日趋于反动，青年的责任，也一天重大一天。我们应该把五四的精神，重新提起，而加以有主义的训练；

有纪律的组织，方可继续奋斗。不是空空洞洞的纪念，就可以了事的呀！

五五 五五有两个纪念，一个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指导者马克斯的诞生纪念，一个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指导者孙先生的就职纪念。马克斯发明了剩余价值论，发明了唯物的历史观，使从前空想的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他的私淑弟子列宁，应用了他的主义，他的方法，造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联邦，给帝国主义以重大的打击，给被压迫民族以重大的援助。这是值得纪念的。孙先生的国民革命，是建设中国的革命，同时也是解决世界问题的革命。他为了促进中国国际地位的平等，主张民族革命。为了促进政治地位的平等，主张民权革命。为了促进经济地位的平等，主张民生革命。他的主张，他的学说，是和马克斯主义异曲同工的。他对于我们，是何等忠实的指导者呢？现在我们的导师死了。我们不但应该纪念他，而且要热烈地学习他的主义，继续他的工作，和列宁继续马克斯的工作一般。我们要使孙先生的主义，于最短期间在中国实现，和马克斯主义在苏维埃联邦实现一般。那末将来我们庆祝孙先生的就职纪念，也可以等于现在苏维埃联邦庆祝马克斯的诞生纪念了。不然，孙先生把莫大的发明，莫大的工作，传给我们。我们不自努力，又何以对孙先生在天之灵？并且孙先生死后，万一革命不成，那五五便永远是悲痛的纪念，不能再

变成庆祝纪念了。我们又怎么样对得住五五呢？

五七和五九 五七是袁世凯要做皇帝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对他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条件，作为交换品，要他在四十八小时以内签字的纪念。五九是过了四十八小时以后，袁世凯屈服签字的纪念。这两个纪念日，实在是一样的。我对于这两个纪念日，颇有几种感想。第一，军阀总是和帝国主义勾结，总是甘心卖国的。袁世凯和日本的勾当，他们早在暗中讲好，一个强迫，一个屈服，不过在表面做把戏罢了。岂独袁世凯，军阀那一个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打倒一切军阀，切不可以为袁世凯已死，就没有第二个袁世凯出来，再干卖国的勾当。第二，帝国主义者总是一样的，不可为联英联美的谬论所惑。二十一条果然是中国的卖身文契，自鸦片战争以来，直到如今，中国对于列强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又那一种不是卖身文契呢？凡尔塞会议、华盛顿会议，说得好听，不过要中国在卖身文契上再划上几个十字，再打上几个指模罢了。现在世界上的强国，除了以援助弱小民族为职志的苏维埃联邦以外，又那一个不是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样的黑心呢？所以我们非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不可。第三，帝国主义者虽然蛮而无理，但遇到不畏强御的革命政府，也就无法可施。试看广东海关事件，沙面罢工事件，英国人干涉孙先生镇压广州商团事件，革命政府给他一百个不理，他敢真个开炮轰击广州吗？倘然在北方军阀手里，不知

又要如何的谢罪，如何的屈服了。我以为革命政府如果能够统治全国，取消不平等条约，实在不是做不到的事情。那日本的二十一条，更是不成问题。所以纪念五七和五九的人们，一定要帮助革命政府的成功！这三个目的达到，羞耻的纪念也就变做光荣的纪念了。

末了，我在第七十四期《中国青年》上面，看见《预备五月第一周的大运动》一文，有对于各个纪念日的种种口号，我把他转载下来，另外参加以自己的修正，写在下面。热心于纪念底五月的同志，可以拿去参考一下罢！

我们在五一的口号，应当是为工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权，提倡全国工人大联合，青年工人工作六小时，废除重工，改良青年工人待遇。农民应与工人联合，兵士应为劳动者服务，中国平民应与各国工人联合反对帝国主义。

我们在五四的口号，应当是继续五四运动的精神，组织整顿学生会，反对反动思想与腐败教育，到劳动群众中去，参加民族解放运动。

我们在五五的口号，应当是学习孙中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组织无产阶级的工作，与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反对离开国际革命势力联合的国家主义。

我们在五七和五九的口号，应当是取消二十一条及类似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召集国民会议，解决一切对外关系，反对临时执政府有解决外交事件权。

五一纪念万岁!

五四纪念万岁!

五五纪念万岁!

五七纪念万岁!

五九纪念万岁!

纪念底五月万岁!

(载 1925 年 5 月 16 日《新黎里》，署名YT)

吴江追悼孙先生大会特刊

——报告孙先生历史

孙先生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打倒帝国主义。孙先生一生的历史，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孙先生少年时代，是帝国主义开始压迫中华民族的时代，所以孙先生在甲申中法战役以后，就热烈的提倡革命。后来经过甲午中日之役、庚子八国联军之役，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一天利害一天。满清政府的腐败，一天暴露一天。孙先生所提倡的革命风潮，也就一天澎湃一天了。当时的满清政府，已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已明白地宣布“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政策。所以孙先生反抗帝国主义，第一步就非打倒满清政府不可。孙先生以二十多年的奋斗。发起兴中会，发起同盟会，四方豪俊之士，钦慕孙先生者，如鱼归水，如水赴壑。孙先生周游列国，传播革命种子。一方面派同志到内地，计划实行。经过十馀次的失败，而同志之士感受孙先生的指导，知非革命不足以救中国。终是前仆后起，万死不悔。等到辛亥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头

一炮，就把三百年根深蒂固的满清政府轰掉了。孙先生以革命党领袖的资格，还到南京，就第一任大总统的职位。而中华民国，于是乎成立。

孙先生革命事业成功了吗？不。孙先生革命事业，还未成功。为什么呢？孙先生要创造的中华民国，是民族自由国际平等的中华民国，不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华民国。是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权的中华民国，不是官僚军阀狼狽噬人的中华民国。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贫无甚贫富无甚富的中华民国，不是资本阶级勾串帝国主义者和官僚军阀来压迫劳动阶级的中华民国。总而言之，是真正三民五权的中华民国，不是现在冒牌的中华民国罢了。孙先生要创造的中华民国，为什么还不能实现呢？孙先生预定的革命方略，分革命进行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军政时期，把全国的政权，集中到革命政府手内。用革命军的武力，把全国反革命的官僚军阀土豪恶霸，扫除净尽。第二个是训政时期，由革命政府指导国民，举行地方自治。第三个宪政时期，然后由革命政府奉还政权于民众，实行五权宪法。革命的事业，到此方算成就。在民国元年的时候，满清政府虽倒，北方反革命的势力，却完全在袁世凯手中。所以实行革命方略，第一非打倒袁世凯不可。而当时的民众，甚至于革命同志，都抱着苟且的心理，不了解孙先生的政策，不赞成孙先生的主张。孙先生见时机未熟，慨然让总统位于袁世凯而下野。（当时的形

势，不去打倒他，便只能让他来做。)这便是中华民国历史上开始第一页的不幸记载了。

袁世凯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完全和孙先生立于反对地位的。他不晓得什么叫三民五权，甚至于不晓得甚么叫中华民国。他做总统，他只承认是变相的皇帝罢了。他做了变相的皇帝不满足，想做正式的皇帝，想做正式皇帝怎么样办法呢。第一个好法子，就是拍帝国主义者的马屁。帝国主义者最不欢迎孙先生，却最欢迎袁世凯一班人。为什么呢。孙先生是主张争还国权的。袁世凯却是主张断送国权的，几千万几百万的大借款，还有二十一条辱国的条件，都是袁世凯结欢于帝国主义者的证据。后来袁世凯虽死，袁世凯的徒子徒孙不死，从冯国璋、徐世昌，一直数到曹锟、吴佩孚，那一个不是勾结帝国主义，做他们的走狗。以鱼肉国民的呢。

孙先生看见北方军阀的丧权卖国。晓得国民革命，非另觅一个基础地不行。于是从民国六年起。就努力于南方革命政府的组织了。可是孙先生在南方组织革命政府。是最不利于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军阀的。于是他们想出许多法子。和孙先生捣乱。第一个捣乱的是岑春煊。他想做军政府总裁，勾结非常国会中的败类，要取消孙先生的大元帅，孙先生就远到上海著书。后来岑春煊投降徐世昌，到底被孙先生部下将领所驱逐。于是孙先生重返广州了。第二个捣乱的是陈炯明。他本来是孙

先生的部下，又是同志。可是生性刚愎，有独霸南方的野心。又受了曹锟、吴佩孚的勾结，就趁孙先生北伐大军在江西大捷的时候，忽然反戈相向，用重兵轰击孙先生的大总统府。孙先生退守兵舰。因救兵失败，又还到上海。可是不到半年，陈炯明又被驱逐，孙先生再还广州。仍就大元帅职位了。第三个捣乱的是陈廉伯。他是广州商团的首领，人家对于此次事变，很多怀疑的。其实广州的商团，并不是商家子弟，完全是招来的土匪。陈廉伯也并不是真正中国的商人，他是帝国主义头脑英国人手下的汇丰银行买办。这一次捣乱，是直接受帝国主义者的指挥的。他们因为广州海关事件和沙面罢工事件，把孙先生恨得牙痒痒地。立意要推翻革命政府。却唆使商团，借口于种种不相干的事情，和孙先生为难。孙先生因为商团所盘踞的地方，是广州最繁盛的西关，恐怕连累居民，所以屡次对陈廉伯让步，奈陈廉伯受了帝国主义的命令，非推翻革命政府，不足完成其走狗的职务。趁十三年双十节工人学生游行的时候，率领他土匪式的商团，向政府直接挑战。他们在游行队伍中间，开枪杀毙学生工人无数。活捉的拿去剖心割肺，惨不忍闻。于是孙先生不得已而用兵镇压。陈廉伯终于逃向帝国主义庇护下的香港去了。

经过上面三次很利害的捣乱，到底都被革命政府削平。革命政府在南方的立脚地点，渐渐巩固起来了。可

是孙先生的目的，是要救全中国，不是要割据南方，所以在曹、吴失败，段祺瑞请孙先生前往的时候，就坦然离开广州，轻骑北上。想在北方民众中间，做一次大规模的宣传。同时在北方军阀中间，做一次大规模的奋斗。孙先生的精神和肉体，都是十分强壮的。可奈经过四十多年的流离奔走，精神虽然始终不屈不挠。肉体却不免渐渐亏损，结果便得了肝癌的绝症。孙先生自己还不知道。这一次由广州到上海，再由上海绕道日本而至天津，每到一地，必受民众盛大的欢迎，必有长时期的演说，辛苦的利益，肝病就渐渐增加起来。等到到天津的时候，已经很沉重的了。不过孙先生始终抱牺牲的主义。所以在天津休息一下以后，便扶病入京。及至到了北京，病势日重一日，竟抛弃了我们亲爱的民众，而撒手长逝了。孙先生此次北上的主张，一是速开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会议。一是取消向帝国主义者立下绝兑卖身文契的不平等条约。临终犹大声疾呼“和平”“奋斗”“救中国”数十声而逝。现在事业未成，导师先殒。今天追悼孙先生的群众。感念孙先生的历史，应该怎么样继承孙先生的主义干下去呢？

（载 1925 年 5 月 16 日《新黎里》）

请严惩南京反动派电文

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钧鉴：五月十七日，南京市党部成立大会，反革命派捣乱分子第一区党员宋镇峇、邓光禹、高岳生、李宗邺，第二区党员朱丹父、王亚樵，第六区党员范冰雪，率领第四、五、七等区无党证党员，强行出席，要求参加选举，并唆使流氓殴伤省党部执行委员朱季恂、张曙时，致未成会。闻之不胜骇愕。查南京第一区党员宋镇峇、邓光禹、高岳生、李宗邺，第二区党员朱丹父等，前此曾捏造南京公益协进会名义，致函警厅，诬陷本党同志梁存仁、姚尔觉、宛希俨等为过激党，请求拿办。其居心险恶，已属不堪闻问。而四、五、七等区党部私行组织所谓中华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图与本党相对抗，均属违反本党纪律，罪不容恕。此次复与第二区党员王亚樵、第六区党员范冰雪三方互相勾结，竟敢扰乱会场，殴伤省党部执行委员，其为罪大恶极，更何待言？伏念本党自经改组以来，旗帜鲜明，主义纯粹，而少数不肖党员，往往受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利用，甘心破坏本党。其进行方法，动辄以共产、过激等名词，陷害热心同志，冀妨碍党务之发

展，及至遭人驳詰，理屈词穷，则竟以武力毆击为能。其横行不法之状态，令人发竖。追念前尘，指不胜屈。此次南京事件，即其显著者。本党纪律森严，岂容有此害群之马！为此根据本党总章第七十一、七十二两条，请求钧会迅将南京市各级党部全体解散，重行组织。其全部党员，先由省党部重行登记，分别去取，以昭郑重。并将反革命派捣乱分子范冰雪、王亚樵、朱丹父、宋镇峯、邓光禹、高岳生、李宗邨等及其党羽，永远革除党籍，庶热心党务者不致再遭意外之摧残，而怙恶不悛者亦有所警惕。事关党务前途，决非姑息所能了事，度钧会必有以善处之也。临电不胜皇恐待命之至。中国国民党江苏吴江县党部叩，

世。

附《对范冰雪、沈进、陈去病、何海樵等人的揭露、谴责》：①

捣乱南京市党部成立大会的罪魁即反革命派首领范冰雪，近复嗾使抗不履行登记手续未经取得党员资格之沈进、陈去病、何海樵三人，自称临时省执行委员，擅开会议，欲将省党部迁往南京，意在破坏本省党务。已由本县党部通电中央及全省各级党部，主张将范冰雪永远开除党籍，并严令训诫沈进、陈去病、何海樵三人，在未经取得党员资格以前，不准干预党事。

（录自《磨剑室文三集》）

① 此附文录自 1925 年《新黎里》，可与上电相表里，供研究、参考。

孙先生的主义和成绩

有一般人说：“孙先生的人格，是我们所崇拜的；孙先生的主义，我们却不能赞成。”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错误，我以为是值得郑重辨正的，如今且把来讨论一下罢！

孙先生的主义，不是三民主义吗？三民主义是什么？第一民族主义，国内诸民族一律平等，中国民族在世界上独立自由。有不赞成的理由吗？难道国内诸民族不要一律平等，定要满洲贵族来宰制汉人，奉觉罗溥仪再坐龙廷；或是汉人去迫压蒙、回、藏，在国内推广帝国主义，实行殖民政策，倒算公道吗？难道中国民族在世界上不要独立自由，定要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受不平等条约的约束；让他们有吸收经济的特权，使中国民穷财尽；有输送军械的特权，使中国兵匪交讧；有草菅人命的特权，动不动拳打脚踢，开枪弄棍；有干涉政治的特权，动不动交涉抗议，兵舰示威；弄得北京东交民巷变成太上政府，上海黄浦滩公园犬与华人平等。倒算体面舒服吗？第二民权主义，人民有选举权、罢官权、复决权、创制权，有不赞成的理由吗？难道说一切权柄都不要，还是“不识不知，顺

帝之则”。做“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好吗？难道真个像前天汪大千同志在追悼会中所讲的，人民愿意爬在青天大老爷的公案下面，脱去裤子等着打屁股吗？难道眼睁睁地看着十四年来官僚军阀所造成的兵灾匪乱，东也打仗，西也绑票，逃难逃得有滋味，做财神做得有荣耀，情愿平心静气，听天由命，让他们再乌乱的搅下去，不肯行使主人翁的威权，起来整理一下吗？第三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有不赞成的理由吗？难道地权不应该平均，资本不应该节制吗？难道人人能够暖衣饱食不好，一定要让一般资本阶级，联络帝国主义者，勾结官僚军阀，来剥削平民。做杀人不见血的勾当，而结果帝国主义者和官僚军阀还是用“宰肥鸭”的法子，把资本阶级剥削平民的血汗金钱，移转剥削到他们荷包里面去，弄得全中国只有穷人没有富人的好吗？不赞成孙先生主义的人，能够还答我这几个问题吗？倘然不能还答，还能够说“孙先生的人格，是我们所崇拜的；孙先生的主义，我们却不能赞成”吗？

还有一般人说：“孙先生的主义，我们也赞成；而孙先生的成绩，却不能使我们满意。”自然，孙先生也是不满意于他自己工作所得到的成绩的！你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不是孙先生的遗言吗？倘然孙先生能够自己满意时，革命早已成功了！但是，孙先生成绩的不能满意，是孙先生本身的缺陷吗？不！不！为什么不是孙

先生本身的缺陷呢？孙先生创造中华民国，小一点讲，可以譬喻做商人的开店铺。孙先生是股东而兼经理地位的，他辛辛苦苦，费尽无数心血，打出了一块划一不二价的金字招牌，照他的办法做去，本是只会赚钱不会蚀本的。可奈经理下面，有几个黑心的伙计们，串通外面的流氓地棍，硬要把经理赶走。其他的股东呢？吃白饭，睡黑觉，一点也不去帮助经理；甚至于有最糊涂的股东，会听了伙计们的花言巧语，反而说经理的不是。经理立不牢脚，只好跑了。那金字招牌已经打出的大店铺，却被伙计们和外来的流氓地棍盘踞起来，吃的是股东的饭，用的是股东的钱，店铺自然糟了，股东自然要喝西北风了。但是能够怪经理先生吗？说孙先生成绩不好的，何以异此？孙先生第一次做临时总统，北方军阀，既和他势不两立，非请他让位，不肯赶去满清；而南方的民众，甚至于革命党人占据大多数席次的临时参议院议员，也完全不能了解孙先生的主张，不肯服从孙先生建国程序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办法，一方面高谈法理，一方面又乱喊和平，造成袁世凯以牛易马的局势。这能够怪孙先生本身的缺陷吗？民国六年以来，孙先生在南方创造革命政府，本来可以尽量发展，又被南方军阀岑春萱、陆荣廷、陈炯明、唐继尧等捣乱牵制，不特北伐大举屡次功败垂成，就是广州一隅，也差不多一年要见一次烽火，还有能容孙先生从容展布的余地吗？“牺牲多，成就少。”自然要受无知者的轻

薄了！可是孙先生虽然局居南粤，戎马仓皇，却也成就了几件重大的工作。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本来由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蜕化而来，和民国元年官僚政客附膻逐臭的国民党，很少关涉。但是时代变迁，潮流震撼，落伍的旧人，自然不少，孙先生屡屡设法改组，直到十三年一月廿八日开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方才发表宣言，确定党纲，淘汰旧分子，增加新分子，严密组织起来。现在孙先生虽死，国民党不死。只要党员能够遵守遗嘱，一致奋斗，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破天荒含有革命特质的大政党，当然就是将来国民革命前途的大本营了。这不是孙先生工作的成绩吗？第二件是训练党军。孙先生在广州的时候，不独南北军阀勾结扰乱，就是在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军队，也是不受节制，不奉命令，盘踞膏腴，养寇自重。孙先生知道没有主义的军队，是绝对靠不住的，所以想出训练党军的办法来。你看，陈炯明负隅潮汕东江，几十万大军，几年攻打不下，却被党军一鼓荡平，可见军队的要有主义，是比什么都重要了，并且军行所至，随地宣传，不惊动地方上一草一木，真真是仁义之师，将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冲锋陷阵，做我们中华民国的赤卫军的，不是现在转战潮汕东江的党军，还有谁呢？这不是孙先生的成绩吗？第三件是反抗帝国主义运动，孙先生历年和帝国主义者的奋斗，经过收还海关事件；沙面罢工事件；英领事干涉镇压商匪事件；帝国主义

者对于孙先生的压迫，一天严重一天，而孙先生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也一天扩大一天。去年孙先生应段祺瑞之召，慨然轻装北去，对内的主张，是开国民会议；对外的主张，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国民会议倘然开成，第一个提出来的议题，当然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可见这两种标语，正是勾连一起的了。纵然现在事业未成，导师先殒，然而这两种标语的呼声，已满全国，有知识的青年，人人奉为天经地义。还能说孙先生的工作，没有成绩吗？要知道成绩是靠环境造成的，不是一个人可以匠心独运的。孙先生处在恶劣的环境中间，造成现在的成绩，在实质上虽然不能十分满意，而精神上的感化，却已伟大得非常，又如何可以妄肆诽谤呢？

孙先生的主义既如此，孙先生的成绩又如彼。在中华民国中的人民，还有说孙先生不好的吗？请他们清夜扪心，自己去想想看罢！

（载 1925 年 6 月 1 日《新黎里》，署名 YI）

给一位朋友的信

某某先生：

前天听你的演讲，热心救国，使我非常的钦佩！

再从前看见你的大著，说救国不必入党。这句话我却并不以为然。为甚么呢？因为救国必须有实力，而实力必须合群。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如散沙一般，非把党的纪律来收勒他，绝对不能收合群之效。不能合群，就没有实力，如何可以救国呢？况且救国要有方法，现在的救国论者，甚么联省自治，甚至商人政府，都是药不对症，非但无效，反为野心的军阀财阀借口利用，是最可痛心的。只有我们的中国国民党，主张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是唯一的对症方案。所以有志救国的人，就非加入我们的中国国民党，共同努力不可！你既是一位热心救国的人，我劝你就赶快加入罢！我们是非常欢迎你的呀！

再会！

一四，六，五·亚子

（载 1925 年 12 月 16 日《新震泽》）

对于上海大惨剧的感想

在孙先生提倡打倒帝国主义的时候，有许多自命知识阶级的人，都起来反对，说他是无病呻吟，无的放矢，甚至新文学泰斗胡适之博士，也说帝国主义不足为中国患。但现在是事实摆在前面了，中华民国十四年五月卅日上海南京路的大惨剧，不是帝国主义者向中华民族袭击、屠戮，试问是什么一回事？

其实，帝国主义者的屠戮我们，何止南京路上、苏州河中几堆赤血？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来，我们中国人在有形无形中，死于帝国主义者直接或间接的侵略政策下面的，正不知有无穷无尽的数目！清朝的事情，不必去讲他，算他过去了吧！中华民国十四年来，中国人最痛苦的是内乱。要晓得内乱是什么样造成的呢？帝国主义者一方面用关税制度，吸尽中国人的膏血，使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受不住经济的迫压，吃尽当光，铤而走险，不做土匪，便去投军。一方面用金钱和军械，资助反动的军阀，嗾使他们来打革命的南方政府，或是嗾使甲军阀和乙军阀混战，以便帝国主义者从中取渔人之利。你想反动的

军阀，既有金钱，又有军械，当然可以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而吃尽当光的无产阶级，为了每日几毛钱的口粮，也就不得不钻到军阀的圈套中间去，替他们做屠戮人民的刽子手了。失败的军队，变为土匪。而得胜的军队，又去招安土匪，扩张他的势力。十四年来，土匪军队，混战一个不清。其实都是傀儡登场，任人牵引。做后台老板的，只有几个帝国主义者的外交家和银行家罢了。倘然不相信，有证据提出来。民国二年，袁世凯用兵打南京、打江西、打广东、打湖南，不是靠五国银团的善后借款吗？民国六年，段祺瑞用兵打西南，不是靠日本的边防军借款吗？去年直奉之争，英、美帮助曹锟、吴佩孚、齐燮元，日、法帮助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也是公开的事实。试问，齐燮元不是靠温世珍、郭秉文的牵线，勾通英、美领事，他敢以上海为根据地，向卢永祥挑衅，开第二次江浙的战祸吗？广州革命政府，尤其是帝国主义者眼中之钉。所以陈炯明倒戈，陈廉伯造反，都有英国帝国主义者勾通的迹象。而此次唐继尧、杨希闵背后，有日本帝国主义者在那里抱腰，又已经被我们得着确凿的凭据了。统计十四年来，为内乱而所流的血，都是帝国主义者一手造成。假使没有五国银团的善后借款，袁世凯马上失败，二次革命告成，一定不是北洋反动派的世界。又假使没有日本的边防借款，就没有护法之战，局面也许要比现在好一点。尤其是没有英国帝国主义者的勾结陈炯明、陈廉伯，北伐早

告成功。没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勾结唐继尧、杨希闵，广东也不是今日乱烘烘的气象。而没有吸尽中国人膏血的关税制度，无产阶级不至于吃尽当光，就不至于为了每日几毛钱的口粮而替反动军阀做牺牲。反动军阀又那里去招这几十万的军队呢？总而言之，帝国主义者利用不平等条约，造成狗屁不通的关税制度，剥削中国人的金钱血汗。一面就把剥削去的金钱，借给反动军阀，叫他们打革命的南方政府，打和平的全国国民。你道帝国主义者的诡计，恶毒不恶毒，阴险不阴险呢？

帝国主义者屠戮中国人，向来是躲在幕后的，此次忽然出头露面起来。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法帝国主义，向来是处于反对地位，各人有各人的工具。而此次忽然日本工厂肇祸，英国工部局帮凶，造成上海滩上空前的惨剧。法、美两家，却又处于旁观冷静的态度，究竟是甚么道理呢？法、美两家旁观的缘故，大概美、日不睦，英、法不和，是一种原因。并且有人出来做戇大，他们落得袖手。因为倘然英、日帝国主义胜利，迫压倒中华民族，法、美不怕没有一杯羹分着。倘然英、日帝国主义失败，法、美还可以见好于中国。这种心理，我们且不必去研究他。我们要研究英、日何以联合？何以抛却后台大老板的资格，而自向前台打出手？一来呢？孙先生死后，他们觉得猛虎已去，藜藿可采，正好为所欲为，不必再装仁义道德的假幌子。二来呢？唐继尧外叛，杨希闵内讧，他们看到

广州政府岌岌可危的情形，以为是屠戮中华民族的好机会。所以不顾往嫌，不修小节，毅然决然，英、日联合，来和中华民族五万万同胞下这挑战的血言。倘然中华民族除了上海人以外，还是隔岸观火，不痛不痒。中国二十二行省，何难尽变上海？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满鞑子入关的惨剧，更何难在文明的二十世纪，重行搬演一下呢？

那末，中国人难道就此束手待毙不成？不！不！英、日帝国主义者这一次的暴行，一方面是示威，一方面实在也是示怯。他们听见打倒帝国主义的声浪，日高一日，毕竟也在那里心惊胆战，有一种“为虺弗摧为蛇奈何”的感想。所以不惜用卑劣手段，杀徒手的市民，要想趁此永绝中华民族奋斗的根苗。这种下流无耻的举动，其实也只是表示他自己的下流无耻罢了。中华民族奋斗的运动，是受了历史上的使命，和影响着社会经济的背景而来的。除非把我们中国人杀尽死绝，决无就此屈伏的道理，并且一考察英、日帝国主义者国内的政象，也很是岌岌不安。日本一受地震的打击，再受美国移民律的打击，往日椎图，早已十去八九。加以内有日、鲜共产党的勾连，外有苏维埃联邦的监视。不出五年，社会革命的大炸弹，非爆裂一下不兴。他们自顾不暇，还要来侵略中国，岂不是做梦？英国呢？保守党的反动政策，早已使国内被压迫阶级和国外被压迫民族恨得牙痒痒地。将来英伦的共产党，和印度的共产党，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一定可以联合一

气，打倒法西斯蒂的政府。而爱尔兰独立党人，也难保不乘间崛起。血钟一响，接连着敲的就是大不列颠帝国的丧钟，我们伸长着耳朵静听就是了。最可笑的，英国是以第一流绅士态度相标榜的国家。此次杀人流血，比临城土匪还野蛮到一万倍，尤其是慈善的宗教家，又是和平的教育家，平日自称爱敌如友，爱中国如其祖国的。也居然扯破了博爱平等的假面具，抛弃了四十多年的办学成绩，来附和这种下流暴乱的行为。盎格鲁撒逊民族的人格，真真被若辈糟蹋净尽了。生物病理学家说：有一种病象叫做“死物狂”，譬如疯狗得了疯病，非尽量的把人咬死不快，看看凶恶得很，实在是生理上的变态，它的本身已到非死不可的地位了。这一次的惨剧，我看也是英、日帝国主义者“死物狂”的朕兆。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西方被压迫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赶紧快快起来罢！

至于我们中国人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子呢？要救中华民国，非中国国民党获取政权不可。而中国国民党第一个主张，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其目的在取消不平等条约，收还全国租界及租借地。其方法在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至于罢市罢工罢学，和经济绝交，不买外国货等，都不过是手段中的一节罢了。我们承认此次上海惨剧，是帝国主义者屠戮中华民族的铁证，也就是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者的兴奋剂。不论此次结果，是成功，是失败。但我们的根本主张，终

是万万不可抛弃的,也就是万万不容抛弃的,因为倘然再不把帝国主义打倒,就是他们不来屠戮我们,我们也快要活活的饿死了!

赶快喊起我们的口号来:

打倒帝国主义!

取消不平等条约!

收还全国租界及租借地!

中华民族万岁!

中国国民党万岁!

(载 1925 年 6 月 16 日《新黎里》,署名YT)

对于沙面大屠杀的感想

孙先生去世不到一百天，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华民族的总攻击，已步步进逼。攻击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屠杀觉悟群众，像上海、汉口、九江、安东、镇江、宁波各处的屠杀案，是帝国主义者自己下手的。（只有青岛工潮，日本帝国主义者自己不出面，却嗾使他的工具反动军阀来开刀杀人。这大概因为事情还在五卅之前，杀人的手段没有滑溜的缘故罢了。）一种扑灭革命政府，像唐继尧、杨希闵、刘震寰的叛逆案，是帝国主义者煽动军阀下手的。（唐、杨、刘的逆案。不但受帝国主义者煽动，已有铁证。并且还有勾结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分子的证据。如杨希闵的谋主，就是国民党已经开除党籍的马素。而云南的国民党俱乐部对外宣言，居然说要联络英、美、日、法帝国主义者，来推翻国民党左派组织的革命政府。可见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军阀，及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分子，都是勾结一气的。）这两种总攻击，差不多同时下动员令，你看五卅大屠杀，正在杨、刘攻击革命政府战斗剧烈的时候，不是明白证据吗？但这两种方法，现在都有归于失败的趋势。第

一：上海、汉口、九江、安东、镇江、宁波和以前的青岛事件，虽然屠杀了许多觉悟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但革命的群众，是死不完的。五卅以前，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只限于几处通都大邑，而现在却穷乡僻壤都传递到了。南京路上几十堆鲜血，正是庄严灿烂革命之花的绝好肥料。帝国主义者倘然稍为聪明一点，差不多也要抚心自悔。第二：唐继尧西南盟主的虚名，经不起范石生铁鞭一击。龙云阵亡，军心已乱。说不定在短近期间，范军可以直捣滇池。即不然，唐逆也决没有饮马珠江开府观音山的梦想了。杨希闵、刘震寰联兵两万多，不能动革命政府的一草一木。结果是抛弃了广州，抱头鼠窜而逃。马素博士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是何等的可怜？帝国主义者看见自己动手是失败，而所恃为工具的反动军阀，又一个个都不替他们张气。帝国主义者本是愚蠢不堪的，尤其是英国人，像牛一般的蛮。他们非但不识是非，并且也不明利害。四面楚歌，老羞成怒，一口毒气，都呵在广州革命政府身上。于是六月二十三日沙面大惨剧，就在这种形势的背景下，突然开幕了！

广州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又在革命政府统治之下，是群众与政府打成一片的。北政府压迫群众，群众还要排万难而奋斗，何况革命政府是提倡群众运动的呢？所以广州的形势，决非任何地方可以比例。帝国主义者窥见到这一点，以为擒贼擒王，倘然能由屠戮广州群众进而

做到扑灭革命政府的大举。把唐继尧、杨希闵、刘震寰所梦想的伟业，由自己亲手自造，当然是踌躇满志的。并且杀鸡骇猴，从此不等帝国主义者开口，媚外的北政府，自然会把全国国民救国运动，压服到九地以下去，这是何等的奇迹？在广州的革命政府和救国群众呢？平时对于帝国主义，本来是不共戴天之仇。况此次帝国主义者乘国父新丧之秋，一方面自己在上海、汉口等处屠杀，一方面嗾使杨、刘在广州捣乱。其阴狠恶毒，如何叫人不恨？在南京路演尸横血溅惨剧的时候，广州也是人仰马翻，当然无暇顾问，现在内乱既平，外侮宜攘。五月二十三日的大示威，是早拚下万死决心的。帝国主义的阴谋既如彼，广州革命政府和群众的义愤又如此，干柴遇着烈火，自然闹一个不可开交了。不过革命政府和群众，一方面是慷慨激昂，一方面却又老成稳练。所以决计不会有先行开枪举动的。因为游行的队伍，工农商学联合以外，还有党军和湘军、粤军警卫军。倘然带足枪弹，区区沙面，何难一扫而空。如今却一枪一弹都不带，徒手去游行演讲，当然没有开衅的计划了。然而帝国主义者，却是设下恶毒计策，决心布置的，有什么凭据呢？游行前一日，广州英领事给外交部伍部长的公文，放了许多谣言，说什么“游行队伍要攻击通入沙面之桥”，说什么“广大学生已抽得首先牺牲之笈”，都是向壁虚造。而结语是“凡穿行沙面英租界之任何举动，定遭武力之抵抗”。那不是明明白白地

预先承认开枪屠杀的口供吗？后来维多利亚旅馆的对面，枪声突起，水兵机关枪乘机作二十分钟的扫射，都是帝国主义者预定的把戏。事后却栽诬到中国人身上来，说什么“众意第一枪是长隄华人所开”。试问有何证据？“吾谁欺，欺天乎？”我真禁不住要唱起孔二先生的老调来，替耶稣基督的门徒现身说法了。帝国主义者手段的凶辣已至于无可再凶辣，而人格的卑劣也同时至于无可再卑劣。“世界无难事，只怕老面皮”。我们除了依照吴稚晖先生的说话，自己制造机关枪起来，去打倒这种颜甲十重的伪善者以外，还有什么话好讲呢？

沙面屠杀案以后，广州的消息，很是沉寂。当然是粤沪来往电讯都被香港殖民地政府无理收没的缘故。不过从断断续续的报告中，晓得革命政府的态度，十分强硬，已向英领事提出五项要求：（一）收还沙面。（二）撤退各国军舰。（三）英政府正式向革命政府道歉。（四）惩凶。（五）赔偿。这不是很好的消息吗？或者有人要说：帝国主义者是不好惹的，尤其是大不列颠帝国的盎格鲁撒逊人。倘然交涉决裂，不怕他们开舰队来攻打广州吗？这件事情，我以为是不怕的。我承认英国人只有放火的毒心，却没有收场的勇气。倘然沙面事件一起，革命政府也像历来北方的卖国政府一般，诚惶诚恐稽首顿首地去向英国人请罪，那英国人就非用武力扑灭革命政府不可。（英人在开始屠杀时，原有这种野心，不过现在已被革命

政府的正气所慑服罢了。) 俗语说得好:“人怕老虎,老虎也怕人。”革命政府一强硬,英国人自会软下去的。试看自屠杀到现在,已有好多天,英国人还不敢作攻打广州的举动。以前的如此,以后的也就可想而知了。万一不然,英政府真要同革命政府开仗,革命政府也未必一定失败的。讲广州内部分的情形:党军是仁勇大无畏的军神,打陈炯明,打杨希闵,都是他的头功,是革命政府第一支得力的军队。其余湘军、粤军,敌忾同仇,气吞骄虏,难道均不足一战吗?尤其是广东的民气,强悍为中国冠。鸦片战争之役,英人在广东是没有得到胜利的,倘然江苏、浙江也有几个像林则徐的将才,北京没有卖国的琦善,不平等条约,也就无从开始了。你想现在和满清时代不同,就算北政府是甘心媚外的,他能够断送到革命政府统治下的广东么?并且在满清时候,英人第二次攻打广东,因为叶名琛的饭桶,把广州断送了,但民团乡团齐起抵抗,英兵还是不敢入城。一定叫满清政府把民团乡团镇压平服,然后领事官大吹大擂的跑进广州城里来。照此看起来,英人是完全无用的,只要政府不媚外卖国就是了。你想革命政府统治下的地方,还怕被北政府卖去么?所以我说广东的实力,是一定可以支撑到底的。讲英国内部分的情形:现在的英国,是保守党的政府,自由党和工党,都在拈酸吃醋的当儿,对外开战的议案,在国会中未必能安全通过。尤其是国内的共产党,国外印度、缅甸、

南非洲、爱尔兰的革命党和独立党，都是帝国主义的仇敌。倘然中英开仗，旷日持久下去，恐怕也未必能安然无事罢！在欧洲大战中德、俄两大帝国的崩裂，不是最好的榜样吗？讲到国际情形，苏俄和土耳其，当然是表同情于中国的。德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亚于中国，当然也感受苦痛，说不定中、俄、土、德会站到一条战线上来的。而此次沙面事件，还有特别的状态，就是著名帝国主义者的日本和美国，或态度冷静，或主张调停，都是有利益于我国的成分为多。（日本还有人宣传自动放弃二十一条的空气，倘然如此，真不愧为漂亮的外交家？）法、葡两国，开始也在帮凶之列，现在却渐渐和缓起来。这虽然是他们纵横捭阖的手段，未必可信以为真。然而英国在外交上形势孤立，已有确实的暗示。我想他一定不敢首先发难，就使发难，也未必能得到最后胜利的，只要中国人能努力奋斗，就不怕他了。至于各国的民间团体，如苏联的职工总会、学生联合总会，已早有表示。而代表五百万有组织劳动智识阶级及工人的国际革命者救济会，代表一千六百万有组织工人的亚摩斯德丹国际工人协会，都谆谆然以中国民族解放工人战胜为祝。（国际革命者救济会的宣言，有七大国知名之士，领衔者萧伯纳是英国人，尤其是英国著名的文学家，可见真真讲公理和人道，是不分国界的。狭隘的国家主义，就是帝国主义的变相，将来一定没有在世界上存立的余地。）人心不死，公理犹存。几个英

国银行家的走狗，难道便能够违反世界上几千几百万人民的公意，来屠尽杀绝我中华民族么？我相信是决计不会有这一回事情的呀！

再退一百步讲，万一英国帝国主义者竟把革命政府扑灭，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也决不会就此销声匿迹，没有翻身之日的。因为革命政府的后援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的后援是全中国觉悟的群众。在满清政府的时候，孙先生不阶尺土，而开府南都，扫除三百年根深柢固的爱新觉罗氏宗社，是人人都晓得的。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势力一败涂地，然而袁洪宪到底是死于革命势力压迫之下的。安福政府当权，北洋正统何尝不盛极一时，而孙先生偏偏在这个时候建设广州革命政府起来。后来岑春煊、陈炯明两度捣乱，孙先生还是要卷土重来。你想在龙济光、岑春煊、陈炯明几个人虎踞广东的时代，几乎中国虽大，没有国民党跼天踏地的位置。然而一夫夜呼，义师四应，卒仆彼獠而代之。可知革命政府建设的基础，在人心不在地盘。何况现在的国民程度，已远非民五民十可比呢！苏俄列宁以亡命余生，建设偌大的劳农祖国。列强封锁政策，不值一钱的自动消灭。土耳其基玛尔起一隅之地，打倒英国帝国主义者保护下的希腊军队，占领麦地拿，英人不敢正目而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正是历史上大好的成例，国民可无需以眼前的成败，沾沾自馁了！

把我的说话，总括起来，革命政府对外交涉，尽管强

硬，英人是不敢和我开战的。万一开战，也一定不能扑灭革命政府的。万一革命政府被他扑灭，也一定要卷土重来的。总之，中国五万万同胞，只要有最后一条命未送，最后一滴血未流，还可以激起世界大革命，在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国民记取，快快起来拥护革命政府，打倒帝国主义罢！

中华民国之平等与独立万岁！

三民主义革命万岁！！

中国民族解放万岁！！！！

(载 1925 年 7 月 1 日《新黎里》，署名 YT)

祝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成立

中华民国自从南京政府解散以后，就没有正式的政府。为什么呢？袁世凯的临时总统，倒是经过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的。不过要他到南京来宣誓就职，而他到底不肯来。反喉使曹锟等部下兵变，在北京、保定等处，放火抢掠。于是他借镇压北方为名，躲在新华门内，始终没有到南京来宣誓就职。这种弃信蔑义阴险无耻的小人，难道还能够承认他算正式政府吗？后来国会选举，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利诱威胁，用公民团包围议院，更加是每况愈下了！黎元洪把武汉首义之地，双手贡献给袁政府，贼害张振武、方维，屠戮宁调元、熊樾山，以及其他著名革命党无数。照他的资格，做洪宪陛下的武义亲王，是绰绰乎有馀裕的。要做中华民国大总统，却未免太不够本！而且落花已谢，覆水重收。一逐于张勋而不能殉，再逐于直系而不能死，谥之曰卑鄙龌龊，谁谓非宜？冯国璋尸居馀气，性行略同黎氏，而出身还在黎下。其馀若安福私生子的徐世昌，五千元贿选的曹锟，革命不彻底而标榜外索国信的段执政，不更是卑卑自衒以下吗？讲到广州政府，始

有岑春煊的阴谋，中有陈炯明的叛逆，终有陈廉伯的捣乱。纷纷扰扰，日昃不遑。孙先生以万几丛脞之身，鞠躬尽瘁，终至毙逝燕邸。而正式的国民政府，还没有成立，真是一桩天大的遗恨！继志述事，当然中国国民党应尽的孝思，责任何等重大？“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先生临没的呼声，还在半空中飞绕，于是排除万难，惨淡经营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就在风云活跃的广州，闳然开幕了！

国民政府所取的委员制，是全世界最新的政制，在我们先进国的劳农苏联，已经有伟大的成绩了。讲到政府委员的人选，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张继、徐谦、林森、廖仲恺、戴传贤、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十六位同志，都是孙先生门下的圣徒，中国国民党党中的健将。而汪、胡、谭、许、林五位常务委员，当然更是杰出之才。尤其令人注意的，主席委员汪精卫先生，是孙先生第一个契合推重之人。他在满清末年，主持《民报》笔政，和保皇党首领梁启超开过几次笔战。梁启超没一次不是杀得大败而逃。后来到北京行刺溥仪的父亲载灃，被捕入狱。载灃因他名高一世，不敢杀他，就囚禁起来，直到武昌起义，方始释放。民国成立，感于伟人奔竞之风，提倡进德会，主张不做官吏和议员。十四年来，无日不奔走革命，却没一日肯担任名义过。可见是一位极高尚清洁的人物了！此次政府改组，毅然放弃平日

主张，来就主席委员一职，其为有重大牺牲的决心无疑！要知道照北方政府向来的历史，做官就是卖国。而现在国民政府的地位和宗旨，则做官即所以救国。孙先生窥见这个道理，所以两任大总统、两任大元帅而不辞。现在汪精卫先生也觉悟到此地位，将来继续孙先生遗志而为国民革命民族独立奋斗领袖的，一定是此人无疑了！

国民政府开幕，在杨、刘内叛削平，沙面屠杀案发生以后，是大可注意的！关于前者，从前的广东，名为革命政府所在地，实在是群雄割据的局面。在岑春煊、莫荣新时代，桂系骄奢淫佚，不可一世。陈炯明漳州反戈，又变为海陆丰系的世界。后来陈氏叛逆，滇军杨希闵、桂军沈鸿英，倚削平陈逆有功，又成尾大不掉之势。沈鸿英失败，杨希闵猖獗更甚。在党军和粤军血战潮、梅的时候，他是按兵不动，欲坐享渔人之利。潮、梅克复。粤局小康。忽然勾结唐继尧和刘震寰联兵内叛起来。若辈以孙先生一手提拔的人，广东政府每年竭几百万脂膏去供养他，而结果只是如此。狼子野心，果然不可以理喻。其实也是罪恶贯盈，扩清摧陷的日子到了。杨、刘既败，粤中再没有敢于抗命的军人。所以整理全省，实行党治，的确是大好的机会。国民政府在这个时候成立，是极有把握的！关于后者，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本来是中国国民党唯一的主张。而北政府偏要说“外荣国信”，把国民的卖身文契，奉为天经地义。现在上海、汉口各地

惨剧，继以沙面的屠杀，就是北政府“外荣国信”的结果。倘然还要把中华民族的命运，去交给他们手里，一定是没有幸理的。国民政府当此危疑震撼之秋，不得不挺身而出，担负对内对外的一切重大责任。从此国民的信仰中心。便应该自北而南。将来国民政府统一全国，还怕帝国主义者作怪吗？还有一层，此次英国帝国主义者的态度强硬，实在是外强中干，不值一笑。而无识的北政府，却早已吓得手忙脚乱。沈瑞麟和颜惠庆等你推我却，把交涉搁起不办。段执政召集冒牌式的国民会议，要贯彻其“外荣国信”的初心。都是一种恐慌惶怯的表示！国民政府却偏偏在此时好整以暇，大张旗鼓，积极进行，你想谁是误国？谁是救国？不待明言，早在国民心目中豁然了解了！

总之，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唯一的政府，是孙先生四十年国民革命的结晶体，是五万万同胞民族独立的大本营，大家快快起来，庆祝他的开幕，拥护他的成功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万岁！

国民革命民族独立万岁！！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万岁！！！！

（载 1925 年 7 月 16 日《新黎里》，署名 YT）

哀悼俞善诚同志

帝国主义者在各地的大屠杀，激起了中华民族重大的反抗。积极者誓死奋斗，消极者却想自杀以讽示国人。于是彭咸、屈原一流人，便如云而起。我们中国国民党吴江第七区第二分部常务委员俞善诚同志，也做了牺牲队里的一员健将了！

勃洛克女士（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博士的夫人）说：“我要是自杀，一定在未死以前，用手枪去打死几个世界上最凶恶的人，然后这自杀才有价值。”照女士的话讲起来，俞善诚同志和一般自杀的人，都是近于白死的了！（现在帝国主义者的头脑，和他们手下的鹰犬，够得上暗杀资格的，当然很多。）然而南山有鸟，罗网高张，身欲奋飞，羽毛未满，一腔热血，既不能与刀锋剑锷相拥抱接吻，当然只好沈诸清冷之渊，志士多苦心，又怎能一一为流俗人道呢？

死者已矣，来日大难。中华民国的未亡人，要努力杀贼，才好见死者于地下呀！

（载 1925 年 7 月 16 日《新黎里》，署名 Y T）

对于帝国主义的误解

一般自命为知识阶级的人，对于帝国主义，常常要闹笑话，常常要误解。误解的人，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没有意识而望文生义的人，往往把帝国二字误解作有皇帝的国家，其实是不对的。譬如英国和日本是有皇帝的国家，法国和美国是没有皇帝的国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英国对于印度，日本对于朝鲜，果然是帝国主义，而法国对于安南，美国对于菲列宾，又何尝不是帝国主义呢？这一种极浅薄的误会，是立刻可以解释明白的。至于第二种呢，是别有肺肠而指鹿为马的人，他们的知识程度比第一种人略高一等，而误解的流弊，也比第一种人要利害得多，我所以就不得不大张旗鼓，辞而辟之了！

第二种人的误解，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苏俄也是帝国主义，这种议论，真真是荒谬到一万分了。我上次说过：中古时代的帝国主义，是政治侵略的帝国主义；近代的帝国主义，是经济侵略的帝国主义。主持政治侵略，一定要有暴君霸主，像秦皇、汉武、拿破仑、成吉思汗一般人，想替子孙建万世帝皇之业。主持经济侵略，一定要有大资本家，像煤油大王、钢铁大王一般人，想在海外

殖民地找一个销售商品的尾闾，和供给原料的宝藏。如今讲到苏俄，既没有暴君霸主，又没有大资本家，做帝国主义的条件一点都没有，如何可以把帝国主义的徽号，平白地加在他们身上去呢？还有，帝国主义就是国家主义的变相，而世界主义却是国家主义的仇敌，同时也是帝国主义的仇敌，所以提倡国粹和主张国性的人，结果一定是国家主义者，同时也可以成为帝国主义者；而世界主义者一定不会变成国家主义者，当然更不会变成帝国主义者了。试看，国家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尽力地提倡他们的大英、大美、大法、大日本主义；而苏维埃联邦连他的祖国俄罗斯三字都肯牺牲。（普通称苏俄或新俄，都是沿袭旧称，并不是他们的本称。）你想，究竟谁是帝国主义，谁不是帝国主义呢？还有，说苏俄扶助蒙古独立是帝国主义，这也不通。我们中国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本来包含两种意义：一种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一种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所以满洲人宰制汉、蒙、回、藏是不对的，而汉人去宰制满、蒙、回、藏也是不对，反动的北洋军阀，派兵去蹂躏蒙古，和派兵来蹂躏南方，同一的可恶。我们既承认蒙古也是中华民族之一，当然要希望他自治，当然要扶助他自治，自己不能去扶助他，却反妒忌苏俄去扶助他，那不是笑话吗？并且，说苏俄扶助蒙古是帝国主义，那末苏俄一定要在蒙古占取政治上的权利，或是经济上的权利。试问苏俄究竟向蒙古取得过什么权利呢？蒙古

的青年政府，是一个贤明的政府，扶植被逼压的人民，推翻专横腐败的王公僧侣，是何等有主义有魄力的政府，难道也像北方的军阀政府一般，甘心卖国媚外吗？苏俄不扶助卖国的王公和僧侣，而去扶助贤明的青年政府，难道好算他帝国主义吗？还有，说苏俄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这话更其可笑，共产主义是国际化的，就是世界化的，恰恰和帝国主义立于反对地位。共产主义是劳农化的，就是无产阶级化的，更恰恰和资本化的经济帝国主义立于反对地位。一个是南极，一个是北极，如何能够把他们俩平白地扭成一家呢？真真是荒唐极了。

为什么我说误解苏俄是帝国主义的流弊很大呢？世界上最大战争，不久爆发，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联合，一方面是西方被压迫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苏俄在此次战争中，当然是西方被压迫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大联合的领导者；而中国是东方被压迫民族之一，当然要参加战线，随苏俄之马首而前进，结一个生死患难之交，倘然听了苏俄也是帝国主义的谣言，不令人灰心短气，于前途发生莫大障碍吗？苏俄和中国首先缔结平等的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取消租界，何负于中国？而中国近视眼的知识阶级，偏偏要谩骂苏俄以取快，像最近《醒狮》周报的中俄交涉专号，恣口造谣，真不知是何肺腑？你想英、日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到如此地步，只有苏俄大使加拉罕能仗义执言，不愧朔方健儿气概，醒狮派以

国家主义自命，在这风潮紧急的时候，不提倡以全力攻击英、日，而反来挑拨苏俄恶感，俗语说的好：“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真真可为若辈写照！我看说他们头脑不清楚，还是忠厚长者的论调，倘然进一步讲，恐怕免不掉帝国主义者工具的嫌疑吧！（醒狮派的论调，各处都有，宁波出过一种爱国青年，也是一丘之貉，我们吴江最稳健的报纸，也曾同他们介绍过。）人家说苏俄是洪水猛兽，我看这种离间中俄联合的邪说，才真真是洪水猛兽哩！还有，五卅事件，也有人说苏俄在暗中活动，这是什么话？五卅事件，是中国民族独立运动，难道是不应该的么？既然是应该，即使苏俄拔刀相助，也是莫大的好意，难道说苏俄不应该帮助我们吗？老实说一句话，所谓过激，所谓赤化，都是帝国主义者和他的走狗在那里制造的空气。他们一方面以过激赤化毁谤中国国民的民族运动，一方面又把帝国主义四个字来诬栽苏俄，这种狗屁不通的论调，中国的国民，还可以相信他们吗？

总而言之，帝国主义在近代是经济侵略的帝国主义，而没有经济侵略可能性的苏俄决计不是帝国主义，国民要认明自己的仇敌，更要认明自己的朋友，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在世界大战争的联合战线上，当然要和苏俄团结起来，大家觉悟着，大家清醒着，不要再走入歧路，被帝国主义者的工具所利用呀！

（载 1925 年 8 月 16 日《新黎里》，署名 Y T）

唁电*

(一)

广州何香凝同志鉴：惊闻仲恺先生被难，痛极，伏望节哀，努力完成仲恺念年革命未竟之功。柳亚子、姜长麟、朱季恂、黄麟书、黄竞西、董亦湘、侯绍裘、戴益天、王春林、孙希俨、张凌霄、王觉新、高尔松、糜辉、杨明暄。漾。

(二)

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仲恺同志，忠贞勤敏，为国为党，始终不渝。当此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建设正有所待，乃遽遭狙击，闻耗之下，震悼莫名。请中央严究主使，誓与民贼不两立，并规定哀悼典礼，通令国内外党部，一体遵行，尤望各委员益加努力，完成革命。苏省党部叩。漾。

(载 1925 年 8 月 24 日《民国日报》)

* 廖仲恺先生被刺后，柳亚子先生除联署通电致哀外，并以省党部名义电致中央执委会，要求严究主凶。

祝《新周庄》复刊

《新周庄》停顿将近两年，忽然接到他复刊的消息，是何等的欣慰！《新周庄》由吴县同志创办，而影响所及，却唤起了我们吴江县各地的共鸣。试看，自十一年双十节《新周庄》出世以来，我们吴江县内无数的出版物，风起云涌，那一张不受《新周庄》的引导。尤其是我们新字号的报纸，先进的有《新黎里》、《新盛泽》，后起的有《新震泽》、《新平望》，在有形无形中间，谁不奉《新周庄》做老大哥；所以《新周庄》的停顿，我们总觉得是无限的可惜。如今呢？《新周庄》突然复刊，而我们的《新严墓》、《新同里》，也在这个时候异军崛起，真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快事了。

我们新字号报纸的创办人，都是中国国民党的同志。鼓吹党义，提倡思潮，研究新文化，打倒旧势力，当然是我们的天责。我愿以十二分的至诚，代表《新黎里》、《新盛泽》、《新震泽》、《新平望》、《新严墓》、《新同里》六家新字号的报纸，和《新周庄》做精神上的结合，站在一条联合战线上面，竖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架起七十生的大炮，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努力的进攻。想起来《新周庄》的

同志，一定可以接受我们这个贡献的。

社会不断的进化，人们的思想，至少要跟着社会不断的进化，尤其是主持党派和主持言论的人，应该站在社会的前线上，引导着人们去走进化的路；不然，知识一落伍，就要在进化轨道上开倒车了。二十年前的革命健者，到今日有一大半变成反革命派，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常常说：“世界上没有真正中立的地位，不是前进，便是后退；故党中也没有真正为中和的党员，不是左倾，便是右倒。”我自己相信这句话是不错的。我希望《新周庄》的同志们，遵照着日新又新的信条，不断的向前进去。我们六家新字号的报纸，都愿意努力追随的！

（载 1925 年 10 月 10 日《新周庄》复刊号）

祭廖仲恺先生文

维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十一日，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吴江县全体党员，敬致祭于中央执行委员廖先生仲恺之灵曰：呜呼！先生何为而死耶？死先生者固出于谁氏之主谋耶？溯自吾党改组以来，容纳革新分子，淘汰落伍党员，树拥护农工阶级之旗帜，撞反抗国际资本之鼓钟，斯固先总理之睿谟，而先生之翼辅为最力。彼反动之败类，久已欲得先生而甘心矣。惮总理之神威，顾逡巡而不敢发也。总理云亡，杨、刘叛乱，英盗惨杀，赖先生与干部同志之主持，而国民政府乃巍然成立于内忧外患之秋，奸人之甚先生，不愈益甚乎？盗憎主人，跖犬吠尧，凶德参会，待时而发。中央党部门前之一击，固若曹所踌躇而满志者矣。呜呼！先生之死，死于贯彻吾党之主义，而死先生者，乃亲出于吾党之叛徒，斯固吾侪所椎胸大恸而哭不成声者。追念数年以还，黄浦江头，石头城下，彼叛徒之欲逞志于我开明同志者已屡，何居乎先生而遽尸其殃也？虽然，可死者先生之肉体，不可死者先生之精神。吾侪追悼先生，当念先生之所以死，与夫先生之所以不死。唯是拥

护先生之主义，贯彻先生之主张，以与死先生者相周旋。
白刃可蹈，斯志不易，先生实昭鉴之矣！尚飨。

（录自 1925.10.11.《磨剑室文三集》）

对于双十节的感想

双十国庆，是辛亥革命的纪念，这种不彻底的革命，究竟值得纪念吗？那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

有人说，辛亥革命，无论如何，中华民国四个字的金字招牌，总算破天荒的打成了，只此一端，也当然有纪念的价值！

不错！我承认这个答案是有相当理由的！不过，我要问问人家，开一个铺子，金字招牌当然是要紧的，但除掉招牌以外，本钱、货色，不都是开店铺的所缺一不可的吗？中华民国的金字招牌，是孙先生所一手打成的，孙先生原以股东而兼总经理的位子，想把这店铺创造十分兴旺的。可是，不张气的众股东——没有接受革命宣传的国民，竟不信任总经理，让一般下流的伙计来拆总经理的台，一句正论也不来主持，自然，总经理看见事情办不下，叹口气走了，下流的伙计便乘机自封自拜起来，东去勾结流氓，西去奉承地棍，把股东的本钱，付诸流水，还能够查究他货色的好坏吗？不到几年，我看连金字招牌都要拍卖给旧货摊上去了！所以国民倘若要爱护中华民国四个

大字,要保存这告朔牺羊的双十节,就非立刻起来,继续革命不可!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先生的遗言,大家要遵守着向前做去呀!

(载 1925 年 10 月 15 日《新黎里》,署名YT)

祝《新严墓》诞生

《彀音》改组《新严墓》，是我个人的理想，在《新平望》创刊号上发表过的。如今居然赖同志的努力，把我个人的理想，实现起来，是何等欣幸的事情？

芹生同志来信，叫我写几句话寄去。在公的方面讲，是义不容辞；在私的方面讲，又是情不容己。我无论如何陋劣，如何贪懒，当然不能不献丑了。

不过时候不凑巧，芹生叫我写东西的当儿，我恰恰从震泽还到黎里还不上几天。正是在参预本党第三次全县代表大会和廖仲恺先生追悼大会以后，舟车困顿之余，神经疲劳异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让我把甚么东西来还答芹生同志，并和《新严墓》读者相见呢？

有了，《新严墓》是《彀音》改组的。——和《新周庄》是《蜺江声》改组的一样——我还是推上去就《彀音》讲《彀音》吧。《彀音》初出版的时候，是用钢笔版写印的，我也没有十分注意到他。在孙先生开追悼大会会场中间，发现彀音社同人发送的挽额，是“中国列宁”四字，才引起我对于《彀音》的重视。（近视眼的中国人，最怕提到苏俄，

提到列宁，以为一提到就有赤化的嫌疑。而彀音社同志偏偏把“中国列宁”四字来推崇我们的国父，显见得是眼光远大，不同流俗为伍。我是自称列宁私淑弟子的人，又是自署“拜孙悼李——李宁即列宁——楼”的，当然会沆瀣一气了。)后来知道芹生、光熙两同志，创办这《彀音》报，费了无数心血，招了无数怨忌，又从钢笔版写印进化而为铅印，芹生、光熙两同志的努力，真真使我佩服，而《彀音》的使命，也更加觉得重大了。

如今，《彀音》改组《新严墓》，这正是《彀音》的进化，而我们“新字号”报纸，更非常地欢迎这一枝苍头突起的生力军！尤其是使我们佩服的，就是改组以前，有人主张合办，不过要截去一个新字，变做灰色的“严墓”两字。而芹生、光熙两同志绝对不承认这种无聊的条件，终于破裂而独自进行。这种不妥协的精神，在我们妥协习惯的中国群众中间，是不容易遇着的。我相信《新严墓》的前途，一定可以凭仗这一种不妥协的精神，开国民革命之花！

还有，我们“新字号”的报纸，除了资格最老而崭新复活的《新周庄》以外，忝居老二的，要算我所主编的《新黎里》了。《新黎里》的名誉，在外面还算不恶，不过我总觉他有些衰老病，近来我常常在外面，不能亲自料理，不满意的地方，逐渐暴露起来，实在使我汗颜无地。其余各报呢？能具破斧沉舟一往直前的勇气的，也不大多见。我

希望《新严墓》做一个报界的彗星，横冲直撞，扫净旧社会反动的势力，开辟新世界文明的纪元。越是小兄弟，越要在后面鞭策几位老兄的进步，那就不愧三日於菟气能食牛的佳话了。

最后，《新严墓》的宗旨，究竟是甚么宗旨呢？我以为就是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宗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中华民族的种人，都应该有灭此朝食之勇气。不要以为在豆腐干大的报纸上讲国民革命，是顶着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我们做“新字号”报纸的人，本来都是天字第一号的憨大，还怕石臼压坏了头颈骨吗？大家努力起来呐喊吧！

亥育！亥育！亥育！

《新严墓》万岁！

一切“新字号”的报纸万岁！

（载 1925 年 10 月 20 日《新严墓》）

逃命和革命

在军阀火并的时候，炮火连天，拉夫遍地。社会上一般人的心理，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逃命”两字了。然而“逃命”究竟是根本解决的法子吗？不！不！根本解决的法子，只有“革命”，决不是“逃命”！

人们晓得战争的来源吗？前年吴佩孚打张作霖；去年张作霖打吴佩孚，今年吴佩孚又要来打张作霖了。（我列举的是两方的主角，其余摇旗呐喊之流，恕不普及。）这两位军阀头儿，像走马灯一般，打来打去，实在还都是登场傀儡，背后当然有牵线的人物。奉系是日、法帝国主义者的工具，直系便是英、美帝国主义者的工具，这是公开的秘密，事实昭彰，谁也不能否认的。他们卖尽力气，替帝国主义者做工具，把偌大个中国，打得落花流水，而帝国主义者却坐在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的安乐椅上，坐观成败。你道可恶不可恶？

帝国主义者为什么要唆使军阀打仗呢？就是不要中国太平。因为中国如果没有军阀的扰乱，渐渐地太平起来，真正的国民会议一召集，（是孙先生主张九团体组织

的国民会议，不是段祺瑞所召集猪仔御用式的国民会议。)第一个议案，就是取消不平等条约，收还全国租界及租借地，一定能够通过，一定能够实行。倘然帝国主义者蛮不讲理时，就合全国兵力以对付，那是实实在在的足以制帝国主义者的死命而有馀的。所以他们决计不让中国人有太平的日子，也就是不让中国人有抬头的机会。好在他们有的是工具——中国的军阀，一拨即动，一动就可以使中国人鸡犬不宁。这又何乐而不为？

和平是无望的了，在死路中求生路，只有实行国民革命；只有先宣传国民革命，由宣传而组织，由组织而训练。使人人能了解国民革命的必要，使人人能了解国民革命的可能，使人人能了解国民革命的口号，便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使人人能了解国民革命的方法，便是“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海枯石烂，此志不移。我相信狡猾的帝国主义者，蛮横的军阀，到那时只有受我们无条件的征服，而国内也就无打仗的机会，无“逃命”的恐慌了。

人们从根本上反对“革命”吗？那便请你们成年成月地享受“逃命”的生涯。倘然觉得“逃命”生涯不容易消受，只有请你们站起来，立刻归到“革命”的队伍里去罢！

“逃命”和“革命”二者之间，请人们自择！

(载 1925 年 11 月 1 日《新黎里》，署名 YI)

祝《新吴江》之诞生

仗同志们的努力，居然在一霎时间，把《吴江》换了新的旗帜，那是何等欣幸的事情！

甚么叫“新”？老实说，就是革命！甚么叫《新吴江》？老实说，就是要把顽旧臭腐的《吴江》彻底的改造，换成一个革命的《吴江》！

革命是危险的事情吗？不！革命并不危险！革命的本义，只是布新除旧，把个人的身体来讲，为甚么要饮食？就是布新；为甚么要排泄？就是除旧，布新除旧，就叫身体上的革命。一个人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在那里饮食，天天在那里排泄，便是天天在那里布新除旧，便是天天在那里革命。倘然不要饮食排泄，不要布新除旧，人的身体，立刻就会死亡，所以反革命就是自寻死路。

岂独人的身体要革命，一国的政治，一国的文化，一国的学术，那一件不应该革命？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是政治上的革命；由据乱而升平，由升平而大同，是文化上的革命；由宗教而哲理，由哲理而科学，是学术上的革命。我们中国人呢？辛亥一役，政治革命既没有澈

底，而文化学术还有一大批遗老遗少，在进化轨道上开倒车，所以被帝国主义侵掠，被封建军阀蹂躏，一点儿没有自救的方法。譬如一个人，新的滋养料不灌输进去，旧的耗废品不排泄出来，当然要成功一个垂死的病夫，而生命便有消灭的危险了！

一个国家不革命，国家的生命便会消灭，一个地方不革命，地方的生命也会消灭。你想，政治没有进步，文化没有进步，学术没有进步，这种顽旧臭腐的地方，还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继续他崭新的生命吗？所以我们对于中国，绝对的主张革命；而对于吴江，也绝对的主张革命。我们的革命，并不要招兵买马，也并不要放火杀人，我们只要在文字方面宣传，在主义方面组织，我们要在文化学术上面用力，而收功于政治。我们要替吴江换一面新的旗帜，我们要替吴江造一个新的生命，日新又新，新新不已，我们燃烧着智慧之火，我们汲引着文明之泉，我们要在荆棘丛生的崎岖路上，开辟出一条康庄大道来！

《新吴江》万岁！革命的吴江万岁！

(载 1925 年 11 月 23 日《新吴江》，署名 Y T)

第二次给一位朋友的信

某某先生：

来信收到。

入党不入党，当然是先生的自由。我何敢用私人的交情来引诱。不过我对于先生的话，有不了解的地方，再来请教一下，好吗？

先生说：“为甚么中山先生的根据地——广东——偏偏弄得人民怨声载道？”广东人民的怨声载道，先生亲耳听见吗？还是凭敌党报纸的传说呢？普通人所不满于广东现状者，不外于打仗。然而打仗是孙先生的本意吗？岑春煊投降了徐世昌，来倾覆广东的护法政府，如何可以不打？陈炯明勾结了吴佩孚，来推翻广东的革命政府，如何可以不打？甚至于陈廉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运动，想把广州做香港第二，能够不和他打吗？这一种打仗，是孙先生的本心吗？是国民党的本心吗？现在广东又要打仗了，唐继尧从外面打来。杨希闵、刘震寰从里面内应，他们想推倒继承孙先生的胡代帅，就是想推倒南方革命政府，划除国民革命的萌芽，让帝国主义者永无后顾之忧。——唐

继尧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勾结，见《向导》周报——于是胡代帅为削平内乱而战，为保存革命政府根据地而战，为抵抗帝国主义而战。我们能够说他错吗？然而无知识的群众，有意造谣的敌党，一定又大骂国民党争权夺利，殃民开战了。革命是牺牲的事情，为中国建万年不拔的大计，如何能够没有重大的代价。先生说广东人民怨声载道，难道还不了解革命的真义，不体谅孙先生和革命党的苦衷吗？那末，我真真自悔请先生加入国民党一句话是重大的失言了！

先生根据《中国评论》来批评孙先生，批评国民党，先生完全受人麻醉了。先生知道《中国评论》是甚么人办的吗？文化破产的东南大学黄炎培、洋奴郭秉文的徒子徒孙，他们切齿于国民党，如不共戴天之仇，那里有甚么好话讲出来。先生难道相信他们吗？——在南京追悼孙先生大会中，摇旗呐喊，来捣乱会场，就是他们这一般败类所做出来的下流勾当——他们说孙先生先败于国民党本身，他们能够指出真凭确据吗？左右不过造造国民党的谣言罢了。广东内部现在还未到不可收拾的地位。真个到不可收拾的地位时，——唐继尧、杨希闵内外夹攻，国民党完全失败，才是广东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也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和孙先生何涉？和国民党何涉？国民党自然不敢说没有恶劣的党员，不过《中国评论》所攻击为少数恶劣党员，也许实在是最忠纯的党员。——我虽然

没有看见《中国评论》的原文，不过我一见《中国评论》四字，就晓得他们是如此这般的——他们说甚么改造国民党，简直想是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拔去他们眼中之钉！他们这种荒谬的论调，卑鄙的心理，先生竟援为根据，奉作批评国民党批评孙先生的南针。我真真自悔请先生加入国民党一句话是重大的失言了！

赞成中山主义者，不一定是国民党。这句话我也不赞成。难道像《中国评论》的一般人，或是相信《中国评论》如先生者，也可以说是“赞成中山主义者”吗？恐怕“中山主义”倒不会来赞成你们罢！

先生说：“对于中山先生的主义，没有十分研究，不敢盲从”这句话倒不错。不过我以为“不敢盲从”四个字，应改为“不应武断”才是。先生以为如何？

先生说：“将来有了一些研究成绩时，再作计较。”不过我要奉劝先生，要研究中山主义时，至少多读些孙先生自己的著作，或是国民党里的书报和讲演集。倘然把《中国评论》这一类东西来做研究孙先生主义的参考书，或是基本知识。我相信就研究了一生一世，也永远不会有一些成绩的。

先生的论文，前天没有申明说要保存或收还，早被我不知丢到哪里去了。我以为在先生研究孙先生主义还没有成绩的时候，这种未成熟的作品，还是不发表为是。不然，怕有人看了要上先生的当，也和先生上《中国评论》的

当一样!

我是一个老实不客气的人,只会讲老实不客气的话,
请先生勿怪!

再会!

一四,六,六夜。亚子

这两篇东西,虽然已失时效,我以为似乎还有
发表的价值。不知《新震泽》的读者,以为如何。

一四,十二,七。亚子记

(载 1925 年 12 月 16 日《新震泽》)

给汪大千的信

大千兄：

来信收到，甚么□□□严查国民党，我一点也没有希奇，我们是革命党，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须知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所谓鸟官僚者，又是军阀的走狗，帝国主义是他们父亲的父亲，我们要打倒这鸟官僚父亲的父亲，他这十七八代灰孙子，如何能够不发极呢。所以他们禁止教员学生入党，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甚而捕杀国民党，把国民党来满门抄斩，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一点也没有过分，一点也没有希奇。大千呀！你不怕杀头么？倘然怕杀头，赶快出党吧！哈哈！

一四，一二，八日夜，亚子。

（载 1925 年 12 月 21 日《新盛泽》）

祝《新震泽》复刊

《新震泽》自从七月十六日以后，停顿到现在，是我们新字号报纸在精神上共同所感受着重大的损失，不仅仅是《新震泽》一家的关系。如今柏如同志来信，说要在十二月十六日复刊，在久已渴望着《新震泽》好消息的我们，如何不惊喜欲狂呢？

我们新字号报纸有一种普通的毛病，就是容易误期，——我们叫他“睏晏朝”——那“睏宴朝”的第二步，就容易入于停顿时代了。我们的老大哥——《新周庄》，是睏过一年以上的晏朝的。我们的老四——《新震泽》也就一睏睏了四个月。在爱说俏皮话的人们，一定要嘲笑我们真真是好兄弟了。

然而现在的《新周庄》怎么样呢？他已睡足了，他已着衣下床了，他要重新起来努力的奋斗！他有一篇“一条短短的联合战线”的宣言，我现在把他转录在下面：

“当我们《新周庄》方才伸着懒腰张开眼睛复活转来的时候，柳亚子先生早已偕同着《新黎里》、《新盛泽》、《新震泽》、《新平望》、《新严墓》、《新同里》六家新字号的报

纸，环视着，伸着手臂，亲亲热热诚诚恳恳，客客气气烈烈轰轰的叫着一声：老大哥！你醒了，我们来搀你起来。‘站在一条联合战线上面，竖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架起七十生的大炮，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努力的进攻。’我们虽然久病，我们虽然初醒，但是因了亚子先生和六位新字号的同志这样热心欢迎着，我们怎能不兴奋起来振作起来呢？亚子先生的贡献我们是十二分的情愿接受。好！我们大家携手，我们站到一条联合战线上面去，打起了革命旗帜，架起七十生的大炮，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努力的进攻吧！”

看到《新周庄》复刊以后，这样的兴奋，这样的振作。那末我们《新震泽》复刊以后，也当然要同样的兴奋，同样的振作了，睡眠过了几个月，疲劳一定没有了，精神一定还复了，有充满的设备，有储藏的勇气，睡狮一吼，如何不使百谷震惊呢？并且，在《新震泽》方才伸着懒腰睁开眼睛复活转来的时候，我们六家新字号的报纸，——除去了《新震泽》本身，却添了一位老大哥的《新周庄》，所以仍旧是六家——一定也要环视着，伸着手臂，亲亲热热诚诚恳恳客客气气烈烈轰轰的叫着一声：我们的老四！你醒了！我们来搀你起来，“站在一条联合战线上面，竖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架起七十生的大炮，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努力的进攻”。我相信《新震泽》虽然久病，虽然初醒，但是因了六位新字号的同志这样热心欢迎着，《新震泽》

一定会十二分的兴奋起来振作起来呀!

我已经听见着《新震泽》答应呼声了，——是和《新周庄》同样的呼声——“好! 我们大家携手，我们站到一条联合战线上面去，打起了革命旗帜，架起七十生的大炮，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努力的进攻吧!”

《新震泽》努力! 我们各种的新字号报纸要一齐的努力!

(载 1925 年 12 月 16 日《新震泽》，署名YT)

国民党之对于中国

《新盛泽》出周年纪念册子，遽轩要我做文章，蔚南又出了许多题目给我，我拿来一看，觉得都是很不容易做的，还是一个《国民党之对于中国》的题目，稍微阔大而宽泛一点，比较的容易交卷，而且我是一个国民党的党员，借此也可以尽一些宣传的义务，于是我就拣了这个题目，动笔做了。

要了解国民党的宗旨，先要了解中国的现象，中国的现象，为什么糟糕到这样地步呢？我敢说一句，是革命不彻底的报应，辛亥以前，大家晓得，君主是要不得的，异族君主更是要不得的，于是有知识的人，就群趋于革命一途了，我们反对君主，反对异族君主，一半是为他专横，一半是为他腐败，要晓得专横和腐败，不是君主一人的单独罪恶，是全中国大大小小官吏的普通罪恶，所以要有彻底的革命，除了推翻君主以外，非把一般大大小小专横腐败的官吏，一起推翻不可，可是我们辛亥的革命呢？说也可怜！只撵走了一个溥仪，捧上了一个袁世凯。袁世凯是甚么人？他本来是满洲政府底下的军机大臣直隶总督部

堂，他懂得甚么是革命，甚么是共和，只晓得从军机大臣直隶总督部堂再升上一级，变做皇帝——他的代名词是总统——罢了。他既是官僚派的首领，那末他手下的虾兵蟹将一般攀龙附凤的东西是甚么资格？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十三年来的扰乱，头脑不清楚的人，硬抱怨到革命党身上，怪他说真方卖假药，其实真正冤枉，中华民国成立了十有三年，革命党又何曾一天掌握着政权呢？左右不过是满清政府的馀孽，袁世凯的徒子徒孙，在那里兴妖作怪罢了。还有一层，也是中华民国的致命伤，就是人民没有程度，不能运用代议制度，这一层道理，革命党本来是想到的，所以在武昌起义以前，所定的革命方略，是把革命进行的过程，分做三个时期的：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第一期是破坏时期，专以武力扫荡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第二期是过渡时期，在此时期中间，施行约法，——这就是和汉高入关与秦民约法三章一般意义的约法，是规定人民的义务权利，和革命政府的统治权的，不是民元粗制滥造的临时约法——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要一县的自治办有成效，才能够民选县官，要多数县分达到完全自治，才能够组织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在没有制定宪法举出总统议员以前，要由革命政府依据自己颁布的约法，执行训政特权的。直到第三期建设完成时期，已经有多数县分自治办有成效，民选县官，组织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举出总统议员，革命大

功，才算告成。那不是极有条理极有步骤的办法吗？可笑辛亥革命，一塌糊涂，第一期破坏还没有完成，第三期的建设却居然冒牌成立，于是贪官污吏土豪恶霸摇身一变，便都变成代表民意的神圣议员了，共和时代的议员，似乎比专制时代的绅士，还要说得嘴响一些，其实有甚么两样，恐怕是一蟹不如一蟹吧！所以国会议员出卖总统和外交，省议员出卖议长和查办案，县议员市乡议员也就招摇撞骗，无恶不作起来：他们的来路，比甚么都污秽；他们的流品，比甚么都混杂；他们的脑筋，比甚么都齷齪；他们的知识，比甚么都卑下；他们的举动，自然是不言而喻，不问而知了，滔滔者天下皆是，除了最少数洁身自好者以外，恐怕谁也不能免猪仔的臭名吧！所以代议制度，地方自治，在人家国度里面都是很有成绩的，而移植到我们贵国来，便立刻破产，言都是没有经过军政时期的扫荡，和训政时期的训练，所以闹成非驴非马的结果罢了。照上面所讲的话，归结起来，辛亥革命的失败，第一是官僚政治，没有廓清摧陷；第二是人民程度，没有提高普及，再换一句话说，就是革命不彻底五个大字，汪精卫先生说得好：“中华民国的招牌，原是孙先生打成的，却被一般强盗抢了去，如今我们要从强盗手里，再把这招牌抢还来。”这是何等痛切的论调呀！现在国民党对于中国的工作，就是继续革命的工作，就是把辛亥革命失败以来的历史，一笔涂去，重新再来的工作，就是履行革命方略，实现“以党

建国,以党治国”八个大字的工作,有良心的人们,快快起来帮同我们合作罢!

(载 1925 年《新盛泽》周年纪念册)

告国民党同志书

同志们！

党的重大问题，临到我们头上来了，大家起来注意吧！

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须在广州开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案。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十五年元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的决议案。在法理上的根据，早已铁案如山，不可移易。而林森、戴季陶等偏要妄用筹备处名义，违抗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案，违抗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的决议案，公然和所谓同志俱乐部的叛徒覃振、石瑛、石青旻、居正、茅祖权等相勾结，在北方召集非法会议，真真是别有肺肠，不可测度了！

林森、戴季陶等他们的一般羽翼，要掩护自己违抗中央决议案的罪恶，便尽量地散播着毁谤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谣言，而其最大借口，不过联俄和容纳共产份子两事。不晓得联俄和容纳共产分子，都是本党总理孙先生

的遗训，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过接受遗训而继续执行罢了。林森、戴季陶等和他们的一般羽翼，如其借口联俄和容纳共产分子而反抗中央时，便无异反抗总理的遗训！

联俄是罪恶吗？为什么总理遗嘱上，要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试问现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除了苏俄，还有哪一个？请鲍罗廷做党务顾问，是总理的主张。并且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三号上，主席说明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过情形时，也说“今日有此成绩者，实以得俄人鲍君之力为多”。这一天的主席，就是林森，所谓俄人鲍君，当然就是鲍罗廷。林森难道把自己赞美鲍罗廷的说话，都忘记了吗？要晓得本党联俄政策，和苏俄的肯帮助本党，都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绝对需要的事情，列宁说得好：“世界上十二万五千万的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向二万五千万的压迫人民，要求解放。”这就是苏俄对于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者决斗的宣战书，也就是对于东方和西方被压迫阶级救济的福音。我们中国，不是东方被压迫民族吗？不也是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吗？我们要国民革命成功，要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完成我们民族主义，当然非联俄不可了，同时，苏俄的帮助我们，一方面是要巩固他们立国的信条，一方面是要雄厚他们作战的阵线，因为苏俄也是崭新从帝国主义封锁政策中间解放出来的民族，他们自己还在帝国主义者的四面进攻中，他晓得要完全打倒

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使自己没有后顾之忧，非激起世界大革命不可，而要激起世界大革命，第一非援助中国的国民革命成功不可，所以苏俄的帮助我们，实在无异于帮助他自己，在这种利害相同的关系中，当然是诚意的帮助了。譬如强盗黑夜打劫人家，有守望相助之责的邻人，出而帮助事主，抵抗强盗，在邻人的出来帮助，一方面是情谊上的关系，一方面也是利害上的关系，因为强盗倘然抢完了事主，便难保他不抢到邻人的家里去。但是昏愚的事主，却硬说邻人的帮助，是不怀好意，坚决地抗拒他进来，情愿让强盗抢完自己家里的东西，这岂不是荒谬到一万分吗？一般反对联俄的人，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说甚么赤色的帝国主义者，说甚么主义的侵掠，在寻常的国民，已经荒谬得可笑，何况号称本党党员，号称接受总理遗嘱的人，而对于总理联俄的重要政策，公然要发表反对，这真真是总理的叛徒了！

说容纳共产分子是罪恶，尤其是笑话。总理遗嘱上说道：“唤起民众”，所谓民众，当然包括着全国国民中间最大多数的工农阶级了。因为工农阶级，在全国民众中数量最多，所以革命的能力最大，而且他们受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压迫，感受痛苦最深，所以革命的可能性也最浓厚，不比资产阶级和知识阶级，处处包含着妥协的危险，这是可以拿事实来证明的。所以我们不要国民革命的成功则已，要国民革命成功，非把工农阶级宣传和组织起

来,使他们加入革命的队伍,是没有第二个办法的。同时,共产党是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政党,既然要吸收工农阶级,绝对无排斥共产分子加入本党的理由,因为工农阶级如其得不着真实的觉悟,不会加入国民革命的队伍中间来,他要是加入国民革命的队伍时,他当然已得着真实的觉悟,当然要主张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他们对于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的共产党,当然如磁石之与针,有顷刻不可离异之势。所以拒绝工农阶级而要实行国民革命,无异于缘木求鱼,容纳工农阶级而要排斥共产分子,更无异于痴人说梦。并且,我真正不晓得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更为什么要排除共产分子?“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可以包括共产主义”,不是总理的遗训吗?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间,总理关于民生主义的演说,说得何等清楚,做本党党员的人,如何可以挟持成见,硬不信服呢?同时,倘然共产分子加入本党而立刻要实行共产主义,我们的怀疑和反对,或者还有理由可讲。如今,他们明知实行共产主义的条件,还未完备,他们并不主张立刻实行共产主义,他们只是来帮助我们实行国民革命,以渐将来有渐进于实行共产的可能,正和总理所主张“将来的共产”,完全符合,我们又为什么要拒绝他们呢?而且譬如在海洋中探险,即令甲队的人,主张目的地在A岛,而乙队的人,却只主张目的地在C岛,但若无论如何,要到A岛,非先经由C岛不可,则甲乙两队的人,仍然有非通

力合作不可之理由。现在甲队的人，也相信必需先经由C岛以达A岛，所以诚意和乙队的人合作起来，想一同达到C岛的目的地，而乙队的人，却反对甲队的人要到A岛，并且不要他们合作以同到C岛，于是先在狂风巨浪的中间，火并起来，想把甲队的人打下水去，这是甚么道理呢？但甲队的人如果被打下水，乙队的人，亦恐不免连人带船沈没到海洋风浪中间去。你想这乙队的人，还是智者，还是愚者？世界是前进的，人的思想意识，也要跟着世界前进，总理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第一伟人，就在他四十年间时时刻刻的前进。现在最无聊的，就是一般自命为老党员，不把新人物放在眼里的人，排斥共产分子的主张，也以此类人最多。不晓得本党改组，其目的全在吸收新分子，而新分子当然是属于共产党者居多。所以排斥共产分子，就是断了本党新生命，就是阻挠国民革命的成功，老老实实说，就是总理的罪人，也就是本党的公敌！

上面所讲的话，都是关于理论方面的，如今要归结到事实方面来了。事实方面，广州的国民政府，是完全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统治之下的，也就是完全在反动派所指斥为联俄袒共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统治之下的。那末，看国民政府的功罪，就足以证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功罪，也就足以证明他们所谓联俄袒共的功罪了。我们平心静气而论，广州现在的局面，比九月十二日以前如何？比八月二十五日以前如何？更比六月以前如何？我相信苟其不是

被国民政府所划除的一般悍将贪官以及依附他们的无耻政客，总不能说以前是好现在是不好的混话吧！我晓得广州近来的措施，的确是军令严明，仕途整肃，种种的苛税虐政，早已一举而扫除净尽，还有工农群众的觉悟和组织，都不是旁的地方可以相提并论，那不是国民政府的政绩吗？不是中央执行委员的成绩吗？自然，也有少数人不满意于现在广州政局的，就是我上面所讲被国民政府所划除的一般悍将贪官以及依附他们的无耻政客，他们从前借着本党的名义，在广州造了种种罪孽，正合着总理十三年秋间在大本营所讲“戴着我的帽子，来糟蹋我的家乡”的痛语。他们现在恶贯满盈了，被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断然的处置，打破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当然要造谣生事，说汪精卫、蒋介石诸先生怎样的操切从事，怎样的挤排异己，甚至于一口毒气，都呵到苏俄顾问和共产党身上来。其实汪、蒋诸先生忠于国，忠于党，忠于主义，忠于总理遗训，想把广州弄成一个好好的局面，来做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对付这般的革命障碍物，为人民害虫，戴着总理帽子，去糟蹋总理家乡，甚至于糟蹋总理主义的人，当然只有请他们走路，有甚么操切从事和挤排异己之可言！就是胡汉民、许崇智两同志的不能不离开广州，在精卫先生十月二日在陆军军官学校就职党代表的演说词中，也明明说破。“须知道他两人诚然不是反革命，而许多反革命的正在包围他，拥戴他，又何能投鼠忌器呢”？那

是何等痛切的话语！所以在个人方面立场，疑心着汪、蒋诸先生的行为是恩怨或权利起见者，便是始终不晓得主义为何物的蠢徒，至于死咬着鲍罗廷和共产党人的，尤其可笑。难道没有鲍罗廷和共产党人，广州便应该永远像从前的一塌糊涂吗？没有鲍罗廷和共产党人，本党便决不会有自动革新的事情吗？现在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统治各地中最要的工作，是宣传一切民众，使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和组织一切民众，使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鲍罗廷和共产党人，的确有参加和贡献的地方，在实际上也不过帮助我们做此等工作罢了。一切民众既知且能为自己利益而奋斗，难道还怕他们能够欺罔和迫压不成？我们本党倘然不想欺罔和迫压一切民众，难道还抱怨他们帮助我们工作不成？这真真是万分的笑话了。总之，我们今日为了中国前途，为了四万万人民利益起见，绝对相信广州当局确能代表主义而奋斗，确能接受总理的遗训，确能符合全国革命同志的愿望。林森、戴季陶一般人，自己不肯站在革命的前线上奋斗，反而去勾结反革命的势力，甚至于去领导反革命的势力，要掀起党内轩然大波，图谋倾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产生的国民政府，至少亦减损其威望，增多其纠纷，以为快心之举，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叛党叛国叛总理吗？全国同志，人人得而声讨之矣！

最后的一句话，我们要绝对拥护现在广州的中央执

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我们要绝对反对林森、戴季陶等一班叛徒们所召集的北方非法会议。我们对于非法会议的决议案，只当它和同志俱乐部开除汪、胡、蒋诸同志党籍及否认总理遗嘱一样的滑稽，绝对不能为了它而发生党内的任何问题。我们要建议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林森、戴季陶等一班叛徒们的党籍，免得他们招摇撞骗，再做捣乱的勾当。我们要在各级党部中间，严厉的驱除叛党分子，完全本党的组织。我们必须如此，方不愧为本党的党员，方不愧为接受总理遗训遗嘱的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

同志们！大家起来注意吧！大家起来努力吧！

（载 1925 年 12 月 29 日《中国国民》第 15 期）

1926年

磨剑室钞存乡先辈已刊未刊稿本题记*

(1915年3月—1926年8月)

吟晓楼稿

附梦兰诗六首

吴江陈蕊元芸圃撰

曩岁辛亥于陈丈聘如(元珍)许见《花间寻梦图》残册,盖里人陈芸圃(蕊元)悼其妇李梦兰(嫫)而作者,图经散失,仅存题词十馀家,已尽录之,畀陈子巢南(去病)编入《笠泽词征》矣。客冬,老友沈子眉若(昌眉)忽持芸圃手写《吟晓楼诗稿》两册见赠,云拾自字纸炉者,盖秦火之烬馀也。酒间把视,相与太息,聘如丈适亦在座,因言伊家别藏《吟晓楼稿》一册,篇目与此各异,爰亟假观,知沈子所得为芸圃少年时作,而丈所藏者则后来写定本也,用

* 柳亚子先生藏书中有大量吴江地方文献,且大多写有题跋。多年来,这些题跋既未经系统整理,也从未公开发表。这次编集,特约请上海图书馆沈津同志据该馆善本书库所藏吴江文献,对亚子先生的亲笔题跋逐条抄录,全面整理,共得 270 余则,资料弥足珍贵。

是倩人录副，与沈本并存篋衍焉。沈本末页附有“梦兰诗”六首，淡墨欹斜，字极娟秀，殆出闺中人手自写存者，不为祖龙所攫，亦云幸矣，仍为录副，附订此本之末。考徐山民（达源）《梨里志》云梦兰一字子姍，附贡生大有女，少颖悟，通韵语，适中表陈蕊元，仅四载卒，年二十五。蕊元辑其诗，得成篇六首，曰“梦兰遗诗”。然则此区区一小册，后有求陈李伉俪唱和之艳迹者，弗能外是矣。中华民国四年春三月四日灯下。邑子柳弃疾谨识。

话雨楼诗合钞本两卷

吴江徐涛（江庵）撰

余家旧藏《话雨楼诗集》钞本一小册，为邑先辈徐江庵先生所著，不知何许人写？卷首有题字云：“此残编也，全稿在吴云璈处”。亦不知何许人题也？嗣考《灵芬馆鬻馀丛话》及《樗园销夏录》诸书，知江庵歿后，遗稿为频伽手辑，袁湘湄、朱铁门诸公并有题词，后为吴云璈取去，欲以付梓，未几而云璈下世，零星稿本，遂不可考知云云。与旧藏本所题者合，因以吴云璈处全稿弗能复得为恨。去年秋，陈子巢南自海上来，顾我磨剑室，出一编相示，题曰：“郭频伽手写本话雨楼诗草”，谓是社友蔡寒琼自燕市购得原稿而录副相示者。诗为江庵庚戌一年所作，盖即游邓尉放歌之岁也，考其临命亦在是年。意者频伽所辑，

年自为卷，而寒琼所得适其一欤？与余旧藏本相校，仅重出三首，余皆不同，盖余本都庚戌以前所作。爰倩人合两本钞之，仍依原次分为两卷，不相合并，虽非全稿，然亦可以窥豹一斑矣。既寒琼知余旧藏，亦驰书来索，云将醖资合刊，因再录副贻之，并志于此，以为他日是集出世左券云。中华民国四年春三月四日灯下。邑子柳弃疾谨识。

江庵于诗外兼精绘事，寒琼更于燕市得其仿瓯香馆梅花小景两帧、便面一页，因以便面归余，而画帧则各取其一。余所取帧、寒琼为题小令，并志颠末。寒琼别藏一帧，余亦有题诗焉。夫吴江、燕市相去几万里，江庵距今又百数十年，遗诗断画，流转飘零而卒完好无恙，斯已奇矣。寒琼以粤人先得江庵之画，继得其诗，将以诗稿付梓，而画则与余分藏之，从此中原望气，迢迢灵迹，一落罗浮之畔，一归卧分湖之滨，岂不更奇。然则画帧之归寒琼者，殆江庵有知，冥冥中特酬其刊集之劳。而寒琼复肯以一帧见惠，俾楚弓楚得，宁非大幸。独惜余浅陋无能为江庵役者，徒以乡里后进得握此鸿宝为已有，能无欣愧交集哉。弃疾再记。

寒琼名守，又字哲夫，广东顺德人，能诗善画，并记于此，备百年后得此册者考证焉。

案：据《灵芬馆诗集》及《樗园销夏录》，江庵邓尉之游及其下世并在庚戌岁，此志独作壬子，盖复翁记忆偶误

耳，要当从庚戌为正。邑后学柳弃疾识。

毛六泉学宪诗稿一卷

文稿一卷附毛宇征侍郎诗稿一卷

松陵毛衢六泉撰

毛六泉、宇征诗、文稿各一卷，芦墟沈宝权处有抄本，余从转录成此。中华民国六年三月十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露香阁诗草一卷*

吴江严蕊珠绿华撰

《露香阁诗草》，原帙余未见，见者祇《随园女弟子诗选》十九首、《松陵诗征续编》五首、《怀旧集》附女士诗录六首而已。窥豹一斑，未足尽其量也。繙撮之余，偶为选录，去其复出者，存二十五首，写为一卷，仍署旧名，它日延津可合，则此其刍狗尔。中华民国六年九月十五日。柳弃疾并记。

选录前稿既毕，又于“随园八十寿言”中得此，爰写为

* 柳亚子手抄本。

补遗。弃疾再识。

此册为余三年前所辑录，盖当时未见《露香阁全稿》也，后于芦漪陈丈祥叔处借抄得之，延津可合，竟符初愿，兹虽覆瓿，亦无憾已。中华民国九年五月。弃疾补记。

沈王合稿

沈清瑞、王苞孙

此册为沈藏生骈文一首、赋二十三首、词二十二阕；王铁夫赋八首、词三十四阕；王西堂诗四首，旧在陈丈聘如处见之，与赵开仲《青草滩杂咏》、陈二赤《和答百娇吟》合为一帙，余因假归，倩人录副而分订焉。顷于里中邱氏得画堂先生手抄本《藏生、铁生赋钞合璧》一册，与此正合，唯少骈文及词，又无西庄诗耳。画堂先生云，祖本出秦海门，又叶南邨钞别本均有词，然则余曩所见者为秦为叶，抑别为他人传钞之本，殆未可知矣。既喜邱本之再为余获，因志之若此，邱氏与余家有连，藏书檀一时之盛，今其后人陵夷不能保，闻什之八九为人攫窃以去，余所获者百余册，亦尚有秘本不著在也，俯仰盛衰，又不禁惘然已。中华民国六年九月廿四夜。松陵柳弃疾记于楔湖赁庑之磨剑室中。

水竹庄诗草一卷

吴江三江连云龙畝石撰

民国六年秋，从老友沈眉若君(昌眉)处借到吴柯亭先生(家骥)手抄本，倩沈剑霜君(次约)录副。柳弃疾珍藏。

依吴柯亭先生手抄本录副，并过圈点。亚子记。

月当楼小稿一卷*

吴江徐应嫵姍若撰

《月当楼小稿》，一册，系以粉笔书于黑纸上裱成册页者，未知出徐夫人手写否？题签之金淑，亦未稔何人？汪桂芬，字素娟，有与夫人及叶秋霞女士同题徐北漈莼菜画册诗，疑是吾邑闺秀。韵梅夫人即钱清婉，则陈梦琴先生德配也。是册余从芦墟许盥孚(观)处假得，为迻录一通，并志缘起如右。中华民国六年丁巳冬十一月二十八日灯畔。邑子柳弃疾谨识于黎里寓楼。

桂芬诗有畹亭姐随任甘省小注。今按《平望志》，汪

* 柳亚子手抄本。

蕙芬，字晚亭，广西上思州知州鸣珂女，肃州嘉峪关巡检程凤坡妻，随任塞垣，著有《西凉游草》。然则桂芬乃鸣珂之女，蕙芬之妹，确为我邑人矣。中华民国七年十二月十日。弃疾记。

话雨楼诗集一卷

吴江徐涛江庵撰

此书眉注云云，系邑人陈去病据郭灵芬手迹校勘者，然只“山顶”作“绝顶”，“独坐”作“坐起”，“香志”作“香台”三则为不悞，余如“六乙”手迹并不作“己巳”、“岁年”并不作“岁月”，“登顿”并不作“登顶”，而“山僧邀客”一联，“一言告梅花”两联手迹，均已乙去，盖去病并未亲见手迹，唯依粤中妄人某迻录本耳。今手迹仍在妄人处，唯已石印流传，与去病所注悉不合，余恐他日以误传误，重为妄人所欺，故特辨之如此。中华民国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柳弃疾记。

迻三江征君遗稿

迻云龙耕石撰

此先高祖古楂公手钞本也。顷倩陈君屋厂（洪涛）重写一本。丁巳旧历大除夕，即民国七年二月十日，弃疾校

毕并志。

曹翠亭先生诗词摘本

震泽曹吴霞豪雷撰

此亦古槎公手钞本，与三江遗稿合订一册，今为录副，仍依其旧。弃疾志。

楼居小草一卷

吴江沈璟树廷氏著

《楼居小草》一册，余家藏旧钞本，顷觅人写副以广流传。中华民国七年戊午仲春。邑后学柳弃疾校罢并记。

静念斋诗稿一卷

吴江迓尚志倍功著

右册为先高祖古槎府君手钞本，顷觅人写副。民国七年戊午仲春弃疾校竟并志。

繡余吟一卷、素言集一卷、补遗一卷

吴江袁希谢寄尘著

此册从薛君公侠许假归，倩人录副，时中华民国七年戊午春四月。柳弃疾记。

宜琴楼遗稿一卷*

桐乡女史归汝南严鍼指坤著

桐乡严指坤女士为吾邑震泽镇举人周善咸（仲阮）室。周亦寄籍桐乡。友人薛公侠（凤昌）云，此册旧有刊本，清光绪丁酉岁冬十月钤版，今藏薛君许，余假归倩人录副，校毕附志数语。时中华民国七年春四月十三日。柳弃疾记。

月当楼小稿一卷

吴江徐应嫵姍若撰

姍若夫人诗，余初从陆赓南（树棠）得《须曼华馆小稿》，继从许盥孚（观）得《月当楼小稿》，都已付钞藏弃矣。

* 柳亚子校。

顷复自沈丈屋庐(廷镛)许别获此册,亦署《月当楼》,而篇什字句与许本互有异同,因亦囑人录副,他日当并三稿汇辑一编,庶几南洲遗墨不致淹灭无闻欤。时中华民国七年七月七日。邑子柳弃疾记。

深柳读书堂诗稿附词稿*

吴江郭元灏清源撰

海粟居士《深柳读书堂诗词稿》一帙,为吴柯亭旧藏,后流转入陈梦琴家,余从梦琴后人祥叔丈假归,手录一通,于是天壤间此集始有二本矣。世传居士名号仅曰元灏、清源。今此帙有“郭印纫兰”一章,知为居士旧讳,与顾竹友“梅花诗”所载吻合,而柯亭题辞称为“少山先生”,则居士又别字少山,亦足与叶召《封益斋集外诗》互相印证也。中华民国七年夏七月二十八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卷中郁屿光一作东溪,又作砚霏。郁澄斋,一作南坡,又作东桥。胡木斋,一作丕澄。今按《分湖小识》,郁文,字承哉,一字澄斋。(《分湖遗诗》作郁丕烈,字承哉,号诚斋。)胡一珠,字丕澂,号木斋,与此正合。唯郁屿光不详何许人?《小识》有郁吴邑,字若郇,号省斋。《分湖遗诗》谓为诚斋之兄,未知即屿光否也?并记于此,以俟

* 此为柳亚子手抄本。

知者。

碧梧小榭诗钞四卷附补遗一卷

吴江柳塘石生撰

右则录入《碧梧小榭诗钞》，卷端并注：“采秋夜五律、夜泛偶成五律共二首”，顾刊本《诗征续编》竟付阙如。考《梨里续志》，载陆雪亭刻《诗征续编》，聘子松操选政，与从子昌醇共事校辑，年馀书成，陆君复就商于海昌名士蒋寅舫（光墉），被其任意删削，陆君因据其本以付手民，子松见之，愀然曰：“是书乃我邑人文之系，或以人存诗，或以诗传人，此中去留不应（？）由私臆，付之一叹而已。”云云。然则少湄公之诗，亦必为夫己氏妄删，此实吾邑文献一大厄也。又闻子松别有《松陵诗钞》之辑，殆惩于蒋之往事，而欲别树一帜者，惜其书未得见，即《梨里续志》撰述类及《静远堂集》亦都未载，不知究有成书否也。附志于此，以俟征求。弃疾记。

案族祖少湄公，讳塘，字石生，别署分湖小柳。生嘉庆二十一年，卒道光二十一年，厚堂公曾孙也。祖鹤巢公，讳梦松，字穆昆。父云湄公，讳炜，字文焕。少湄公年少能诗，惜为饥寒所困，未竟所学而歿。此《碧梧小榭诗钞》四卷，为其从父松琴公所辑存者，孤本单行，遗亡堪

虑，今重写一通，拟付剞劂，庶广流传焉。中华民国七年夏八月二日，族孙弃疾识。

颐斋诗补遗

吴江柳墟伯和撰

右二首见松琴公《焦桐吟馆诗话》，为《颐斋诗存》所无，盖不在十六篇之列者，然至今日则吉光片羽，均堪宝贵矣，故列补遗。弃疾记。

右则有朱笔眉注：“务乞稍选，以存其人”八字，当是松琴公手迹，别有黄笔将“独鸟夜来过，不知风雪起”一联，改作“酌酒与君别，四山风雪起”，而次篇则全首乙去。又黄笔眉注录一首，题“送袁春湖次松琴从父韵”，又眉评：“‘独鸟’二句，有比兴意而不醒，反似隔断上下，下首无甚意思，移‘酌酒与君别’句置此，则一首已足矣”云云。字迹与松琴公不类，疑出陈子松手，盖亦曾选入《诗征续编》稿本，而复为蒋氏削去者也，并志之以谄来者。弃疾记。

案族祖韵生公，讳墟，字伯和，别号悟閒生。生嘉庆十九年，卒道光十六年，厚堂公曾孙也。祖友芷公，讳梦花。父秋园公，讳煌，字曜庭。韵生公绩学早世，松琴公

为辑成《颐斋诗存》十六篇，弃疾复搜得补遗两篇，以卷帙过少未能单行，用次《碧梧小榭诗钞》之后，旧有顾子仙前辈一序，今已散佚，弗可睹。题词亦无从搜集，姑从焦桐吟馆、修梅馆、碧梧小榭诸集迻录，得数什，弁诸简端云。中华民国七年夏八月二日，族孙弃疾识。

小园诗贻*

吴江柳坡仲宣撰

案族祖小园公，讳坡，字仲宣，生嘉庆二十三年，卒道光二十五年，韵生公胞弟也。生平诗不多作，亦无存稿，仅于松琴公《焦桐吟馆诗话》中获此一绝，疑是断句，姑录之，附于碧梧小榭、颐斋之次，使读者知吾族尚有此诗人云。中华民国七年夏八月二日，族孙弃疾识。

自怡集一卷

松陵顾复撰

《自怡集》，一册，系旧抄本，余从襍湖朱剑芒（慕家）假归录副。诗极清丽，似清康、乾间人笔墨，唯中有数首与张雪窗《秀埜山房诗》重出，不知何故？中华民国七年夏

* 封面题“大港柳氏遗书之一”，
此为柳亚子手抄。

八月三日。柳弃疾记。

吹箫集一卷

杨象济利叔著

杨汲庵《吹箫集》一卷，旧有刻本，余从莺湖吴茗余（淇）假归，属人录副。中华民国七年九月十一日灯背。柳弃疾校毕并记。

红梨阁诗草一卷

上元侍史费淑著

上元侍史费淑为我邑朗夫中丞孙妇，所著《红梨阁诗草》，向未印行，藏其子姓家，友人沈毓清尝假归，倩吴庭表之待姬君达女史写一副本。余复属顾无咎从君达钞本迻录，此帙于是人间始有第三本矣。其《翼斋伉俪纪略》则自《陆氏世略》摘出，盖其子姓所自述者也。中华民国七年九月十一日。邑后学柳弃疾并记。

是年十二月十七日，吴子抗云（庭表）复以君达写本一帙见畀，于是天地间此集有第四本矣。君达姓赵氏，吴门人，归抗云数载。抗云曾作“如此湖山图”，余为撰小记云。弃疾牵连记。

寿松堂诗稿十八卷

震泽陈来泰仲亨撰

《寿松堂诗稿》共十八卷，余家旧藏只七卷，此先曾祖蒔庵府君跋语所引为遗憾者也。今年夏，弃疾以事赴东江，起居沈丈屋庐，道及斯集，云有旧钞本，乃得之盛湖故家者，因请假观，则赫然十八卷具在，惊喜过望，急倩平君剑南录一副本，庶几窥豹还珠，弗负先曾祖初愿已。卷首汪、屠、梁、姚诸序及自序一篇，为余本所无，因亦补录，唯所谓词一卷者已弗可得，仅诗稿中附存三阕，又文一首，乃并《笠泽词征》、《松陵文录》所选辑者，别写存诗馀、杂著两种，仍附简末，他日当付梓人，公诸宇内，爰志其离合之迹如右。时中华民国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柳弃疾记于楔湖寓庐之磨剑室。

附柳兆薰跋

在《寿松堂诗》七卷，吾邑陈丈初庵先生所著也。先生古文选刻在《松陵文录》中，凌君砺生内部为作小传，已存行谊梗概，先是先生刻诗话时，曾以诗全稿托江山刘司马卯生代为庋藏，歿后仲君子湘以先生诗入《留爪集》者什之一，其副本竟落在先生族人某七十老翁处。甲戌冬，

余介斫生转求始得借观，共编十八卷、词一卷，均先生手自删存，颇睹真面目，急倩蒋君静甫钞录，以备他日选刻。奈老翁性怪而褊，火索如追逋，七卷甫毕事，已迫不及待，不得已，姑以全卷返之。是录起嘉庆初年，迄道光七年而止。元龙豪气，此时为最，日后虽多精进老到之作，殆亦未能逾此也。至与先赠君订交在岁壬辰，故七卷中未见唱和之什，欲窥全豹，且俟他日珠还。书此藉志颠末云。时光绪纪元孟春上元节日。同邑后学柳兆薰校毕，书于胜溪草堂。

知无涯草庐诗二卷

长洲徐美玉父著

玉父尊人师竹翁(琢)，尝医寓红梨，与陈梦琴同主沈氏古鲸琴馆，诗见《盛湖诗萃续编》。今玉父《南楼吟草》中有“余在松陵”及“将至枫江”诸题，是玉父亦我邑寓公也。其《秋篷话雨册》，陈梦琴、金耀甫都有题句。名父之子，寄情风雅，固异于翩翩裙屐矣。此册原稿藏梦琴后人祥叔处，余未得见，见陆赓南所写副本，因命儿子无忌重录一通，并志缘起如右云。中华民国七年九月十六日。分湖柳弃疾记，无忌敬书，时年十二龄。

瑄朗阁词钞

吴江张宝钟芑吏撰

芑吏先生《瑄朗阁词钞》已散佚，余求诸其家，弗可获，别从芦墟陈梦琴先生后人祥叔丈（文濬）处得《梅边吹簫谱》八阕、《饼说庵词》五阕，合诸仲子湘先生《咒红豆庵词》中附见四阕，梦琴先生医案后附见一阕，又《红梨社诗钞》选录二阕，共计二十阕，补辑成卷，冠以旧名，庶与喆兄薇人先生《花月填词馆绮语》并行焉。民国七年戊午秋十月六日夜，邑子柳弃疾识。时距写定薇人先生词稿之年已八阅寒暑矣。流光荏苒，不胜观河皱面之叹！

金陵游记一卷

沈大本礼堂撰

《金陵游记》，为沈礼堂先生（大本）遗著，未及印行。顷其裔孙知余搜罗乡邦文献，录副见惠，意甚可感也。中华民国七年十一月，邑后学柳弃疾志。

桐竹斋诗稿三卷

清陈封著

《桐竹斋诗稿》三卷，邑前辈陈二白先生（封）遗著，未刻本，余以一金购得。中华民国七年十二月一日。柳弃疾记。

红梨阁诗草一卷

上元侍史费淑著

《红梨阁诗草》一卷，上元侍史费淑著。淑为我邑陆怡庭先生（孝愉）德配，即朗夫中丞孙妇也。此册乃芦墟吴抗云（庭表）姬人赵君达手抄，余从抗云乞得者。中华民国七年冬十二月十八日。柳弃疾记。

费夫人字翼斋，不详其籍贯，据《陆氏世略》仅载湖北巡抚晓岩公玄孙女云。

紫珊遗稿一卷

吴江陆绶光延撰

陆光延先生（绶）为朗夫中丞长子，工楷书，充四库馆誊录。幼尝随中丞公之山左任所，见麓中有破絮一裘，拾

而藏之，曰“此我父学业之所由成也，敢不自勉。”由是益刻苦，学亦日进，发为诗文，深沉浓郁，年二十一卒。所著《紫珊遗稿》，向未刊行，余从其裔孙处假读，倩陈丈祥叔（文濬）录副藏弃焉。中华民国八年一月三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露香阁诗存一卷

绿华女史严蕊珠著

《露香阁诗存》，旧有刻本，芦墟张祥叔丈（文濬）录副惠赠。中华民国八年一月三日。柳弃疾记。

松阴小舍诗存四卷

震泽黄象曦亮叔著

黄亮叔先生《松阴小舍诗存》四卷，旧藏董湄村先生所，今归陆赓南，余从借观录副。中华民国八年一月四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屏山草堂诗集一卷

郭尚先《屏山草堂诗集》稿本一卷，今藏芦墟陆赓南（树棠）所。著者籍贯未详，据卷中“思邹公作吾乡县令”

前邹公而题注，称公乾隆十年任吴江令。又“节妇沈邵氏哀辞”题注“邑平望人沈士珍之室”，然则著者实吾邑人矣。既倩人录副，并志缘起如此。中华民国八年一月四日。吴江柳弃疾记。

分干诗钞四卷*

吴江叶舒璐镜泓著

《分干诗钞》，旧印本藏芦墟陆赓南（树棠）许，余借观录副。中华民国八年一月五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江上怡云集八卷

吴江丁廷彦济川撰

《怡云诗集》八卷，稿本，藏陆赓南处，余嘱人写副。中华民国八年一月五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孤鸿编四卷

震泽殷增曜庭著

《孤鸿编》，旧刊本，两册，藏陆赓南所。余嘱人写副，钞胥潦草，殊不称意也。中华民国八年一月六日。柳弃疾记。

* 柳亚子校。

木庵先生杂著一卷

吴江沈翔木庵著

沈木庵先生杂著一卷，从朱剑芒手抄本录副。中华民国八年一月十一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木庵选馀诗稿一卷

吴江沈翔木庵著

沈木庵先生《红叶山房诗》一卷，刊入《留爪集》中，此其选馀之稿也，余从朱剑芒手抄本录副。中华民国八年一月十一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睫巢文稿一卷

吴江吴鸣锵铸生著

吴铸生先生《睫巢文稿》抄本，藏楔湖朱剑芒（慕家）处，余嘱人写副。中华民国八年一月十二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东里一廛文集

附少谷先生年谱

吴江吴士坚少谷著

吴少谷先生《东里一廛文集》，稿本，藏楔湖朱剑芒（慕家）处，余嘱人写副。中华民国八年一月十二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明年，复从江城费伯缘丈（善庆）处得见江阴徐绍基所编《少谷先生年谱》旧刊本一册，因附钞于后。弃疾并志。

孟子疏证

吴江迓鹤寿青匡著

《孟子疏证》第三种，六册，旧藏芦墟陆赧南（树棠）家，系旧刊本，余从假阅。嘱楔湖平剑南（楸玉）写副，书法颇遒劲，惜尚有误字，又中数页杂以他人涂雅之作，殊为缺憾也。中华民国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灯畔。吴江柳弃疾识。

红药斋诗稿一卷

吴江陈苕玉文著

陈玉文先生《红药斋诗稿》一卷，系旧抄本，藏于陈祥叔丈家，顷承录副见贻。中华民国八年一月二十三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云巢诗钞十卷

吴江沈璟撰

沈云巢先生《云巢诗钞》十卷，系道光癸未年刊，艺英书屋藏板，余求之数年不得，以为憾事。顷陈丈祥叔藏有此书，并承录副见惠，不胜狂喜，爰志数语于简端云。中华民国八年一月廿三夜。邑后学柳弃疾记。

初盦剩稿二卷

吴江周梦台叔斗著

周叔斗先生《初盦剩稿》两卷，系旧钞本，签端有“道光辛丑冬日后学黄梦熊录”十二字。黄氏未详何人，中间缺字及误字颇多，书藏芦墟许盦孚所，余嘱襖湖顾悼秋写一副本焉。中华民国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灯下。邑后学柳

弃疾记。

黄梦熊，号亮武，见《受恒受渐斋集》卷七第七页。中华民国九年四月三十日。弃疾又记。

对花馀韵

周介玉啸云撰

周啸云《对花馀韵》一卷，顷见陆赧南处有抄本，因命儿子无忌为临一过。啸云，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籍贯名字，翳如堪叹也。中华民国八年二月二日。柳弃疾记。

啸云籍贯未详，继考藏溪逸客所辑《秋兴唱和集》，知作序者杨蓉镜即古山（观吉），诗中唱和笠鸥即列欧（复吉），古山之弟，吸江即蒨菌（淮），古山之从祖，均江城人，然则啸云亦我邑人无疑矣。蒨菌著《梅影遮言》（《尺五楼诗稿》之一）中有与介玉唱酬诗，亦其一证。介玉，字而非名，有人云名玠，字介玉，号啸云，当不误，惜忘其出处矣。诗中蓉径即蓉镜，唯柳生未详何人耳。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九日。弃疾再记。

晚翠轩集一卷

侯官林旭撰

此虞山黄摩西(人)所印林噉谷诗残本也。噉谷诗仆所不解,摩西叙文则奇伟可憇,即自署“独立野蛮”亦颇堪玩味也。噉谷欲奉觉罗载恬变法,于种性为不忠,于事实为不智,摩西遽踏之。延平内史之□□非笃论,要其文不失为佳构耳。中华民国八年二月十二日灯畔,吴江柳弃疾记。

庄氏诗存不分卷

余初从薛公侠许假得《庄氏诗存》刊本五册,即嘱人写副,嗣于褰湖故家购到一部,亦系五册,而名目不同,盖两部各缺一册也,爰再补写一册,俾成完璧。中华民国八年二月二十四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河东君遗诗一卷*

吴江柳是如是撰

河东君《蘼芜集》,闻王砚农先生(之佐)旧有藏本,余

* 此为柳亚子手抄本。

从其裔孙求之弗可得，又闻陈巢南（去病）亦有一本，为山阴诸贞壮（宗元）假去。辛亥之役，诸客鄂中，仓皇戎马，遂付劫灰，未知人间世尚有藏弃否也？顷见虞山南菴子所辑佚丛甲集中有《柳如是诗》一卷，附刊《牧斋集外诗》后，只二十三首。心窃病其疎略，因悉取牧斋《东山酬和集》、姚听声（弘绪）《松风馀韵》、王旭楼（鯤）《盛湖诗萃》、恽珍浦（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吴珊珊（琼仙）《写韵楼诗集》所附见者增补参订，依体排次，写为一帙，计得诗四十八首，校原本多至二十五首，虽非完璧，亦足自豪矣！其小引及跋尾二则，各仍旧贯，而诸家所载佚事传记之属，亦悉摭拾附见焉。编成，名曰《河东君遗诗》，并记其缘起如右。中华民国八年春二月二十六日。分湖柳弃疾跋。

盛湖诗乘一卷

吴江钱云宛朱制

《盛湖诗乘》一卷，狂山人手写本，旧藏王旭楼先生许。卷耑有先生题识，今归陈丈祥叔，蒙录副见惠。时中华民国八年三月一日。柳弃疾记。

改吟斋诗四卷二集四卷烬馀什一一卷铁呵寮词一卷

吴江叶树枚条生撰

叶改吟前辈《铁呵寮词》一卷，原稿藏陈丈祥叔处，蒙录副见惠。中华民国八年三月十八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改吟斋诗》，旧刊本一册，藏梨里陶丈亦园许，余从借观录副。中华民国八年五月，邑后学柳弃疾补志。

叶条生先生诗，余所见刊本凡两种，一为《改吟斋诗》四卷，自戊午至戊辰止，一为《改吟斋烬馀什一》，则乙酉、丙戌、丁亥三年作也。《烬馀什一》自叙云：“余自嘉庆戊辰之秋，刻初集四卷，至道光丁亥已二十年，卷帙较多，前年悉为吴回氏取去，幸从孙兰生抄出八卷，得无恙”。此八卷殆即所谓《改吟斋二集》，自己已迄甲申者欤。今此集只有四卷，至甲戌年止，盖又佚其半也。原本旧抄，藏芦墟陈祥叔许，余从借归录副，并志缘起于首。中华民国八年五月，邑后学柳弃疾记。

《改吟斋烬馀什一》，旧刊本一册，藏芦墟陆赓南许，余从借观录副。中华民国八年五月，邑后学柳弃疾补志。

博山诗草一卷

仲孙樊著

《博山诗草》一卷，邑前辈仲孙樊著。原稿藏陈祥叔处，蒙录副见惠。中华民国八年三月十八日。吴江柳弃疾记。

北溪草堂诗稿七卷

吴门沈刚中需尊撰

邑前辈沈需尊先生《北溪草堂诗稿》，余求之数年未得，顷陈丈祥叔出其家藏旧刊本两册见示，计共七卷，并为写副一过惠我，书此以志欣感云尔。中华民国八年三月十九日。吴江柳弃疾记。

潘寿生诗一卷

吴江潘眉著

邑前辈潘寿生先生(眉)《小遂初堂集》，世无传本。此卷乃陈丈祥叔(文濬)从屠琴隲太守(倬)《是程堂倡和投赠集》中摘出者。见虎一文，聊贤于殆缺尔。中华民国八年三月十九日。吴江柳弃疾。

守拙斋未定稿一卷

清吴江陆日爱雪亭撰

邑前辈陆雪亭先生(日爱)《守拙斋诗稿》一卷，余得之楔湖故家，似非全璧也。中华民国八年三月二十八夜。吴江柳弃疾记。

续得全稿二册于雪溪沈丈屋庐处，已录副藏弃也。十一月十四日弃疾再记。

寻芳居士诗稿*

此帙亦同里金剑平(祖荣)旧藏，与《珠还诗草》合订一册，不著撰人姓名，且无书名，以卷端有“寻芳居士自志”云云，辄为署此，作者疑亦同里人。诗殊下劣，无足观览，过而存之，无使零章断句自我而沦亡耳，非敢云嗜痂成癖也。写副既竟，并志数言以示后之得此册者。中华民国八年五月。吴江柳弃疾记。

漫恬诗钞四卷附诗余一卷

吴江袁栋国柱著

《漫恬诗钞》附诗余，共刊本一册，藏同里薛公侠处，

* 柳亚子校。

余从借抄。中华民国八年五月。邑后学柳弃疾记。

塞垣吟草四卷附东归途咏一卷

宛平陈庭学莼浹撰

《塞垣吟草》四卷，附《东归途咏》一卷，陈景鱼先生（庭学）著。案先生世居我邑，自其父讳文瑞北徙，始寄籍宛平，而早岁所刊《蛾述集》，犹自署“吴江”，则先生当为我邑人无疑矣。此书旧有刊本，藏陆贻南（树棠）许，余从假观，因倩沈鸿奎（棠）录副焉。中华民国八年五月。吴江柳弃疾记。

昙云居杂咏一卷

吴江陈少云鸿恩撰

《昙云居杂咏》一卷，吴江诸生陈少云（鸿恩）著。其“黄泉八景诗”已载入范咏绥（其骏）《梦馀赘笔》中。中华民国八年五月。邑后学柳弃疾记。

此书原稿旧藏襖湖邱子纠生（庚照）许，黄病蝶（复）曾向借阅未还，余复从病蝶借抄。原本不著撰人姓氏，唯题中署名有“恩”字数见，余偶检范先生《梦馀赘笔》，有陈少云（鸿恩）“黄泉八景诗”，与此正合，然则此书为少云所

著无疑矣。既为加墨于原稿，复赘其副墨如右。中华民国九年七月十六日。弃疾校竟再记。

分尧小住吟

震泽周京寄林撰

周寄林先生《分尧小住吟》有两本，乙本为先高祖粥翁手写，即上有沈南一题识者，一本则寄林所自定，经徐植庵阅过者也。先高祖手写本较寄翁自定者为少，盖当时删存之稿。然自“题黄端木画”起，至“陈四桥移居郭西”止，凡诗二十六首，又皆为寄翁自定本所无，疑寄翁本原有两卷，先高祖从两卷中统选，今原稿失去其一，只存下卷，故不能符合耳。先高祖叙中言《五芝堂遗稿》四卷，又云即叙其卷中《分尧小住吟》，然则《分尧小住吟》又为遗稿中一种，而非其全璧，岂此种外均为先高祖删去耶？弃疾拟以闲日做先高祖所删次者写为上卷，后取寄翁本去其重复，别为下卷，庶惑离之两美，至《分尧小住吟》之名南一谓不妥，则或逕称《周寄林遗诗》亦无不可也。顷我友薛子公侠向余索借此书，余以孤本单行，恐邮寄有万一之失，因命傭书者别写副本为荆州之借，并论以其所见，幸公侠有以教我也。中华民国八年五月。邑后学柳弃疾记。

画石轩卧游随录四卷

吴江朱逢泰柳塘著

芦墟陆赓南(树棠)藏旧刊本朱柳塘先生《画石轩卧游随录》四卷,余从假观,即倩沈立斋(宝权)写副。中华民国八年五月。邑后学柳弃疾记。

发千杂著一卷

吴江顾我钧撰

旧抄本顾陶元先生《发千杂著》,都两册,今佚存一册,藏同里金剑平(祖荣)许,余从借抄。案《松陵文录姓氏考》,陶元先生著有《勤补堂集》,此殆其稿本欤?中华民国八年五月。邑后学柳弃疾记。

锥庵吟稿一卷

秀水陶绍源著

秀水陶锥庵先生遗诗一册,为吾邑李咏裳前辈手写,未付梓行。今藏陆赓南许,余倩沈立斋录成此帙。中华民国八年五月。吴江柳弃疾记。

乔羽书巢诗内集六卷外集四卷

金士松著

金听涛先生《乔羽书巢诗内集》六卷、《外集》四卷，嘉庆七年四月刊本。芦墟陆赓南处有一部，余从借抄。中华民国八年五月。邑后学柳弃疾记。

白蝴蝶庵诗稿一卷

吴江郑箴弱士著

余家旧藏郑弱士先生《白蝴蝶庵诗稿》，钞本，一册。芦墟陆赓南（树棠）、梨里黄病蝶（复）各借抄之。就余所知天壤间有三帙矣。今桐里薛公侠（凤昌）驰函索阅，因复嘱人写一册假之，并志数语简端。中华民国八年五月。邑后学柳弃疾记。

梦逋草堂劫馀稿九卷

吴江陆日爱雪亭撰

陆雪亭先生《梦逋草堂诗集》九卷，身后未梓，稿存于家。沈丈屋庐处藏有副本，余从假观，更写成两册焉。中华民国八年五月。邑后学柳弃疾记。

文竹山房诗稿四卷集外诗一卷*

分湖叶昉升华川著

《文竹山房诗稿》，刊本，一册，藏芦墟陈丈祥叔许，余从借观录副。中华民国八年五月。邑后学柳弃疾补志。

分湖百咏一卷

吴江陆荣光映澄著

《分湖百咏》一卷，芦墟陆映澄前辈旧著，余从令子赓南（树棠）借读，因倩沈立斋（宝权）写成此帙，后有沈致和前辈跋语，即立斋尊人也。中华民国八年五月。邑后学柳弃疾记。

寄旷庐诗集八卷

震泽陈大谟汉广撰

陈亦园先生《寄旷庐诗集》八卷，亦名《亦园诗草》，嘉庆己巳仲冬竹西草堂刊本，今藏陆赓南处，余从借抄。中华民国八年五月。邑后学柳弃疾记。

* 集外诗为柳亚子手抄。

珠还诗草

袁浦珠还撰

《珠还诗草》，稿本，一册。同里金剑平（祖荣）旧藏，余从借抄。原稿不著撰人姓名，据“湘湄兄、邃生兄、竹轩伯父、春桥叔”（春桥，名大勋，见莲生《铁如意庵诗稿》卷三“怀人诗”。）诸题，知为袁姓。考《铁如意庵诗稿》卷四，有“怀从弟浦号廉水一绝”云：“贫到难堪且少孤，艰难力自守前模，我宗贤者应推尔，蓬植麻中不待扶”。与是帙作者情境颇符，且使合浦还珠事命名亦相关合，或即此人未可知也？姑志以待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邑后学柳弃疾记。

嗣托同里范烟桥（鏞）阅《袁氏家谱》，载有袁浦，字珠还，号廉水，卒年六十三云云。则余所臆测者竟得无误，确然可据矣。是月三十一日灯下。弃疾再记。

益斋诗草一卷集外诗草一卷

吴江叶树棠召封著

叶召封先生《益斋诗草》未刊残本，余得之柳溪周藏哇（斌），顷嘱写人录一副帙。中华民国八年六月。邑后学柳弃疾记。

赋秋声处学吟草一卷

仁和周宪曾芝生著

周应芝先生，原名兆熊，后改宪曾，一字芝生，世居我邑之梨里，仁和其著藉也。此《赋秋声处学吟草》一卷，乃其少作，稿本未刊，余从其裔孙湛伯（世恩）借抄。湛伯一名云，别字酒痴。中华民国八年六月。邑后学吴江柳弃疾记。

寒碧轩诗钞四卷

吴江陈燮叔理撰

陈秋史先生《寒碧轩诗钞》四卷，未刊，原稿为陶文亦园所得，今不知尚在否？黄病蝶曾写一副本，余复从借钞。中华民国八年六月。邑后学柳弃疾记。

瑶清仙馆草一卷

震泽女史瑞卿任崧珠著

任瑞卿女史为我邑前辈心斋先生（兆麟）女孙，苏庵先生（学诗）次女，适张抟九司马起鹄为继室，著有《瑶清仙馆草》一册，刊于广州西湖街富文斋，余从襖湖汝生宝

铭借抄。中华民国八年六月。邑后学柳弃疾记。

庵摩遗诗一卷

吴江朱瑞增嘉木撰

此书原本旧藏禊湖陶丈亦园(绍煌)许,余从借钞,闻陶氏书近颇散佚,斯集未知尚在否也?中华民国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少泉诗稿

此诗集为鉴湖徐某撰,而不详其名,据附陆春江作有“兼慰少泉”云云,则徐字少泉也,姑署《少泉诗稿》于上,以俟知者。中华民国八年十月。吴江柳弃疾记。

澹虑堂遗稿四卷

休宁汪栋撰

梨川朱剑芒(慕家)藏有《澹虑堂遗稿》一册,系旧刊本,余从借抄。中华民国八年十月二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峻堂前辈原籍休宁,而寄居我邑之平望已久,故诸书均作震泽人,今两邑合并,则又宜为吴江人矣。弃疾再志。

红影小庄诗稿一卷、古遗词草一卷

震泽陆大均古遗氏著

东江王大觉(德钟)藏有抄本《红影小居诗稿》、《古遗词草》各一卷，余从借观录副。中华民国八年十月二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聊一轩遗稿一卷

葭溪女史沈蕙玉畹亭著

铜里范烟桥(鏞)藏旧刊本《聊一轩集》一册，余从借抄。中华民国八年十月二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绿筠轩诗草一卷

吴江梅芬素娟著

同川薛公侠(凤昌)藏有《绿筠轩诗草》一册，余从借抄。中华民国八年十月二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写韵楼遗草一卷

松陵吴丽珍兰仙著

同川薛公侠(凤昌)藏有《写韵楼遗草》一册，余从借抄。中华民国八年十月二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菴邨诗集六卷文集六卷

吴江计默希深著

吴江图书馆藏有旧刊本《菴邨诗文集》四册，余从借钞成此。中华民国八年十月二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薄游小草一卷

王嘉锡杜香著

《薄游小草》一卷，盛湖王杜香先生遗著，余从友人陈次青(锐)借抄，孤本未刊，甚堪宝贵也。中华民国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锄经楼诗稿一卷*

吴江袁栋漫恬著

袁漫恬前辈《锄经楼诗稿》，有沈归愚先生圈点评语，余从袁氏子姓借阅过抄。中华民国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武林游草一卷

陆俊猗竹著

陆猗竹先生《武林游草》一卷，顾无咎藏有已刊残本，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十八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卧庐遗诗一卷

吴江顾学周开勋著

《卧庐遗诗》一卷，邑前辈顾开勋先生著。稿本未刊，余从其子姓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十八日。吴江柳弃疾记。

* 柳亚子校。

壤赓集一卷

吴江金学诗著

金二雅先生《壤赓集》一卷，附刊《播琴堂集》后，芦墟陆树棠家有藏本，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十八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题画诗二卷

徐锦勉斋 陆俊猗竹 翁广平海村著

《题画诗》二卷，邑前辈徐勉斋、陆猗竹、翁海村三先生合著，顾无咎处藏有刊本，与猗竹《武林游草》合订一册，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十八日。吴江柳弃疾记。

琴屿山房诗草四卷

吴江爰廷珍如亨著

爰如亨先生《琴屿山房遗集》，稿本，计《诗草》四卷、（原五卷，第三一卷今佚）《词草》一卷、（又一页）《金陵游草》一卷，藏其裔孙处，余从借观录副。卷端有仲子湘题识，盖当时选入《留爪集》者，今亦过录。中华民国九年

一月十八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笠泽文钞

吴江周廷谔美斯撰

从弟率初(景高)自东江得周笠川先生《笠泽文抄》稿本一册，余从假抄。考沈果堂《吴江县志》，《笠泽文抄》有四十四卷之多，此特其《经解》一种耳。书末有笠川硃笔跋语，卷中并有圈点，今均过抄。据跋语选定一百二十八篇，删去一百五十六篇云云，则此册尚为初稿，非选定后贻正之本也。中华民国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邑后学柳弃疾志。

兰修剩稿

清吴江王之元兰修著

《兰修剩稿》为我邑王兰修先生著。稿本藏其裔孙处，芦墟陆树棻曾写副本，余从借抄，后附《康侯遗诗》一卷。康侯者，兰修之孙也。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卅一日。柳弃疾记。

杏庐诗钞一卷集外诗一卷*

长洲诸福坤元简撰

长洲诸元简太夫子为先考钝斋府君师资，一代硕儒也，所著《杏庐文钞》已刊行于世。此《杏庐诗钞》一卷，旧藏沈丈屋庐许，顷有剞劂之愿，出以相示，嘱为校勘，并先录副一通藏之，甚盼其早日杀青也。中华民国九年一月二十八日。门人吴江柳弃疾谨识。

余既从沈丈屋庐许录得《杏庐诗钞》一册，会元简太夫子哲孙贡伯（丽生）复以原稿见示，比选本多二百馀首，因别写成《集外诗》一卷，将以质之沈丈焉。中华民国九年二月十四日。柳弃疾记。

秉简编一卷

松陵绣云女史 由拳梦香主人著

《秉简编》一卷，从芦墟陈丈祥叔（文濬）所藏旧抄本录副。中华民国九年二月十三日。吴江柳弃疾记。

* 柳亚子校。

敬止堂文稿一卷

清秀水沈成章达卿撰

秀水沈达卿先生(成章)《敬止堂文》，稿本，一册，余得之梨里傅镛廷(鸿钧)处。中华民国九年二月十五日，吴江后学柳弃疾识。

随意草二卷

吴江陈文星邕亭著

邑前辈陈石邨先生《随意草》二卷，为吴柯亭先生手抄，补遗一卷则陈梦琴先生手抄，旧藏陈先生家，友人许子盥孚(观曾)录副见惠。中华民国九年立春前二日。邑后学柳弃疾志。

楚游草四卷附录一卷

吴江吴庸熙公亮撰

邑前辈吴公亮先生《楚游草》四卷，稿本未刊，余从铜里金剑平(祖荣)借抄。中华民国九年立春前二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郭灵芬外集一卷

《郭灵芬外集》一卷，芦墟陈丈祥叔（文濬）手辑，顷承写副见贻，书此志感。中华民国九年立春前二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周侍御公尺牘一卷*

吴江周灿著

《周侍御公尺牘》一卷，邑前辈周罔昭先生（灿）遗著。稿本未刊。余从其族裔孙麟书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三月一日。邑后学柳弃疾谨识。

友三集

《友三集》，一册，不著撰人姓名，疑是郭超云前辈（骥）遗著。超云一字友三，我邑之芦墟人，灵芬族弟也。中华民国九年三月二日，吴江柳弃疾记于磨剑室。

友三集附补遗及墨林今话*

吴江郭骥友三撰

老友沈颖若（昌直）以《友三集》稿本一册见示，云吾

* 二文均为柳亚子先生手抄本。

乡先辈郭超云先生遗著，为录副藏之，并附《补遗》及《墨林今话》等于首尾。中华民国九年三月二日。邑后学柳弃疾记于磨剑室。

且存稿一卷*

吴江潘家顾在之著

邑前辈潘莲溪先生《且存稿》一册，陆丈廉甫（恢）藏有旧刊本，陆赓南（树棠）曾从录副，余复自赓南许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贞一斋集十卷

吴江李重华玉洲著

李玉洲先辈《贞一斋集》十卷，铜里范烟桥（鏞）藏有旧刊本，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六日。邑后学柳弃疾志。

正雅堂黄氏诗抄不分卷

《正雅堂黄氏诗抄》两册，稿本未梓，从其后人处，禊湖黄病蝶为余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 柳亚子先生校并评。

翦愁吟一卷

吴江女史姚栖霞著

姚栖霞女士《翦愁吟》一册，陈梦琴前辈旧藏抄本，陆赓南曾借抄，余复从陆本转辗录副。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于磨剑室。

匏叶龔诗存十二卷

吴江周鹤立子野著

周石落前辈《匏叶龔诗存》十二卷、《杂俎》四卷，薛公侠处藏有旧刊本，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邑前辈周石落先生《匏叶龔诗存补遗》一卷，其裔孙麟书手辑。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十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意庭先生遗集二卷

吴江周振业右序著

《意庭先生遗集》二卷，余家旧有刻本，今复令人录副以广流传。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却扫庵存稿九卷

蕤草头陀谢宗素履庄撰

谢履庄先生《却扫庵存稿》九卷，稿本未梓，今藏陆赧南（树棠）许，余从借抄。先生祖贯南丰，父苍篋老人（鸣篋）始定居吾邑，建昌程山谢氏吴江□祠，则先生实垂虹钓雪间人矣。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明臣章奏辑要四卷

吴江蒯伯壘奏常辑

《明臣章奏辑要》四卷，邑前辈蒯奏常先生撰，稿本存楔湖邱纠生（庚藻）许，余从借抄。《黎里志》载奏常遭兵乱不知所终向。邱君告余，实仕太平朝，为文学侍从之臣，确否？未可知也。此书里志艺文类未见著录，信为瑰宝。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杉山遗集五卷

吴江陈基树本著

陈树本先生《杉山遗集》五卷，楔湖黄淑处有旧刊本，余从借抄。其六卷以下未见，未知曾刊行否也。中华民

国九年三月十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啣远楼诗稿二卷

松陵金廷炳西书著

邑前辈金惕斋先生《啣远楼诗稿》二卷，芦墟陆树棠处有旧刊本，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十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西郊诗稿一卷

金麟著

金西郊诗，袁氏《松陵诗征》未选，行事亦不甚概见，中有“过先太傅故第”云云，当是文通后人。余考《震泽县志》卷十四“例仕”内载“金麟，字星石，之俊曾孙，湖州籍，雍正四年鲁山知县，”当即其人也。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十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哭孙诗草一卷

吴江范时勉怀溪氏著

《哭孙诗草》一卷，邑前辈范怀溪先生撰，禊湖顾无咎处藏有旧刊本，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十六日。邑

后学柳弃疾记。

莺湖补襖诗存一卷

《莺湖补襖诗存》，襖湖顾无咎处有旧刊本，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十六日。吴江柳弃疾记。

吟红馆诗稿六卷

吴江黄以正小槎著

邑前辈黄小槎先生《吟红馆诗稿》六卷，芦墟陆树棠处有抄本，余从转录成此。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十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松陵赠言一卷

《松陵赠言》，一册，襖湖顾无咎处有旧刊本，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十六日。柳弃疾记。

中清堂集十七卷

明松陵潘一桂撰

邑前辈潘木公先生《中清堂集》十七卷，明刊精妙，芦墟陆树棠处有藏本，余从借抄，诚希世瑰宝也。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十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碧玲珑山馆留删小草七卷

吴江朱容照升斋撰

《碧玲珑山馆留删小草》，邑前辈朱升斋先生著。稿本未刊，藏楔湖朱慕家处，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十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博议楼遗诗一卷*

吴江张乃淳梦莲著

邑前辈张梦莲先生《博议楼遗诗》一卷，哲嗣伯华丈（嘉荣）手辑，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十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蛰庐遗稿

邑前辈筱虚王先生《蛰庐遗稿》一卷，稿本未刊，藏吴门苏寿忱处，余从借抄。筱虚，浙籍，故沈守廉叙有吾乡云云也。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十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 此为柳亚子先生手抄本。

瓶花馆诗一卷握兰初稿一卷*

桑梓吟一卷续桑梓吟一卷

秀水计楠幹堂撰

《瓶花馆诗》、《握兰初稿》、《桑梓吟》、《继桑梓吟》各一卷，闻溪计幹堂先生著。闻溪之计子甫□族裔，虽籍秀水，实亦可为我邑人。此册刊本旧藏禊湖黄淑处，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十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待问五十策

吴江王嘉谟上明著

邑前辈王上明先生《待问五十策》一卷，稿本未刊，藏芦墟陆树棠许，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十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松陵画友诗一卷

丹徒赵彦修著

《松陵画友诗》一卷，丹徒赵季先生(彦脩)撰。先生曾司铎我邑，故缟紵之友甚广，诗中所称三十余人，颇

* 柳亚子校。

多寓公不尽土著也。此卷城中费伯缘丈（善庆）藏有旧刊本，余从借抄，今则西泠印社且有仿宋新刊本，余亦已购得矣。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十七日。吴江柳弃疾记。

秀谷吟草一卷

震泽张成著

秀谷女鸶脰湖人，而《平望志》不为立传，陆氏《松陵诗征续》，又不采其诗，即翁氏《平望诗拾》亦靡采“闻川泛棹集题词”一首，盖未见其稿本也。此册得于友人破篋中，不为鼠残虫蚀所尽，幸矣。因亟为题识而藏弄之。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十七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此二册与前册大同小异，盖当时别录之副本也，当另存之。中华民国九年三月十七日。柳弃疾再记。

餐雪草堂初稿不分卷

清邱天锦著

邑前辈邱书堂先生《餐雪草堂初稿》二册，余得之海上。先生诗有刊本，定名《有馀地遗诗》，此其少作也。先生原名天锦，后改孙锦，行谊详《梨里续志》。中华民国九年四月一日。吴江柳弃疾记。

竹轩诗草一卷

《竹轩诗草》一卷，邑前辈袁扶九先生著，其裔孙处藏有旧抄本，余从借观录副。中华民国九年四月十七日。吴江柳弃疾记。

居易堂诗集四卷*

吴江王曾翼芍坡著

《居易堂诗集》，邑前辈王芍坡先生著。铜里范烟桥（鏞）处藏有旧刊本一册，余从借抄。原书首尾均有缺页，今“甲辰纪事诗”跋语已从王定梅前辈（树人）所辑《松陵文集》稿本补全。独武林蔡氏一叙佚其首页，无从校补，姑俟诸异日焉。中华民国九年四月十七日。吴江柳弃疾记。

西江游草一卷附壬申诗草一卷

松陵陈懋四桥甫著

《西江游草》一卷，附《壬申诗草》一卷，邑先辈陈四桥先生稿本，莘溪凌莘安（景坚）得之于冷摊，慨然持赠，唯

* 柳亚子校并补抄序。

原书破碎殊甚，因命儿子无忌重为装治，书此志幸。中华民国九年四月二十日。胜谿柳弃疾记。

勉堂吟课一卷

吴江朱方穀馭廉著

《勉堂吟课》一卷，邑前辈朱馭廉先生所著。芦墟陆树棠藏有旧刊本，余从借抄。馭廉祖居分湖之苏家港，后迁江城。中华民国九年四月二十日。胜谿柳弃疾记。

浙西于役草一卷

清陈清耀著

《浙西于役草》一册，邑前辈陈少廉先生（清耀）著，前有子松先生（寿熊）题志，顾生无咎为余购自禊湖市上。中华民国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吴江柳弃疾记。

镜墀日记

吴江陈崧二白著

《镜墀日记》，一册，邑前辈陈二白先生（崧）著。余得之禊湖市上。中华民国九年四月廿二日。吴江柳弃疾记。

二白即又吾之弟。弃疾又志。

潇湘吟馆诗草

吴江王友潮湘筠撰

邑前辈王湘筠先生，初名友潮，后改观潮，一字子愉。著述甚富，有《潇湘吟馆诗草》，惜未刊行，多付散佚，仅存两卷，一为戊寅岁作，不署卷数；一为乙酉岁作，旧署卷十一。余从芦墟陆树棻许借抄。上卷圈点评语，不知何人手笔？下卷则张春水先生所墨，今悉过抄。卷中有失抄者，于眉间补之。其赋得以下本为散帙，应别存，今为抄胥误入下卷之末，非其旧也。中华民国九年四月廿二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揽洲日记

吴江陈佐尧又吾著

《揽洲日记》，一册，邑前辈陈又吾先生（佐尧）著。余得之楔湖市上。中华民国九年四月廿二日吴江柳弃疾记。

袁氏家乘续编序

此本原署《逸农遗范》，未知其何所取义，余为改题今名。书中有汝锡志云云。盖出湛存先生手抄，并为录而藏之。中华民国九年四月廿二日。柳弃疾记。

顷见了凡先生《历代纲鉴引》，自署赵田逸农。此书原名当即取材于兹也。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弃疾又记。

午梦堂遗集十二种*

吴江沈宜修宛君著

杨慧楼先生《梦阑琐笔》载天寥汇刊《午梦堂集》，在丙子之秋，凡十二种。曰“鹂吹”、“香雪吟”（宛君著）、“愁言”（昭齐著）、“返生香”（琼章著）、“窃闻”、“续窃闻”（天寥著）、“伊人思”（宛君辑）、“百旻”（声期著）、“鸳鸯梦”（黄绸著）、“彤奩续些”（挽昭齐琼章诗词）、“秦斋怨”（天寥悼亡诗）、“岷雁哀”（诸子哀母悼兄妹之作）。庚辰重订，以“灵护”（威期著）易“鸳鸯梦”，仍得十二种，此其大略也。此本即庚辰重订本，十年前余从邑前辈陆鸥安先生借抄，其后唐九如（有烈）铅印本亦依据陆本，唯误以“香雪吟”并入“鹂吹”附集（“鹂吹”、“愁言”、“返生香”均有附集，悉附挽悼之作），为缺憾耳。陆本系明板初印，闻今归湘人叶德辉矣。余后购得《午梦堂集》两部，板本与陆本无异，唯删去“彤奩续些”、“秦斋怨”、“岷雁哀”、“百旻”、“灵护”五种，及“愁言”得附集而加入“鸳鸯梦”一种，共得八种，卷首有总目，署“叶衙藏板”字样，而无序跋。案

* 前面部分为柳亚子补抄。

粤人叶衍兰所刊“返生香”单行本，序言天寥族孙青岩者，官于粤，曾取《午梦堂集》，删存八种重梓，与此正合，然余所见本板款既同明本，而纸色又甚古雅，殊不似嘉道间物，意者横山取明板重印，删存八种，而青岩乃即横山本重梓耳。此虽臆说，似较可信，特附志于此，俟博雅者考证也。中华民国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慧楼又言，天寥纪朱熙哲招魂事，撰《琼花镜》一书，刻于壬午年，又书期遗著名《詹言》，刻于癸未年，此均在十二种外者。今按《琼花镜》，王寿□砚□集，家中有之，《詹言》则未见也。弃疾又记。

菰烟芦雪集六卷

松陵李王猷颢若撰

《菰烟芦雪集》六卷，邑前辈李耘庵先生著，稿本未刊。舜湖陈以青（锐）得之故家，因以见惠。原本蝇头小楷，破碎殊甚，余嘱人写副。中华民国九年四月廿五日。吴江柳弃疾记。

唯室集四卷

吴江陈长方著

江南图书馆藏邑前辈陈齐之先生（长方）《唯室集》四

卷，系旧抄本，友人陈子巢南（去病）曾觅人录副，余复从借抄成此。图书馆书目有附录一卷，而巢南本无之，当是录副时所遗漏也。中华民国九年五月一日。吴江柳弃疾记。

独石轩诗钞四卷

《独石轩诗钞》一册，铜里范烟桥（鏞）得诸冷摊，携以示余，属为考证。其书不署撰人姓名，计前后钤硃印四方，一为“独石”，一为“杨白之印”，一为“元絜”，一则“冶白心臧”也。案长洲江弢叔（湜）《伏敌堂诗录》与杨元洁（白）唱和诗颇多。此册中各诗自署名“白”者凡数见，盖即元絜所撰无疑。“冶白”即“冶伯”，盖吾邑徐冶伯（晋镛），一号双螺者是也。册中有与冶伯唱酬之作，而眉批下署“冶”字，或“镛”字，亦均出双螺手笔，可为证据。原书残缺失次，先后亦有倒置，余既依行数格数别抄一本，并为校订移易，稍稍可观。案《伏敌堂诗录》，江练教之歿，在道光己亥，今入卷一；弢叔癸卯入都，甲辰自都入鲁，今入卷三；丙午弢叔赴闽，明年丁未沈山人、刘彦冲俱歿，又明年戊申，有杨母薛太君挽词及得元洁书，知其居丧之况云云，今入卷四，虽未必尽合，或亦无大谬矣。安得他日重得写定本，快睹庐山真面耶？卷中朱墨评点及删改处，今悉存其旧云。中华民国九年五月四日，吴江柳弃疾记于磨剑室灯下。

《受恒受渐斋集》“杨节母传书后”首云：“吴县杨伯母节孝薛孺人传，长洲江湜撰”，是知元絜为吴县人。又云：“白之家世为郡椽吏，至白以节母教，幡然向学，遂多长者游”，则元絜托迹微贱，固安贫乐道，君子儒也。诗亦亢爽，不落恒迳，宜与弢叔相善。元絜之友有曰沈山人、刘彦冲者，亦与弢叔厚，倾倒甚至，惜不获其诗而一读之。弃疾又记。

客问篇一卷

江左吴易日生著

长兴伯《客问》一卷，巢南陈先生（去病）携去十年矣，顷始获归赵璧。晴窗展卷，如久别故人，忽然重对，喜可知也。用书数语，聊志因缘云尔。中华民国九年五月九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续松陵诗征

此书不著撰人姓名，原本藏同邑吴丈寄荃（燕绍）处，黄子病蝶（复）自燕都借抄贻我。考殷东谿《松陵诗征前编》例言中曾有“续编嗣出”之语，后以中岁夭亡，未竟其业，此书倘即其稿本欤？有数家为陆氏续编所未及者，颇可宝贵也。中华民国九年五月十四日。吴江柳弃疾记。

春晖阁诗草一卷*

松陵朱谦吉牧斋著

邑前辈朱牧斋先生《春晖阁诗草》一卷，稿本未刊，藏其外孙唐君闰生（昌言）处，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六月五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北莱遗诗**

释广信撰

北莱上人卓锡嘉善西塘雁塔寺，与黄、郭诸老倡酬甚密，即缝人吴季子披鬣之本师也。遗稿两册，藏余秋槎茂才（其鏘）许，汗漫颇难卒读，余从假归录副，辑成三卷。上卷经吾邑叶溉翁加墨，中卷嘉善倪默卿点定，下卷无人校正，仅黄霁青、郭少莲、程桐生都有题记尔。《天寥遗稿》中有“呈阿师诗”，而此于披度后迄其怛化乃无一字，疑尚非完璧也。中华民国九年庚申六月十四日。吴江柳弃疾记。

* 柳亚子校并补缺诗。

** 柳亚子校。

敬止堂文存一卷

清秀水沈成章达卿撰

沈达卿先生《敬止堂文存》，诸杏庐太夫子曾为删定，闻经鏤诸梨枣，而外间绝少流传。余访求其板本于吴门剞劂之肆，亦迄不可得，殆终归乌有矣。此册为先生门弟子傅君镛庭（鸣钧）所搜辑，余复旁见侧出以助之，得文全者三十有二，不全者二，虽未知与定本如何，亦贤于殆阙焉。中华民国九年六月二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此本较定迨二十馀日，范文贲叔忽获定本于里中蒋介眉先生之后人处，为之狂喜不置，拟依定本重写付印，而以此册中为定本所不录者十馀文，别编为《敬止堂集外文》，附刊于后，息壤者有如此纸矣。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三十日弃疾再记于梨里赁庑之题红仙馆，即吾所居磨剑室也。

陆湖老渔行吟草一卷

清秀水沈成章达卿撰

沈达卿前辈居项家厍，距梨里仅里许，故虽籍浙秀，而陈巢南《笠泽词征》以为吾邑人也。《陆湖老渔行吟草》

曾付石印，今流传亦渐寥矣，为录一本存之。中华民国九年六月二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客问十三篇

江左吴易日生著

吴长兴伯《客问十三篇》，旧抄本，余以民国纪元前一年得之红梨湖上，旋为友人陈巢南持去，忽忽十载矣。顷巢南以旧本见还，复誉副本一册，因就副墨别录成此，以备同好借抄之用。其旧抄本则当敬谨藏弃，毋使蠹坏焉。中华民国九年庚申六月二十二日。后学柳弃疾记。

课馀草、颂斋遗稿

吴江费峯二峰撰

此本不著撰人姓名，顷从江城费伯缘丈（善庆）假得《课馀草》四卷，以第四卷与此互校悉合，爰为标其名于此，亦快事也。惜下半册《颂斋遗稿》不知何人手笔？为犹有憾耳。中华民国九年七月。柳弃疾记。

此书应分两种，均系嘉道间我邑人所作，前一种为费二峰峯所著，名《课馀草》，今费伯缘处有誉清本。后一种名彦，号颂斋，未详其姓，诚憾事也。柳弃疾记。

颂斋名彦，见“哭岵杂诗”注中，又有弟名同勋，惜姓氏不可考。“咫尺行”中有“吴淞庞山”云云，当亦吾邑人也。此册即二峰手抄，故颂斋诗中有小注数处，均署“二峰”。上半册则其自著，余已别从费伯缘处得其眷本写副矣。弃疾又记。

《颂斋遗稿》中，有与巢松太史倡和诗，今检凤巢山樵“求是二录”，有“赠费颂斋茂才公彦”七古一首，姓名及其悉合，恍然无疑义矣。《垂虹诗贻》卷四有顾汝述“赠别费颂斋公彦前辈诗”，并附注共证。弃疾第三次记。

竹友轩吟

顾思虞孚中撰

此册为巢南所贻。竹友者，南街顾思虞，字孚中，是先高祖古槎府君曩辑《分湖遗诗》曾选其中“杨维斗先生访雪床上人诸什”入册，今此帙赫然具在，足释巢南之疑矣。思虞为乾、嘉间我乡名宿，而巢南以为似不其时，亦岂真古人不如今人邪？中华民国九年夏七月。邑后学柳弃疾记。

余得此书自歇浦，及归棹梨湖，友人沈长公复以竹友居士己巳、庚午、辛未三年诗草一册见畀，亦思虞作也，延

津剑合，中岂偶然，喜极牵连记之，时方养痾楼居也。

两汉文别解十六卷

古杭黄澍 携李叶绍泰同选

陈子巢南(去病)藏有邑前辈叶来甫先生(绍泰)《汉魏别解》十六卷，明板初印，惜佚六、七及十一、十二共四卷，余从借抄。来甫为天寥从弟，原书天寥叙及来甫自叙均以手迹付刊，可宝也。板心刻“香谷山房”四字，并志之。中华民国九年七月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汝梦塘诗集六卷附词一卷

震泽汝谐枚吉著

《汝梦塘诗集》六卷附词一卷，稿本未刊，余从其里人黄病蝶处借钞。中华民国九年七月十二日。吴江柳弃疾记。

尺五楼诗摘存二卷、诗稿一卷、词选存一卷*

吴江杨淮撰

《尺五楼诗摘存》一册，邑前辈杨吸江先生(淮)著，稿

* 柳亚子校。

本未刊，今藏梨里沈湛霖处，余从借抄。书眉下有“庚辰年起至庚寅年上卷”云云，而此册恰至庚寅止，疑尚有下卷，惜不知何□矣。中华民国九年七月十二日，吴江柳弃疾记。

此册抄成后匝月，复于江城费伯缘处假抄得《尺五楼诗摘存》一册，书眉下注“辛卯年起至丁未年下卷”云云，盖即此册之下卷也，延津双龙，忽然复合，何快如之？惜其书又佚去下半册，仅至庚子为止，缺辛丑至丁未七年，为美犹有憾耳。弃疾又记。

《梅影遮言》一卷，即《尺五楼全藁》之一，稿本亦藏楔湖沈湛霖处，余从借钞。中华民国九年七月十二日，吴江柳弃疾记。

《匏系统拈选存》一卷、《瓮天清籁选存》一卷、《捉刀小录选存》一卷、《散绮词选存》一卷，邑前辈杨蘋园先生（淮）所著，稿本未刊，今藏江城费伯缘（善庆）处，余从借抄。蘋园著述，余已迻录者有《尺五楼诗摘存》二卷、《梅影遮言》一卷。（《尺五楼诗摘存》上卷，藏楔湖沈湛霖处，下卷藏伯缘处，《梅影遮言》亦藏沈湛霖处，均稿本）今此册中诗三卷，均已入《摘存》，唯彼少而此多耳，因为署总名曰《尺五楼诗词选存四种》以别于《摘存》焉。蘋园诗词

爱好天然，不规于格律，而神韵独超，譬如苧萝仙子，乱头粗服，其丰采终不可淹没也，在吾邑诗坛中，实能拔戟自成一队，惜乎解人难索耳。陆曦叔《诗征续编》，乃不登一字，岂品藻之有私？抑见闻之未备耶？昔人有言：“仰屋梁而著书，千秋万世下谁知之者？”以菴园之才而卒不获身后之子云，何也？抚卷慨然，不仅三太息矣。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一日，吴江胜谿柳弃疾记。

《菴园遗著》已付梨枣者，仅《古艳乐府》一卷，其从孙列欧进士（复吉）选入《昭代丛书》者是也。余近从沈湛霖处乞得其稿本，同时复于海上宗人蓉邨所购得谢溪陈柳平前辈（宗元）手写副本一册，并希世瑰宝也。菴园于我不为无缘矣，他日当哀其遗书之可觅者，以《摘存》为正集，以《选存四种》及《梅影遮言》、《古艳乐府》为外集，并附以《秋兴倡和集》一卷，（菴园与从子襄七（樗），从孙古山（观吉）、慧楼（复吉）暨沈瀛健（翼苍）、马渔川（某）倡酬之作汇而刊之，庶足慰菴园于地下耳。天假我年，以此言为息壤可也。《匏系统拈选存》原本自“断山亭”以上均佚，目亦无存，余从摘存，中补写成帙焉。弃疾又记。

秋兴倡和集一卷

《秋兴倡和集》一卷，杨吸江先生（淮）与其子姓分韵唱酬之作也。吸江先生手抄成册，稿本未刊，藏梨里沈湛

霖处，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七月十二日。吴江柳弃疾记。

《秋兴倡和集》姓氏考

杨淮，字禹远，号蕢菌，一作蕢园，别号吸江，吴江人。有《尺五楼诗稿》、《明史乐府》、《古艳乐府》。

杨樗，字湘栖，号襄七，淮从子。有《疏步斋诗稿》四卷、《选古文存雅》十六卷、《古今文绘补》十二卷、《画苑丛谈》八卷、《虞初馀志》二卷。

杨观吉，字熊经，号蓉径，一作蓉镜，别号古山，淮从孙。有《鸿雪堂诗存》。

杨复吉，字列欧，号笠鸥，别号慧楼，观吉弟。有《慧楼诗钞》、《列欧文稿》、《辽史拾遗》、《补昭代丛书》。

沈翼苍，字行健，号瀛键，一作瀛健，别号芒溪逸客，吴江西濠港人。有《芒溪诗草》、《绘风文钞》。

渔川未详。灌花主人亦未详。案杨淮，又号蕢园灌叟，未知即是人否也？中华民国九年六月五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渔川姓马，见吸江《捉刀小录》中，有“送马渔川兄之浙”五律一首，当亦吾邑人居城中者，惜未详其名耳。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一日。弃疾补记。

听雨芭蕉馆词稿一卷

吴江金黄钟雁甫著

金黄钟前辈《听雨芭蕉馆词稿》一卷，稿本未刊。从其后人借抄。《补遗》一卷，则余自陈志恕《续□衣集》内摘出者也。中华民国九年七月十二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魏于云焚馀稿一卷

此册从邑前辈袁稚松先生(汝锡)手写本录副，与他本殆异。中华民国九年七月十二日。吴江柳弃疾记。

如真珠船诗钞二卷*

吴江邱应奎梅夫著

邑前辈邱星斋先生《如真珠船诗钞》二卷，其曾孙寿生文(锡龄)手写，余从丈令子纠生庚藻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七月十六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 柳亚子补“梅花传题辞”。

茂塘遗稿一卷

王宗导撰

《茂塘遗稿》一卷，不详其姓名，诗中“王郎”云云，知为王姓。末有从侄观潮一跋，当是湘筠前辈手笔。跋中称“公入资为县佐，有循卓声，洊升龙门令，卒于官”。案《吴江续志》卷十五“例仕”，有乾隆朝王宗导，监生，东莞县县丞，补龙门县知县，必此人也。稿本未刊，藏陈子巢南处，余从借抄，并为考证之如右。中华民国九年七月十七日。吴江柳弃疾记。

吴江沈氏诗录十二卷

《吴江沈氏诗录》十二卷，附《勤补书屋诗钞》一卷，《西山诗钞》一卷，《织簾居士诗钞》一卷，又附《小西谏疏》两卷，《吴江沈氏家传》一卷，同治六年沈经笙前辈（桂芬）刊本，余从芦墟陆树棠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七月十八日。吴江柳弃疾记。

狷亭诗稿

吴江陈沂震起雷撰

此本亦从率初弟所藏旧抄本录副。原目二十一卷，

疑分订两册，今失其一，故佚存十二卷，计缺“古体诗”一卷，而“游览”二卷、“北池”二卷、“公车”四卷则全付子虚乌有矣。率初所藏《微尘集》，以“公车”诗始，而此以“公车”诗终，盖此本均筮仕以前所作，使得完稿或与《微尘》啣接，惜又佚其半耳。中华民国九年七月十八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铜里范烟桥(鏞)处有朱铁门手写本《微尘集》，分卷首及卷上、卷下，共三卷，其卷首一帙亦筮仕以前所作，与此册年代相符。唯选择殊谨严，较此本删减不少。而改定处亦极多，盖此为初稿完帙，朱本则后来删订所存者也。至有朱本所有而此本所反无，则必在佚去之九卷中矣。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弃疾再记。

微尘集九卷

吴江陈沂震狷亭撰

《微尘集》九卷，邑前辈陈狷亭先生著。从弟率初(景高)购得旧抄本，余从录副。狷亭为禾中高大立门人，叙中称引及之，且云“全帙尚倍于高公”。然大立固哉叟未删稿计十八卷，余得其墨本藏弃之，今狷亭此集祇九卷，反少于高，与叙语不合，岂尚非完璧邪？叙中又有“表弟周子弁言”云云。今周叙亦不存，不可解也。固哉叟未

删稿后附狷亭六世孙宗敏跋语，称“《狷亭全集》，宗敏兄宗元撰，至吉安、太平之役，城陷被毁，其副本藏故里者亦亡于兵燹”。然则此本殆劫火之馀，益堪宝贵矣。中华民国九年七月十八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率初处又有旧写本《狷亭诗稿》一册，原目二十一卷，起丁卯至丁丑，与此正相啣接，惜今亡其半，仅存十二卷矣。铜里范烟桥（鏞）有朱铁门手录本《微尘集》，仅分卷首及卷上、卷下，共三卷，而篇什较此不啻倍之。卷首即从《狷亭诗稿》选出，至“丙子闺中作”止。而上下两卷则起丙子止丁未，视此册之至庚寅即止者竟多十馀年，益信此九卷本之非完璧矣。唯朱本与此本取舍不同，有此本所有而朱本所无者，亦有朱本所有而此本所无者，未知孰为狷亭手，定殊难得解人耳。至两本字句亦有互异，则似朱本为优也。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弃疾再记。

朱春生前辈（搜孚）《微尘集》，共分卷首及上下三卷，今藏铜里范烟桥（鏞）处，余从借抄。此本与率初所藏九卷本《微尘集》及《狷亭诗稿》均不合。反覆校视，卷首一卷即从《狷亭诗稿》选出，唯率初狷亭本已非完璧，故有微本所无而此反有者，必在微本佚去之九卷中也。（《狷亭诗稿》本廿一卷，今佚存十二卷）上下两卷以年代考之，定较九卷本为全，盖九卷本起丙子止庚寅，而此则起丙子止

丁未，定多十七年也。唯丙本所选互异，不知何故？而字句亦多不全处，则似此本为长，或此为狷亭手定之本欤？
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二十九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圮菽诗钞一卷

《圮菽诗钞》一卷，从顾丈依仁（珩）所藏稿本录副。圮菽姓庞氏，原住同川，近落拓吴门，余未相识，十年前曾识其从子思常（国钧），近亦久不通讯矣。中华民国九年七月十八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江震田赋清册四卷

陈巢南处有《江震田赋清册》四卷，系依自治区域分别编次者，余从录副。案自治分区在江、震合并以前，故江、震各有一城区，为十九区。自江、震恢复一县制，而城区亦合而为一，故现行制度为十八区也。中华民国九年七月十八日。吴江柳弃疾记。

漆园诗稿三卷

吴江任本泉一清氏著

《漆园诗稿》三卷，邑前辈任一清先生著，族祖稻庐翁订定，刊于光绪九年，余从铜里范烟桥（鏞）藏本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二十一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华黍庄诗集六卷 补遗一卷诗馀一卷

吴江孙立夫炆 撰

《华黍庄诗集》六卷，附《补遗》一卷，《诗馀》一卷，邑前辈孙立夫先生著。立夫，名炆，字奎章，吾邑之华家小港人，后侨寓魏唐，递为嘉善县贡生。所著诗录入周笠川《吴江诗粹》、袁朴邨《松陵诗征》内。此集为立夫子念畴所编，稿本今藏胥塘蔡君韶声处，评点删改均极谨严，必当时名宿手笔，惜不详其姓字，卷端署“华黍庄诗集续编”，疑尚有前编一册，今未获见，亦莫知其刊行与否也。既为写一副本，并考其原委如此。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吴江柳弃疾记。

《诗馀》末“瑞鹤仙”、“水龙吟”两阙，原评以为“似旧人之作”。今案“水龙吟”，见陈同甫《龙川词》，“瑞鹤仙”亦似宋人口吻，必念畴当日误入者，宜删去为是。弃疾又记。

吉羊室遗诗六卷

秀水陶馥兰娟著

《吉羊室遗诗》六卷，邑前辈周少裳先生（兆勋）德

配，秀水陶兰娟夫人(馥)著，少裳籍仁和，而家居楔湖，已历数世，故夫人亦为吾邑人。兹编稿本未刊，藏其裔孙世恩所，余从假钞。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吴江柳弃疾记。

雕虫馆骈体文二卷

芦墟陈丈祥叔(文濬)藏有旧刊本《雕虫馆骈体文》二卷，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胜谿柳弃疾记。

吴江县志续稿十二卷

《吴江县志续稿》十二卷，不著撰人名字，当是嘉、道间前辈摭拾群书以补沈志所未备，且赅续其后者。体例与赵眉山《松陵人物补志》相类，唯此多书目、集诗两种耳。稿本未刊，与《震泽县志续稿》同藏芦墟陈丈祥叔(文濬)处，余觅人写副，以广流传。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吴江柳弃疾记。

卷中引用各书，均注各传下，亦与人物补志同，其“见沈志”云云，则不知何人以小签另书，黏于书眉之上，钞胥者误并入正文，他日当用硃笔乙去之，以存其真。弃疾又记。

今乐府一卷

吴江吴炎赤溟著

此册从陈巢南所藏旧写本转钞，复以余新得旧刊残本暨古学汇刊社铅印本互校改正。其卷端之“耐冷谭”及“张西庐节士题词”均巢南所增，今亦过录。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三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骈梅剩墨一卷*

《骈梅剩墨》，向有刊本，余既从黄病蝶（复）处得一册宝藏之矣。此本为朱剑芒（慕家）所获，墨稿较刊本少去其半，顾亦有刊本所无而此本独有者，岂付刊时删去耶？录副存之，他时如重辑全稿，或摘所未备者，别为集外文可也。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三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塔影楼吟草一卷

松陵叶兆荣文伯著

邑前辈叶文伯为季若先生（绌□）之后，所著《塔影楼吟草》，藏其子姓处，顾生悼秋为我录副，盖未刊之稿本也。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三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 柳亚子校。

淳古堂诗稿一卷

吴江顾我鲁东岩著

陈巢南许有写本顾东岩先生《淳古堂诗稿》一卷，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三十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未学草一卷、南冠草一卷

清陈士任著

《未学草》一卷、《南冠草》一卷，统名《琴川诗稿》，邑前辈陈彦仲先生(士任)著。从弟率初处有旧写本，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三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砚陶小屋诗钞六卷

吴江陈毓升行之著

《砚陶小屋诗抄》六卷，邑前辈陈易门先生(毓升)著。从弟率初处有旧写本，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三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留诗阁诗稿一卷

吴江程际韶夔九撰

邑前辈程箫庭先生(际韶)《留诗阁诗稿》一卷，从弟率初(景高)处有旧写本，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三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贲园诗稿一卷诗馀一卷

吴江程鹭雒振飞著

邑前辈程振飞先生(鹭雒)《贲园诗稿》一卷，附《诗馀》一卷，从弟率初处藏有旧写本，余从借抄。贲园为箫庭之弟，竹盦之兄。昆季能诗，可以拔戟自成一队矣。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三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紫垣诗稿七卷附诗馀一卷

吴江程庆龄紫垣甫著

《紫垣诗稿》七卷，附《诗馀》、《新著》各一卷，邑前辈程锡兹先生(庆龄)著。从弟率初处藏有旧抄本，余从借抄。紫垣为箫庭之子，贲园、竹盦之犹子，盖家学渊源有自也。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三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许质生诗稿一卷

吴江许蔚宗质生著

《许质生诗稿》一卷，陈巢南处有写本，余从录副。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三十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

邑前辈王著作先生文集，江南图书馆有旧抄本，陈巢南曾觅人录写，余后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三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叶小鸾眉子砚源流小记一卷

江宁归周钟玉琴徽氏辑

《眉子砚源流小记》一卷，江宁周琴徽女士（钟玉）著，稿本未刊，余从沈长公处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三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迟云吟馆诗钞一卷

吴江程邦宪穆甫著

邑前辈程竹盦先生（邦宪），为箫庭（际韶）、贲园（鹭

雒)之弟,所著《迟云吟馆诗钞》一卷,从弟率初处有旧抄本,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三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此册为程竹盦先生著,以视前册仅三分之一,然亦有此册所有,而前册所无者,姑而存之。原稿藏顾生悼秋许,即嘱其写副也。中华民国九年七月三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红树庄诗钞二卷诗馀一卷

吴江陈毓咸受之著

《红树庄诗钞》两卷,附诗馀一卷,邑前辈陈受芝先生(毓咸)著。率初从弟处藏有旧写本,为先生犹子兆斗所辑者,余从假抄。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日。吴江柳弃疾记。

金文通公外集八卷

吴江金之俊岂凡撰

同邑薛子公侠(凤昌)藏有旧刊本《金文通公外集》八卷,余从借抄。此书版本与余所藏《息斋外集》二卷本不同,文亦少四分之一,盖《息斋外集》为文通生前刊本,随作随刊,不分次第。此书则身后他人之为订定,故删去若

干首也。文通为人，论世者羞称之，其著作则足备艺文之采，未可以人废耳。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九日。吴江柳弃疾记。

文通尚有《息斋集》八卷，《佐枢疏草》、《佐铨疏草》、《总宪疏草》、《中铨疏草》、《纶扉疏草》、《山中奏草》各一卷，均系生前所刊。余与《息斋外集》同得之于海上书肆，未知身后亦有改刊定本否？以外集例推之，疑亦有其书，惜不可得见耳。弃疾再记。

柳塘诗集十二卷

吴江吴祖修慎思著

《柳塘诗集》十二卷，邑前辈吴慎思先生（祖修）著，芦墟陈丈祥叔（文濬）藏有旧刊本，承写副见惠。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乐潜堂诗词全集四种

震泽赵函良甫撰

余家旧藏刊本《菊潜庵剩稿》一帙，自“储胥四首”至“浴海八首”止，均纪道光年兵事者。嗣闻陈丈祥叔处藏有两卷本，取以互校，比余本多一卷有半，因囑写副。后

复见陆赓南所藏《乐潜堂全集》，比陈本又多一卷，仍请陈丈补抄之，以成完璧，并记颠末如此。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十二日。吴江柳弃疾记。

《乐潜堂诗词全集》四种，十三卷，芦墟陆赓南藏有旧刊本，余从借阅，即倩陈丈祥叔录副，既赓南在都门复得一部，因以旧藏本归余焉。中华民国九年九月十六日。吴江柳弃疾并记。

《乐潜堂全集》，余曾乞祥丈写一部，嗣赓南为余在北京购得刊本，因以旧藏一部见贻。弃疾又记。

万叶堂诗钞二卷

吴江李会恩燮臣撰

邑前辈李紫纶先生(会恩)《万叶堂诗钞》两卷，陈丈祥叔处有旧刊本，承写副见贻。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十二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一谦四益阁集(存八卷)

吴江史善长仲文著

《一谦四益阁集》卷四之卷十一，共八卷，陈丈祥叔处

藏有旧写本，录副见畀。考其次第，卷四为诗一则，卷一之卷三必词赋之属，惜今不可得矣。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十二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半江三种

吴江赵亨衢子鹤辑

《半江三种》，邑前辈赵子鹤先生（亨衢）辑录刊行，陈丈祥叔处藏有旧刊本，承写副见惠。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十二日。吴江柳弃疾记。

木兰花馆遗诗

吴江丁学棠召亭撰

禊湖顾生悼秋（无咎）处藏有稿本《木兰花馆遗诗》一册，余嘱其录副。卷首孙、陈两叙下，有“梧注”、“梧记”字样。按卷中“题邱后同寒林隐几图”一诗，原本无。“邱后同”三字下有案语，云：“此图为拙照，似不应删去‘邱后同’三字，亦因鄙人与菊坡平日一人知己，而全选既未曾附见，而此更不宜去其人耳”。商之梧注，然。则叙下两案语，亦后同手笔无疑矣。“读‘项羽本纪’”下原注：“此诗太粗，宜删”。其余各诗亦多圈点，未知出何人手，今并依原本过录。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十三日。邑后学柳弃疾

记。

尚有一序，不署撰人姓名，末有“召亭为余伯兄女子婿”云云。考陈氏谱牒，寅亮更名咸亨，字邦弼，号瀛峤，国学生。有《虚斋集》。弟子谅，字葆和，号易斋，廩膳生，均埧琪子。则此叙必子亮作无疑矣。又考学册，埧琪以乾隆戊寅与丁云锦同入邑庠，与叙首所称亦合。弃疾又记。

坚柏诗馆吟草一卷*

震泽庄人宝兼伯著

《坚柏诗馆吟草》一册，稿本未刊。藏顾生悼秋（无咎）处，顷嘱写副成此。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十三日。吴江柳弃疾记。

山外楼诗剩文剩一卷

吴江蒯长康冰渊撰

楔湖顾生悼秋（无咎）录其里中前辈蒯冰渊先生（长康）诗为《山外楼诗剩》一帙畀余，余适自他处见冰渊所撰《蒯氏支谱》叙，暨其从弟平叔（正昌）撰后序各一通，因命顾生写为《山外楼文剩》以匹《诗剩》焉。又梅华画册题辞，附梅花帐额题词共一卷，亦顾生所写，画册为平叔父

* 柳亚子校。

小厓(关保)所绘,平叔宦江陵时,乞时贤题咏,帐额则平叔自绘,均手辑以传,盖平叔承祖父家学,亦擅丹青也。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十三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九台诗钞一卷

吴江陈蕙茂佩兰著

《九台诗钞》一卷,禊湖顾生悼秋(无咎)写赠。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十三日。吴江柳弃疾记于磨剑室之南牕。

貽安书屋诗钞一卷

仁和周兆勋隽甫著

此卷为顾生悼秋(无咎)辑录,其周兆勋、陶馥合传一则,亦顾生所缀。周氏籍仁和,而世居我邑之禊湖梨华里,有五亩园,以风景著称,今其子孙已不能保堂构矣。惜哉!少裳遗著今不可问,《诵芬集》亦从未寓目,未知尚存否也。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十三日。吴江柳弃疾记。

心香老人诗草一卷

仁和周莲心香著

心香老人八十初度时曾以诗草一卷付铅印,余嘱顾

生悼秋写副，老人今岁已八秩有五，而神明不衰，亦吾邑闺闾之灵光已。中华民国九年庚申八月十三日。吴江柳弃疾记。

泽畔吟补遗

吴江周灿阁昭撰

此《泽畔吟》一帙，依薛子公侠（凤昌）所编《松陵先哲集》本过钞。其祖本亦出周嘉林（麟书），与余旧时所抄本同，唯此本以“喜顾樵水至”以下数诗及诗馀二首、赋一首别出为补遗，体例较整齐，故喜而重录之，孤本流传，遗亡堪虑，亦正不厌其复也。顾悼秋本“过徐介白上沙村居”，下有“听雪吟”一首，附笠川子云云，亦出《吴江诗粹》无疑，余前抄本以抄胥者见其与“题顾樵水听雪图赠孟介如”一首，词句多同，妄为节去，今薛本亦然。然二诗实多不同处，宜依“丹青行赠顾子”、“韩蘄王碑”例两存之，不可偏废也。余前抄本已摘其同异于眉间，他日如付梓人，当以补入为是。至“丹青引”下小注云：“以下七首见《吴江诗粹》”，删“听雪歌”，适合此数，存之则为八首，然常改七为八，未容削足适履也。又余前抄本附录内，曾于吴赤溟“丹青引”下补潘力田一首，付梓时亦不可不增入，庶成双璧耳。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十五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爱吾庐诗钞一卷

吴江袁汝英协铨撰

《爱吾庐诗钞》一卷，稿本未刊，藏其子姓处，余从范烟桥（鏞）介绍借抄，眉批及圈点均出王子愉先生（观潮）手，今悉过录。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十八日，吴江柳弃疾记。

西郊旅草一卷

吴江顾鸣杵撰

《西郊旅草》一卷，稿本未刊。有“武陵人”、“鸣杵私印”、“别字纬村”三印。余从铜里范烟桥（鏞）借抄。按《同里志顾曾唯传》“裔孙鸣杵，字舒声，邑庠生，务实学，闭户著书，不干名誉，同事吟咏。著有《吴门啸稿》、《郊西旅草》、《清萧稿》”。而《松陵诗征》亦称：“顾鸣杵，字舒声，一字纬村，明御史曾唯裔孙”。即是人无疑也。唯“西郊”、“郊西”两字互倒，或志有错误欤？钩乙圈点处，均依稿本，过宿谛视之，未必皆有义理，或不解事者所为，亦未可知耳。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十八日。吴江柳弃疾记。

琴馀诗一卷

吴江吴雷发夜钟著

楔湖顾生悼秋（无咎）尝写吴夜钟《琴馀诗》一卷见贻，云依袁朴村手写诗牋录副者，盖当日选入《松陵诗征》者，即此稿也。诗只六首，不能成帙，余因取去年所购夜钟手写诗册，计诗廿三首，又香天潭散中诗十四首，悉畀顾生，属其补录，共得四十三首，并记缘起如此。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十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闻江城费伯缘（善庆）藏有夜钟《寒塘诗录》二卷，拟向借抄，未知能如愿否？至朴村手迹，则顾生以易扇骨，落贾人手矣，爱妾换马，殊煞风景也。弃疾又记。

怡庵诗稿一卷

吴江袁志让遗安著

《怡庵诗稿》一卷，亦从袁氏借抄，原著《伯父草稿》，诗十二岁作，而无撰人姓名，范烟桥以为袁志让撰，案《松陵诗征》，袁志让，字遗安，上舍栋孙，年十五歿，当即此人无疑。《明诗征》所选“斜阳梦”两首，及“咏□□”、“咏泪”、“秋雁”诸断句，此册均不载，盖此仅十二岁一年所作，而十三至十五岁各诗则不知何往矣，惜哉！中华民国九年

八月二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兰坚阁文钞一卷诗钞四卷

吴江赵桂生崑伯著

《兰坚阁全集》，稿本未刊，黄病蝶（复）得之莺湖赵氏，余从借抄。原本破碎不堪，字多缺佚，惜无他本可校矣。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吴江柳弃疾记。

林塘诗稿一卷

震泽吴至慎永修撰

《林塘诗稿》一卷，依薛公侠邃汉斋《松陵先哲集》写本录副。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吴江柳弃疾记。

荔香诗草一卷

震泽吴钟侨惠叔撰

《荔香诗草》一卷，依薛公侠邃汉斋《松陵先哲集》写本过钞。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吴江柳弃疾记。

肄雅堂诗稿一卷

震泽庄人宝兼伯著

《肄雅堂诗稿》一卷，顾生无咎为余写副。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

黄河集一卷

震泽庄庆椿子寿著

《黄河集》一卷，顾生无咎自江城县志局抄得，顷属其写副成此。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

楔湖杂咏一卷

吴江陈阶琛韞山著

《楔湖杂咏》一卷，稿本未刊，藏顾生悼秋（无咎）处，顷嘱其写副。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于楔湖腐斋。

虞江哀诔文二卷

吴江顾我铤撰

《虞江哀诔文》二卷，邑前辈铜里顾湘南先生（我铤）撰，其表弟庞（叙典）编录并注。稿本未刊。旧为湖南里人顾恂愚（言）所藏，有“恂愚珍藏”印，今归溧湖顾生悼秋（无咎），余囑其写副。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

二恬诗馀一卷*

吴江袁兰湘洲著

此册为“二恬”的笔，余自芦墟许盥孚（观曾）处得之，极可宝贵，末页二首则从零戕补钞者也。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三十一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筠溪诗草一卷

吴江陈增~~璠~~越琨甫著

此册因抄胥潦草缺佚颇多，得暇当一一取原本校补之。庚申中秋后六日。柳弃疾记。

* 目录及杂著为柳亚子补钞。

玉尺楼集四卷

吴江金恭寿人撰

《玉尺楼集》四卷，嘉庆己卯年刊本，余从同川金子服初（祖辉）借钞。中华民国九年九月四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

玉尺楼画说二卷

古吴金恭寿人氏著

《玉尺楼画说》二卷，邑前辈金寿人先生（恭）著。嘉庆二十四年春二月既望刊于吴门馆，春水张澹署端，余从同邑金服初（祖辉）借抄。服初盖寿人之族裔也。寿人家我邑之同川，而此称古吴，作叙署剑峰道人，又署长洲，岂其用心与仪舄辈或异欤？安得起九京而问之。中华民国九年九月四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于楔湖廨庐。

款冬花屋骈文一卷

吴江仲湘子湘著

《款冬花屋骈文》一卷，邑前辈仲子湘先生著。稿本未刊。余从芦墟许盥孚（观）借抄。其“溪阳谒墓记”以下

三首，则自散帙中补入者。中华民国九年九月十四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

蕉尾诗稿七卷

吴江翁桢朗庵著

《蕉尾诗稿》七卷，依薛公侠（凤昌）邃汉斋《松陵先哲集》本过抄，复假金服初（祖辉）所藏原稿本校勘一过。中华民国九年九月十五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

丹台雁黄布衲禅馀草一卷

松陵喫雪大涵撰

《丹台雁黄布衲禅馀草》一卷，楔湖丁生友杲（涛）藏有旧写本。丁生近为余佣书，即嘱其录副以来，雁黄生亡清顺康间，其词多故国之思，造意幽渺，铸句伟奇，亦禅门之龙象也。中华民国九年九月十五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

晚宜楼集不分卷

松陵毛莹湛光著

《晚宜楼集》，两册，不分卷数，稿本未刊。从弟率初

(景高)以三十金自周庄故家购得，余从借抄。案毛氏自叙及徐汝璞附跋，均言诗二十二卷、词曲二卷，与内容不符。自叙诗千二百馀首，今仅八百馀首，又不相合，不知何故？卷中有“玉峰郑宽硕庵选”字样，岂即彼所删并欤？惜不得毛氏自写本一为较补也。书面又有“惠人公手钞”五字。考《贞丰诗萃》载徐汝璞“怀友诗”，注有“郑药房，名国任，昆山人，来居吾里，尝与余及屠赤水、毛休文聚兰藏轩，有《四老图》。其子惠人，名宽”云云。然则郑宽为毛氏通家子，其重为删订，或即承毛氏意旨。如“再题”中所谓意欲求社中之明眼直笔者严加删削，去十之四五，择可存者存之，庶不见谓大方者欤？唯自叙与徐跋均不及追改，实足启后人疑窦也。观“再题”及杂曲后均有“毛氏私印”，则此两册者，毛氏必曾寓目无疑矣。《梨里志》“撰述类”称《晚宜楼诗文集》二十四卷，与此书不合，与叙跋所称亦不合，（叙跋有诗无文）岂山民所见别系一本耶？并志之，以广异闻。中华民国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吴江柳弃疾记。

世经堂遗稿附童初室诗词遗稿

松陵周能察谨斋撰

此书据章实斋（学诚）叙，应名《周氏传家集略》，为吴江诸生周穉和（孝垣）辑，盖录其曾祖谨斋（能察）、祖潜叔

(朱来)、父抱静(元熙)遗著,以三卷合成一集者也。乃以此本校之,只有谨斋《世经堂遗稿》、抱静《童初室诗词遗稿》,而独缺潜叔一卷,殆匪完璧欤。然观道光九年谨斋五世孙以衡题签,但云“谨斋公遗稿附抱静公诗词稿”,而不及潜叔,则书缺有间,盖由来旧矣,考订之余,辄为抚然。中华民国九年庚申十月二日。吴江柳弃疾记。

过半月后得此书全帙一部,则潜叔《骖鸾集》及诗馀赫然具在,盖喜出望外矣。字迹与此本同,当亦以衡手录也。十月二十一日夜。弃疾又记。

丹台雁黄布衲禅馀草一卷

松陵喫雪大涵撰

此册为楔湖丁生友杲(涛)所赠,卷首一则从沈果堂邑志钞出,亦丁生手笔也,书此以志弗谗。中华民国九年庚申十月二日。吴江柳弃疾记。

周氏二家诗录

吴江周廷楣辑

周铮、周钤诗合订一册,得之盛湖故家,原诗都无集名。余考《松陵诗征续编》,铮字铁如,号鲈船,著有《鲈船

吟稿》，因以署其端。而铃字印青，号映林，集名无可考证，即以《映林诗稿》目之焉。又案，此册卷尾有“己酉清和初七日侄孙廷楣谨识”一行。廷楣必收拾是稿者，故复定总名为《周氏二家诗录》，而以编辑之名属之廷楣，盖奖其有保守先泽之功，亦无使其无传也。卷首署端不知何人手笔，其云“吴江陈二赫批较”，当是陈二赤之误。二赤名赫，署者偶合名与字一之耳。鲈船为恭肃公十一世孙，元度先生（应仪）八世孙，高祖谨斋（能察）、曾祖潜叔（朱来）、祖抱静（元熙）、父叔雅（孝均）均有集行世，文献世家，殆非率尔者可比。映林世次未详，以命名偏旁考之，似与鲈船为昆弟行，容俟访问焉。中华民国九年十月三日。吴江柳弃疾记。

嗣得廷楣所撰“父以衡行略”，知廷楣为抱静玄孙，曾祖晓邨（孝垣）、祖古愚（镛）、父丹峰（以衡）。其称“印青”，则曰伯祖，与卷尾自称侄孙正合，然则印青与铁如为昆季行无疑，特未稔是否同父耳。十月二十三日。弃疾又记。

顷询江城周君嘉林（麟书），得其复书云，印青为叔雅长子，然则铁如乃其胞弟矣。《鲈船吟稿》应在《映林诗稿》之后，他日重订，当为更定其次第焉。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弃疾重志。

河东君集一卷

柳如是撰

《河东君集》一卷，邑前辈芦墟陈梦琴先生（希恕）手辑，余自友人许子盥孚处借观，因蒙见惠，爰志数言，以谢厚意云尔。中华民国九年十月三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

此集余曩曾别辑一卷，入《松陵丛书》中，凡此册所载各诗都已搜拾无遗，只“柳南随笔”一则、《三冈识略》题词一首，为网罗所未及，暇当补录，俾成完璧焉。弃疾又记。

忍冬草庐诗集二卷

集外诗一卷悼亡诗一卷

吴江徐晋镕君寿撰

徐双螺先生《忍冬草庐诗集》，稿本。旧藏莺湖费丈馥岩（廷桂）许，今归梨川顾生悼秋（无咎），余从借抄。此集二卷，均双螺少作。原稿改窜涂抹，殆不可辨，今都意会之而已。后附《集外诗》十许首，亦从原稿录副。“恩张纪事百韵”为晚年所作，其诗最佳胜耳，亦可传后，有续虹亭本事之集者，其毋遗此作也。中华民国九年十月五日。吴江柳弃疾记。

《忍冬草庐悼亡诗》一卷，邑前辈徐冶伯先生（晋镛）著。顾生悼秋（无咎）许藏有旧刊本，顷嘱写副畀我。中华民国九年八月十三日。吴江柳弃疾记。

归根小草一卷

吴江张澹春水撰

《归根小草》一卷，邑前辈张春水手写本，旧藏芦墟陈丈祥叔处，余前曾借阅录副，顷复因许子盥孚之介，乞得其原稿，书此志感。中华民国九年十月七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此卷旧有刻本，与《负水诗》、《水屋诗》、《寄寄巢漫笔》、《绘水心声》四种合订一册。南汇朱太忙（益明）曾举以见惠，余什袭藏弃之。卷首多金山汪逢尧一叙，而金黄钟《东港老屋记》暨春水自撰《东港老屋图跋》，则刻本所无也。又祥叔丈处亦有刻本一册，《归根小草》已佚去，仅存一叙，别多张云璈《风雨茅堂稿》序二页，“丙戌九秋□□浙西留别诗”一页，又赵之琛书《风雨茅堂诗文稿合编》大字一页，他日当并从祥丈乞取之也。弃疾又记。

云山酬唱

吴江徐崧耀庵辑

此《云山酬唱》两帙，亦陈丈祥叔（文濬）依所藏旧刻本录副见惠者，一帙著《横秋阁》；一帙著《云关》，以次第失之，似《横秋》在《云关》前。（据□字□初见横秋阁，再见云关，然《横秋》中亦有标“再见”者，而《云关》所谓“再见”，又未均见《横秋》，疑《横秋》之先尚有一帙，惜不可考矣。又原本缺页颇多，今据陈子巢南（去病）藏本稍稍校补，然巢南本有《云关》而无《横秋》，即《云关》亦仅至“魏如龙”止，均非完璧也。中华民国九年十月十二日。吴江柳弃疾记。

原本《横秋》有目，而《云关》无目，巢南本亦然，今此之日，盖昔人以意为之，故诗有缺佚，目亦从而缺之，今据巢南本补李可卫、魏如龙两人，并补其目，余则不可考矣。《横秋》目亦有与诗不合者，如张翼、张世源互倒其次，又侯世淮诗中易为潘居贞，而潘诗又似未终其篇，均不可解，若史弱翁等三人有目无诗，则必为缺页也。弃疾再记。

水竹居诗草一卷

吴江陈传霖枫江撰

《水竹居诗草》一卷，邑前辈陈传霖先生（兴雨）著，枫江，其别号也。先生世居同里，后迁谢天港，诗选入《留爪集》中。余后得其《水竹居吟草》稿本两册，顾与此卷无一合者，盖此为吟物之作，当未入全稿也。中华民国九年十月廿四日。吴江柳弃疾记。

水竹居吟草

《水竹居吟草》，两册。邑前辈陈传霖先生（兴雨）著，枫江，其自号也。先生之诗曾选入《留爪集》中，已有刊本，唯与此不甚相合，有《留爪集》本所有，而此本反无者，盖此本起辛巳，终辛丑，仅仅二十一年之作，未为全稿也，惜其馀不可问矣。此本题端有署“录”字者，余初疑为仲子湘手笔，顾以校《留爪集》，去取不同，则又非是，不知究出何人所论定也。中华民国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吴江柳弃疾记。

惜斋集

吴江陈绍文西美甫撰

《惜斋集》一卷，邑前辈明陈西美先生（绍文）著，余得之海上。本附订于其裔孙侃府字恕六《书辨略》后，因撤出另订。西美诗入殷氏《松陵诗征前编》，而无《惜斋集》集目，当时未见著录可知，足称瑰宝，唯首行有“卷一”字样，必不只此四页，惜其馀不知何往矣。中华民国九年十月廿五日。吴江柳弃疾记。

敬止堂文稿一卷

清秀水沈成章达卿撰

《敬止堂文稿》一卷，沈达卿先生高弟傅镛庭君（鸿钧）辑录，盖当时诸长洲所编文存定本尚未发现也。余既得文存定本，以此册较之，除删去重复十六篇外，尚有十八首为定本所未录，已写成集外文一卷，与文存及《行吟草》同付剞劂矣。中华民国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吴江柳弃疾记。

种纸山房诗钞五卷

笠泽翁耀兰洲著

《种纸山房诗钞》五卷，邑前辈翁兰洲先生(耀)著。余从薛公侠(凤昌)邃汉斋《松陵先哲集》写本迻录，复假同川金服初丈(祖辉)所藏原稿本校讎一过，此五卷原本作卷六至卷十，盖佚其前半部，今之次第则公侠所更定也。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一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

右则为臞甫前辈手题在原稿本卷端者。案兰洲诗，已入《松陵诗征续编》，此必臞甫寄呈曦叔时所题耳。《续编》入选者为“和陶咏贫士”第三首暨“两头纤纤”第一、二、五首，共四首，今此四首上均有硃圈，必选录时符号，又“咏贫士”第三首第十句下二字，原作“钦钦”，硃笔改为“来侵”，有眉批云，“通体”独此二字用经娟不类，字迹酷似子松先生，曦叔辑诗本出子松选定，殆无疑义矣。《蔗尾诗钞》，兰洲世父朗庵集名，今稿本亦存服初丈处，余已别录。《扣槃诗草》，亦兰洲著，则散佚不知何往，岂曦叔当时未及检还邪？江城李梅翁疑即卷中之李梅岑，名应和者，《蔗尾诗钞》中有其人题词也。弃疾记。

小盦遗集十二卷

吴江金其相小盦撰

《小盦遗集》五种，共十二卷，从富士薛公侠（凤昌）遼汉斋《松陵先哲集》写本迻录。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三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

课馀草四卷

吴江费峯二峰氏著

《课馀草》初二三集共四卷，邑前辈费二峰先生（峯）撰。其令子歧生（凤翎）手写稿本，未刊，藏江城费伯缘（善庆）处，余从假钞。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四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

壬癸诗草

此卷原附无名氏《壬戌日记》后，即余考定为江城人避居同川设帐盛湖者也。同治元年壬戌，清历八月置闰，而卷中有“闰中秋诗”，即壬戌作无疑。后又有“春日阴雨及午日步庆生弟原韵”之作，则必癸亥诗矣。故定名为《壬癸诗草》云。作者姓名既不可考，而所附种韭生“满江红”一阙，题为“与倪经畚饮酒即席有感兼怀谢五”，岂此

卷即倪经畚所撰耶？经畚亦未详其名，容更考之。种韭生疑是韭溪秦氏。谢五当即谢蔗人，名宝恕，世居城中，为苍筤先生裔孙，友人沈长公（昌眉）犹及见之，盖震泽籍廩贡生也。凌龙臣（镐），乃葑裳前辈（坛）哲嗣，行谊载《平望续志》。吴友三（文垣）未详，疑亦我邑人。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四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

漱六轩吟草存二卷

清陈佐猷著

此册为邑前辈陈揽洲先生遗著。先生名佐猷，原名佐尧，一名尧，字又吾，亦作太峨，丹峤翁（煥）长子也。与弟二白（封）、补堂（三陞）俱以文学著称于时。补堂《评月楼遗稿》已有刊本，二白《桐竹斋草》原稿亦为余购得，独揽洲《枝仁山馆诗》求之数年未获。此卷顷始从楔湖顾生处以三金易归。卷首署“枝仁山馆诗初稿”，而中为《漱六轩吟草》卷三卷四，当是初名，漱六后改枝仁，惜卷一、卷二不知何往耳。又既名初稿，则必有续稿可知，今均未见，而末页附载书目枝仁有五册之多，则知遗佚者不可胜数矣。能无长离片羽之叹耶！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八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

梦白云楼初稿一卷

震泽姚凤赓云门著

《梦白云楼初稿》一卷，邑前辈姚云门先生（凤赓）著。余从薛公侠（凤昌）邃汉斋《松陵先哲集》写本过钞。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

爱日庐诗集二卷

吴江徐堂澹人撰

《爱日庐诗集》二卷，邑前辈徐澹人先生（堂）著，余从薛公侠（凤昌）邃汉斋《松陵先哲集》写本过钞。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

石船诗稿五卷补遗一卷

吴江张西庐隽撰

邑前辈张节士西庐先生（隽）遗著《石船诗稿》五集，都五卷，附《补遗》一卷，稿本未刊。藏其裔孙念贻（明良）处，陈巢南（去病）曾得副墨，余从借观过抄，从此天壤间有第三本矣。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

种蕉盦诗钞一卷

笠泽王恩溥云舫著

《种蕉盦诗钞》一卷，邑前辈王云舫先生（恩溥）著。稿本未刊。藏江城费丈伯缘（善庆）处，余从借抄。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

绿香书屋诗稿一卷

吴江周沅诚哉著

《绿香书屋诗稿》一卷，邑先辈周诚哉先生（沅）著，稿本未刊，今藏同川范烟桥（镛）处，余从借抄。中华民国十年三月十日夜。吴江胜溪柳弃疾记于梨湖寓楼。

荆花仙馆诗草一卷*

吴江顾后焜南垞撰

《荆花仙馆诗草》一卷，稿本未刊，藏同川金丈服初（祖辉）处，余从借抄。中华民国十年三月十一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 此书钞胥误脱六首，亚子补写。

同声集一卷

松陵李钦 杨羲 陆廷楷 逸云 蜨庵 子怡著

《同声集》一卷，稿本未刊，藏江城费丈伯缘处，余从借抄。中华民国十年三月十一日。邑后学胜溪柳弃疾记。

舒闷草一卷

吴江袁澄秋江撰

秋江前辈(澄)为漫恬(栋)之孙、竹轩(益之)之子，此卷稿本未刊，藏其子姓处，余托同川范烟桥(鏞)介绍借抄。中华民国十年三月十三日，邑后学柳弃疾志。

梅花楼诗钞四卷

吴江姚慰祖竹亭撰

此册原稿旧藏先曾祖蒔庵府君许，后畀沈丈屋庐(廷鏞)，卷端题识即府君手笔也。沈丈有《再续松陵诗征》之辑，久而未成，临命前数月复以畀余从弟率初(遂)，余觅人写副，用广流传焉。中华民国十年辛酉三月十六日夜，柳弃疾记。

怀雨集一卷*

吴江吴机雪庵辑

《怀雨集》一卷，吴机（雪庵）辑，所选皆嘉道间南汇诗人作，而自叙有“余自嘉庆十七年迁南城”云云，则雪庵乃寓公，而非土著无疑。又我邑吴鸣锵一叙，称“余弟雪庵”，故知雪庵为吴江人。而此集亦松陵文献之一矣。南汇友人朱太忙（惟公）以旧刊本见假，爰为录副藏之，并志缘起于首。中华民国十年三月十九日。吴江柳弃疾安如甫记。

默庵诗钞一卷

吴江陈揆圣符撰

《默庵诗钞》一卷，稿本未刊，余从江城费丈伯缘借钞。据云，默庵，梅堰人，震泽籍，县学生。中华民国十年三月二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南塘狂山人集一卷

震泽钱云宛朱制

《盛湖诗乘》有狂山人手写本，旧藏芦墟陈祥叔丈处，

* 柳亚子批并校。

今归余有。此册则从江城费伯缘所藏旧钞本迻录者，后有不同，暇时当取两本一校之也。中华民国十年三月廿四日。吴江柳弃疾记。

桃花园集八卷

吴江钱汝砺 竹斐 钱云 宛朱辑

《桃花园集》八卷，稿本未刊，藏江城费伯缘处，余从借抄。中华民国十年三月廿四日。吴江柳弃疾记。

草亭先生诗集二卷

吴江周篆籀书著

此书稿本旧藏江城费伯缘处，余从借钞。案叙云，全集四百馀首，而今只一百五十二首，知非完璧也。中华民国十年七月八日。吴江柳弃疾记。

蜗寄厂诗剩

吴江王秉礼秋言甫著

此卷余得之梓树邨陶无怀(陶)，据云仅半册耳。又言原本在陈淮海(洪涛)所。淮海死滇南之役，身后遗书都无从问讯。无怀善作诳语，不知其究可信否也？秋言

以善名，而观此卷则似曾入宦途者，为素所未闻，存之以俟考证。中华民国十年七月十五日。吴江柳弃疾记。

几亭全书六十四卷

嘉善陈龙正惕龙著

案吴江沈志卷二十四·科第，天启元年举人，陈龙致，字发蛟，吴江籍。此雍中后改名龙正，详第。又崇祯六年进士陈龙正，礼部郎中，则几亭可为残道人。吴目列其书于《松陵书目》中，而著其考证如此。中华民国十年七月十五日。吴江柳弃疾记。

叶氏遗文汇集二卷

吴江叶光藻辑

此集稿本未刊，用墨格缮写，板心有“叶氏丛书瑞芝堂”字样，今藏陈巢南（去病）处，余从借抄。中华民国十年七月十六日。吴江柳弃疾记。

查叶谱，无光藻之名，只有鸿藻，一名馥桂，字秋元，号抡香，系兆勋曾孙，振书之孙，品金之子，与鸿箴为从兄弟（鸿箴父制锦）未知即是人否也。柳弃疾记。

西巡政略十卷

明姑苏周灿著

《西巡政略》十卷，原刻本，藏江城周嘉林(馨书)处，余从借抄。中华民国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吴江柳弃疾记。

绿萼吟

此册为从弟公望(绳祖)挹翠轩藏本，卷首有缺页，故稿名与撰人姓名、籍贯均无考。题有《绿萼梅诗》，余为题曰《绿萼吟》。有“八月初七返松陵”诗，断为我邑人，诗中又有浮玉洲鸭漪亭诸胜，则居城中者也。倪青斋“步白菊原韵诗”有“君家佳卉”云云，当姓陶氏。“庚午元旦联句”，注竹字，当号“竹□”耳。作者与朱瑞增同时，庚午当是嘉庆十五年，倪氏昆季均嘉善西塘人。吴远庵，名允桐，字子孝，亦我邑人居城中者，诸生，著有《玉香阁诗钞》。中华民国十年八月七日。吴江柳弃疾安如甫记。

南塘狂山人集摘抄一卷

吴江钱云宛朱著

是前辈钱宛朱先生《狂山人集》，余求之数年未获，此卷系旧写本，盖从全集中摘抄者，原附《松陵诗滴》后，今

录副别为单行焉。中华民国十年八月二十八日灯下。吴江柳弃疾记。

秀野山房诗钞一卷

吴江张世炜雪窗撰

邑前辈陈雪窗先生所著《秀野山房诗集》，余处已有刊本，此帙亦从无名氏《松陵诗滴》中别录为单行者，盖当时选辑之本也。中华民国十年八月二十八日灯下。吴江柳弃疾记。

末附诗馀四阕，为刊本所无，岂选辑者犹及见其全稿欤？弃疾又记。

小停云馆诗稿四卷

笠泽周之桢培士著

邑前辈周卓崑先生(之桢)《小停云馆诗稿》四卷，稿本未刊，藏铜里钱翔春处，余从金夕阳借阅为录副传之。卷中圈点悉依原稿。中华民国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吴江柳弃疾记于梨湖磨剑室。

瓢史遗诗四卷诗剩一卷*

吴江许达夫愕撰

邑前辈许达夫先生(愕)《瓢史遗诗》四卷,稿本未刊,藏其孙祖烈处,余从沈长公借钞。达夫,一字颖叔,号瓢史,其自署曰“箕颖闲民”、曰“东海寓公”、曰“吴下阿颖”。家越来溪,与吴县之蠡市接壤,故入吴县籍,为诸生焉。中华民国十年八月三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瓢史诗剩》一卷,老友沈长公(昌眉)写副见遗。中华民国十年八月三十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于梨湖赁庑。

安叔遗诗五卷

吴江陈士宁安叔著

《安叔遗诗》五卷,江城费伯缘藏有稿本,余从借观,嘱人写副。中华民国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松陵柳弃疾记。

《江汉游草》一卷,即从费伯缘藏本《安叔遗诗》中摘录。中华民国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柳弃疾记。

* 柳亚子补抄目录。

止水鉴文稿一卷词稿一卷

吴江陈岫来青氏著

《止水鉴剩墨》三卷，芦漪陈祥叔藏旧刊本，缺诗稿一卷，承录副见畀。中华民国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松陵柳弃疾记。

恒斋初稿

吴江周龙藻汉荀撰

此册原本首尾俱佚，故无作者名姓，以中有“字安期先生”及“从兄右叙”云云，知为我邑周氏与意庭（振业）同行辈者，睹其笔力严整而高古，颇类汉荀。取《恒斋诗集》校之，果得“送中丞汤公”暨“经东湖公战地”两诗，乃确定无疑义。唯馀诗均不见集中，盖以少作悉芟薙之矣。然长离片羽亦滋堪宝贵也。因录副存之，题曰《恒斋初稿》，并志缘起如右。原本今存同川薛公侠（凤昌）处，亦为加墨矣。中华民国十年十一月一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

古香诗稿

古香，同里人，不详其姓名。集中戊子五十六岁，运叔五十三为乙酉，当是道光五年。有“仲勋次儿采芹诗”，

考学册，是科同里人获隽者金黄□(癯甫)、顾友桂(馨山)外，有三人，严国琛、严文澜、陈兴愈是也。文澜号藕塘，兴愈号柳溪，独国琛未详，岂即仲勋耶？然则古香或姓严欤？当与熟精文献者共考之。中华民国十年十一月一日。吴江胜溪柳弃疾记。

卷中有陈柳溪字观菊诸诗，柳溪、癯甫均仲勋同案也。又注。

西邨集八卷

松陵史鉴撰

《西邨集》八卷，乾隆丙寅重刊，□湖施氏旧藏，余从借钞。中华民国十年十一月五日。邑后学柳弃疾记。

憩生小品二卷附舞章一卷

震泽黄宝棠憩生著

《憩生小品》、《俗雅史文》各一卷，附《舞章》一卷，光绪庚寅秋枕湖楼刊本，余介老友沈长公(昌眉)从韭溪秦氏假钞，长公告余憩生工八股，旁及诗赋、策论，早岁游庠，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开科取士，憩生往应试，名列上第。其后洪氏亡，爱亲中兴，复膺乡荐，世有“两个头举人”之称，盖亦玩世不恭之士也，并志之，以广异闻。中华

民国十一年春三月十五日，吴江柳弃疾亚子记。

西窗集四卷

松陵朱尔澄春池著

《西窗集》四卷，从从弟率初（遂）购藏旧刊本逐录，向无目次，今为补写。“闲居杂咏”末有缺页，惜无别本可校补之。中华民国十一年六月三日。松陵柳弃疾记。

闽粤杂咏一卷

吴江顾曾唯撰

邑前辈顾鲁斋先生（曾唯）《闽粤杂咏》一卷，附其孙元度先生（祖奎）《忍仙遗诗》一卷，余从同里《顾氏族谱》摘录成帙。中华民国十一年六月九日。吴江柳弃疾记。

哀母吟一卷*

明吴江顾宽撰

邑前辈顾唯仁先生（宽）《哀母吟》一卷，余从同里《顾氏族谱》辑录。中华民国十一年六月十日。吴江柳弃疾记。

* 此为柳亚子先生手抄本。

金苔花馆诗选一卷

吴江凌坛撰

《金苔花馆诗选》，一卷，从《留爪集》中录出。中华民国十三年双五节后一月，邑后学柳弃疾记。

题词：

跃马幽并侠少年，未应烟水老吴天，脂韦洗尽承平习，忼慨疑披独行编。刻骨恩仇缘底露，填胸心事要人传，同时名辈推徐（山民）郭（频伽），若论诗心逊汝贤。

吴江柳弃疾安如

栎全诗选一卷

吴江崔邦宪子维著

《栎全诗选》一卷，从吴兴吴凌阳（维）《潞上诗钞》中录出。栎全为明季名宿，而选家均未采及，可怪也。中华民国十三年双五节后一月。邑后学柳弃疾记。

西庐诗选一卷

吴江张僊非仲著

《西庐诗选》一卷，从吴陵阳（维）《溇上诗钞》录出。西庐诗，余藏旧有《石船诗稿》五卷、《补遗》一卷，此本则吴氏所摘选也。存之以备一格。中华民国十三年双五节后一月。邑后学柳弃疾记。

吉光片羽集二卷*

吴江朱春生铁门辑

《吉光片羽集》，邑前辈朱铁门先生手辑，稿本旧藏族曾祖松琴府君（清源）焦桐馆中，余前岁访其故居于乱书堆中搜得之，因倩人录副藏弃，原本订一册，极厚，余为剖成两卷，以便翻阅。中华民国十五年六月。吴江柳弃疾校记。

太璞遗诗存四卷

吴江汝璞太璞著

《太璞遗诗》佚存四卷，莘溪凌昭懿（景坚）藏有旧钞

* 由柳亚子先生补抄目录。

本,余从迻录。中华民国十五年八月。柳弃疾记。

两戊集一卷

吴江汝鸣球著

《两戊集》一卷,莘溪凌昭懿(景坚)藏有旧抄本,余从迻录。中华民国十五年八月。柳弃疾记。

浣桐遗文二卷

吴江沈澍洄闻著

《浣桐遗文》二卷,同里沈志儒(大椿)藏旧写本,余从迻录。中华民国十五年八月。柳弃疾记。

潇东林屋吟稿一卷

吴江黄晋吉补音氏著

《潇东林屋吟稿》一卷,余从大港老屋觅得旧写本,因为迻录一过。中华民国十五年八月。柳弃疾记。

棠巢诗社稿一卷

长洲戴其相笠侬著

《棠巢诗社稿》一卷，从铜里薛公侠所藏钞本迻录。中华民国十五年八月。柳弃疾记。

叶学山先生诗稿十卷

吴江叶舒胤学山撰

《叶学山先生诗稿》十卷，湘人叶启元刊行，余求其印本未得，从同里陈巢南（去病）藏书迻录。中华民国十五年八月。柳弃疾记。

小横山馆癸丑集一卷*

吴江叶兰生楚芴著

《小横山馆癸丑集》一卷，莘溪凌昭懿（景坚）藏旧抄本，余从借录。中华民国十五年八月。柳弃疾记。

* 柳亚子校。

安孝先生遗稿二卷*

吴江张嘉玲佩葱著

《安孝先生遗稿》两卷，余弟率初（遂）藏旧写本，今从借钞。中华民国十五年八月。柳弃疾记。

白云草诗八卷诗馀一卷、樗园文稿一卷

清古松陵王彬秩云甫著

《白云草诗》八卷、《诗馀》一卷、《樗园》一卷，同里薛公侠（凤昌）藏有刊本，余从借抄。中华民国十五年八月，柳弃疾记。

两周公奏疏三卷

吴江周用行之、吴江周宗建季侯著

《两周公奏疏》共三卷，江城费伯缘（善庆）藏旧刊本，余从借录。中华民国十五年八月。柳弃疾记。

● 柳亚子校。

亦陶轩诗钞六卷

吴江钱墀舞丹撰

《亦陶轩诗钞》六卷，从弟率初（遂）藏有旧写本，余从借抄。中华民国十五年八月。柳弃疾记。

鸣平集十三卷

吴江陈瑚华夫撰

《鸣平集》佚存三卷，莘溪凌昭懿（景坚）藏旧写本，余从迻录。中华民国十五年八月。柳弃疾记。

宛襄韵语一卷

钱塘许琼思西湖撰

《宛襄韵语》，原帙未见，此册乃顾生悼秋从他书中辑录者。亚子附识。

致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名信

中央执行委员会钧鉴：

敬启者：总理陵墓奠基典礼于三月十二日在南京举行。泽如奉国民政府命令，主持一切。于十日先期到宁。亚子、季恂、玉章亦偕同全国各级党部代表及同志于十一日到宁参预。乃甫抵车站，即有已经江苏省党部开除现在自称南京伪市党部及孙文主义学会委员之反动派宋镇峇、朱丹父、高岳生等，啸聚多人，高叫打倒左派口号，乘群众下车时，将江苏省执行委员侯绍裘同志以司的克杆棒痛击，同时并殴及南京市执行委员陈君起女同志等，幸经多人劝散，始得无事。然亚子、季恂等见此情形，早知于明日奠基礼尚多危险。因至总理葬事筹备处南京分事务所商筹善后办法。不料该处杳无一人，不得已折至惠龙旅馆与泽如商议，当令筹备处主任干事杨杏佛同志召集各委员，乃仅林焕庭同志一人出席，结果迄无办法。泽如等尚冀明日奠基典礼仗总理在天之灵或无意外，不意该反动派宋镇峇等怙恶不悛，届时竟胆敢在总理遗像之

前复行捣乱，一呼孙文主义万岁口号，立即向本党同志开始攻击，先用铁杆木棒乱打，继用石子乱掷，致同志侯绍裘、严绍彭、朱汉玺、丁晓峰、赵薪传及女同志陈君起等均身受重伤，其余轻伤者不计其数，同时将江苏省党部旗帜及党旗、国旗撕毁践踏，当有总理夫人宋庆龄同志及孙哲生同志，又湖北省党部代表朱国屏同志、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陈定一同志、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杨贤江、韩觉民同志、郑州市党部代表龚逸情、王转运同志、开封市党部代表庄集生同志、宿县县党部代表李众华同志、松江县县党部代表孙宗堃同志、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代表黄日葵同志、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代表陈贵三同志暨泽如、亚子、季恂、玉章等均在场目睹。泽如等伏念总理奠基典礼何等郑重，稍有人心者决不敢借此捣乱，乃该反动派分子自称南京伪市党部孙文主义学会委员之宋镇峯、朱丹父、高岳生等竟公然如此举动，足以证明若辈下流无赖，假借总理神圣之名义，实行其帝国主义及军阀走狗之手段。（此次暴动时在场警察竟帮反动派打本党同志，足见其平日勾结有素。）对于此点应请中央发表宣言，明白暴露其罪状，并申明除广州以外，一切未经党部批准，擅自组织之孙文主义学会，均与本党无关，以揭破其阴谋。而葬事筹备处对于此次事变前，非但毫无准备，此先引进反动分子请其担任招待等职事，事后又漫不顾问，甚至连护送受伤同志至医院等事亦置不问。总其罪状，实有袒护反动

派之嫌疑，亦应请中央立即电令改组，庶慰总理灵爽，不胜大幸。

此颂

公安

中央监察委员 邓泽如 柳亚子

中央执行委员 朱季恂 吴玉章

同敬启十五、三、十五日

(据上海图书馆藏抄稿)

柳亚子启事

顷见吴江第一八四号所载张耀德启事，为之哑然失笑。仆为纯粹之中国国民党党员，除本党以外绝未参加任何政党。该张耀德乃以共产头衔奉送，纯系反动派陷害异己之伎俩，不值一驳。仆与张耀德在私人方面，并无何等恶感，安有屡与为难之事，实缘去年西山会议时，张耀德冒用县区党部代表名义发电附和，由吴江县党部去信诘问，张不自知，反强辩反唇，经县党部报告江苏省党部请示办法，当奉省党部训令将该张耀德开除党籍在案。此次反动派在南京召集伪省代表大会，组织伪省党部，张耀德亦与闻其事，复经省县党部登报驳斥，此纯系纪律问题，初无与仆私人恩怨之事，而该张耀德居然挟嫌诬指，其行动太觉下流。中国国民党本为整个的政党，仆身为党员，唯知拥护在广州依法召集之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所产生之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并拥护广州中央正式批准之江苏省党部，在系统上实为一贯。至张耀德所称中央党部，即系西山会议后反动分子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私行组织之伪中央，与本党完全无涉。彼等盗

窃名义，专务与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勾通一气，借共产之名以诬陷本党真正党员，其行事已屡见不一，见此次张耀德所登启事亦其一端，诚恐故乡父老未明真相，特此声明。

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载 1926 年 5 月 21 日《新盛泽》）